

# 伴 旅

著 娃 諾 潘  
譯 惠 朱

187

# 旅 伴

著 娃 諾 潘  
譯 惠 朱



3 0532 0795 1

行 印 店 書 明 關

95872

# 第一部 夜

## 第一章 丹尼洛夫

實在睡不着。丹尼洛夫起來拉開厚厚的窗簾，放下窗門；沈重的窗框悄悄地滑了下去。這列車子裏的用具全是質地良好，製作精巧，經久耐用而且教人覺得適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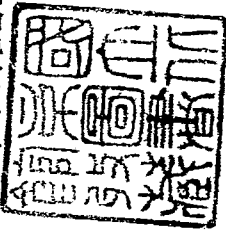
清風打窗口吹進來。天空與原野泛着乏味的、灰色的、平淡的光。是個沈寂的白色的夜。

今年，夏季來得比較遲，而且跟往常的夏季完全不同。白天太陽火熱，好像南方一樣，而夜卻是寒冷的。丹尼洛夫站在窗邊打了寒顫，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窗邊站了多久了。

他轉過身來，穿上短筒褲與皮靴。那位戴白色摺帽的漂亮的女人又給他預備好了氈拖鞋了。也許蠻好看吧——短筒褲的窄褲管垂到膝部，下面拖一雙氈拖鞋。她是這樣打扮她的丈夫的嗎？他奇怪着。

雖然這時候已是更深人靜，丹尼洛夫還是穿上他的軍裝，整整齊齊地束緊皮帶。還戴上軍帽。

不得不以身作則呀，該死的列車司令！



辦公車的走廊上，窗戶閃着灰白的光。寧靜、空虛、深夜的沈寂。天空與原野掠過去，是光亮的，無色的。列車司令睡着了嗎？丹尼洛夫輕輕地推開房門一看，司令在睡，穿着長褲和短襪，他的短腿卷曲着，像孩子的腿。他的手臂向上彎，手掌掩着面頰，好像在作禱告似的。

隔壁房間的門打開了。二等醫師蘇帕魯高夫，穿着醫院裏穿的綠色浴衣和氈拖鞋，到走廊上來。

「你也睡不着嗎，伊凡·愛高爾契？」

「不，我剛睡過。」

他之所以要說謊，是因為他在任何方面都不願意跟蘇帕魯高夫一個樣兒。假如蘇帕魯高夫睡不着，那末他丹尼洛夫一定是睡着的。反過來也一樣。

「我睡了一個好覺，你呢？」

「你曉得的，不知爲了什麼，我總睡不着。也許因爲這是新環境吧。」

「有什麼新？你搭一輛火車在旅行，如此而已。」

「是的，可是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蘇帕魯高夫嬉笑着。他那種嬉笑的習慣令人厭惡。有禮貌的人要不就微笑，要不就正式的大笑。

「我們到前方去，軍醫同志。」

丹尼洛夫高傲的望着蘇帕魯高夫。「打起精神來吧，醫生，」他想。「今後的情形跟你在診所裏叫病人『深呼吸，再……』有點兒不同啦。」

「也許我們要上火線上去，是嗎？」

「你以為怎樣——我們跟旁人有什麼不同呢？我們當然要去。沒有什麼別的，我們活一天就得盡一天的責任，假如你沒有理由可以反對。」

蘇帕魯高夫吸着煙捲，目送丹尼洛夫。這位政治委員的態度是嚴肅的、軍人風的。蘇帕魯高夫開始對自己的浴衣感到傷促不安。當然，是他自己的錯，他不應該跟他作私人談話。假如跟費娜或別的姑娘，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跟政治委員——無論如何不可以。跟這種人說話就得特別當心。

普通車右邊的窗全部敞開着，但空氣還是污濁不堪。這車子最近纔有了房間的樣子。女孩子們的牀壁上掛着鏡子，吉祥之物與愛人們的照片。這些照片也許是臭蟲繁殖之地。得留神一下。林娜·奧哥羅尼珂娃睡在車尾一張低鋪上。她是個有趣的小東西，很像男孩子，不大說話，但是有一副頑皮神態。即使睡熟了，她臉上也露出好像有什麼開心事的樣子。一面齒輪形的鏡子掛在她的牀頭上。這末一來，小孩子也可以照到鏡子了。林娜對面躺着伊雅，她伸開了粗胳膊，

呼吸沉重，打着鼾。父母怎麼會給女兒取這樣的名字？好女孩子——大家都穿着男人的汗衫或背心，沒有一個穿襯裙襯衣的。前天他看到伊雅裸着臂睡覺；他喊醒她，罰她作額外勞役。這是什麼動機？女孩子們應該知道羞恥呀。

車廂已經爲傷者準備好了。牀上鋪着綠色的厚被褥，鋪得整整齊齊。在光滑的枕頭上——毛巾摺成三角形。

一股硫磺、鹼水、假漆的氣味，這種特殊的臭味瀰漫於車廂與車站中，粉刷與消毒都不能將它清除。

這些普通的「硬車」是安置輕傷者的。每一節有一名士兵守衛。門一開，一個黑色的人影上前來，步槍在手裏，香煙閃着紅光。

車廂內是禁止吸煙的。丹尼洛夫只眨了一下白眼。人不是一架機器呀。火車正向前線開，它以紅字爲旗幟。但是列車裏誰也不相信這些紅十字會給予任何保障。誰都知道敵人會把它們作爲特殊目標而加以轟擊。

第九節車的值班者是蘇霍葉多夫，他是個矮而且胖、肩胛四方的人，大頭顱觸目地攔在肩胛上，似乎無需頸項似的。這列車裏除司令之外，算他年紀最大。丹尼洛夫知道蘇霍葉多夫是內戰

時期的老兵，芬蘭戰爭時他是志願兵，並且負過傷。七月二十二日希特勒開始其背信棄義的進攻時，蘇霍葉多夫跑到征兵站請求志願參軍。可是他的年齡與健康都不合正規軍役，因此被派到救護車上工作。他露着深表不滿的臉色，好像失掉了一個拿得穩的勳章似的。和平時期他曾在莫斯科煤場工作，煤灰深深地陷進他臉上的皺紋裏，使他那雙孩子似的碧綠的眼睛更加引人注目。

輕傷車後面跟着藥車。所以叫這個名字是頗費解釋的。藥間只占一個小房間，其餘部分是盥洗室，淋水浴室與通風機。這節車是丹尼洛夫的寵物。第一眼他就中意了它的潔白，它的鍍銀的配件，油布，它的嚴緊的門戶，以及那些可以摺疊起來貼在牆壁上的桌椅。清潔與便利是丹尼洛夫主要的愛好。爲了表示他對這節寵愛的車子的真切的關心，他用他的手帕抹抹窗門，看它有沒有灰塵。可是第一天，藥劑師就把碘酒倒翻在那新漆的潔淨的桌子上了。丹尼洛夫看見這些污漬氣得臉孔發白。護士克拉瓦·莫馨娜爲了保持政委所要求的那種不可能的，無菌的潔淨，腿都快跑斷了。

現在克拉瓦又在淋水浴室裏，站在桌子邊。她低着戴着的白紗帽，露出赭紅頭髮的頭，在編織一個罩子。窗子已下了窗帘，一盞小燈亮着。

「你在幹什麼？」丹尼洛夫問。

她轉過長着雀斑的、和藹的、昏昏欲睡的臉對着他。

「單子，」她帶了疲乏的呵欠說。

「又是一個燈罩？」

「不。是罩管嘴的。」

「什麼管嘴？」

「淋水管的。」

昏昏的睡意使得她的回答模糊不清。可是他懂得，覺得她的想頭很有趣。

「啊！」他說。「淋水管不用的時候，你把管嘴罩起來，弄得雅觀些，是嗎？」

「是的，」她說。「可惜只有紗布，假如有綠的或粉紅色的絲綢，可就更好了。」

「唔，當然綢的更好，」他笑了。「不過這兒搞不到呀，克拉瓦。綢布也許可以染成水綠色吧。」

「那末，你知道的，假如這兒有紅墨水的話，」克拉瓦信任地瞧着他的臉說。「搽一些水，我們可以把它染成粉紅色。」

「我們買些紅墨水吧，」他答應了。「一到有店鋪的地方，我們立刻就買。」

紅頭髮的姑娘打起精神來了。在通過搖幌的走廊的時候，他微笑着。

指定給重傷者的車廂都是不隔開的，跟醫院的病房一樣寬敞。吊牀分爲三層，一層高似一



層，沿着車廂兩側。有掛櫃。有靠背的四輪車。這兒醫院的氣味很分明。不知爲了什麼，人們經過，總是匆匆地走過這些掛着帳子的孩子的小牀似的吊牀。

隔離病車在列車的尾端。這是一節後面附有發電間的普通車子。這也是丹尼洛夫要觀察的主要對象，他預感到，那兒有些問題。

他走進這節車，沒有遇到衛兵。

丹尼洛夫在發電間的門外站住；在機輪旋轉聲中，聽得到說話的聲音，但聽不清說些什麼。比他所預料的要安靜得多。

他突然推門進去。除了那個值班的高萊梅金站起來之外，誰都沒有注意他，都管自己坐着。主任機師卡拉伏佐夫把香煙移到嘴角上，砰的一聲，向檯子上摔下一張牌，說：

「贏你了，老頭子。」

「不見得！三葉花是贏牌，」修車工頭波羅坦沙夫說，把他的牌攤在檯子上。

突然，年青的機師尼茲維斯基惶惑不安地站了起來。

這四個人，除了高萊梅金，都是技術高明的工匠——最難對付的人們。而且卡拉伏佐夫還是志願來服務的。

「你來找酒瓶子嗎，政委同志？」卡拉伏佐夫瞅着他說。「不必費心了——全丟掉了！」

他揮着手。臉上發着紅光，眼睛是呆鈍的。

丹尼洛夫坐在板檯上，沈思着。人們默然地睨着他，看出有些惱怒與嚴重性。丹尼洛夫背後的高萊梅金偷偷地溜走了，悄悄地帶上了門……對於他，一切都很明白。無須惱怒。其他三個，同樣，丹尼洛夫也可以逮捕他們。酗酒，狗兒子。前天，在伏洛達，他已經注意到他們在鬼鬼祟祟交頭接耳地……把他們捉住是很容易的。但捉住之後又怎麼辦呢？

「好，來，來賭一回！」丹尼洛夫對臉色蒼白的、受驚了的尼茲維斯基說。「來賭 Fool-  
With-The-Load ！」

他跟他們玩了一回，運用他全部的技巧，仔細地瞧着牌兒，他那小小的、輕蔑的嘴微張着，露出一顆金牙。他贏了，站了起來。

「要這樣玩纔對。夠了吧，你們真要賭到天亮不成？」

卡拉伏佐夫和波羅坦沙夫陰沈地靜默着。尼茲維斯基遲疑地說：

「當然不來啦，是睡覺的時候了。」

「那末，你跟我來。」丹尼洛夫說。

尼茲維斯基跟他走過一節節的車廂，沮喪地等待着一陣責罵。可是丹尼洛夫不開腔，也不回頭來瞧他。他開了一道道的車門，尼茲維斯基隨後關上了它們。他們從一節車走到另一節車的時候

候，機輪的聲音響得很利害。這時候真正的夜已掩蓋了大地，星星已消失，黎明將近了。

藥車裏，克拉瓦打着呵欠，在裝置淋水管的嘴罩。

「你瞧她在想些什麼，」丹尼洛夫對尼茲維斯基說。「把一切搞得漂漂亮亮。等忽兒看，她計劃把這兒搞成綠色與粉紅色……聽着，我要裝一架嵌進去的無線電收音機，叫傷兵們在等待施藥的時候聽聽廣播。你會裝嗎？」

「好的，」尼茲維斯基含糊地說。

丹尼洛夫把他上下打量一番。是個眉清目秀的小伙子，衣着整潔，顯然是慣於修飾的。

「是怎麼回事的？」丹尼洛夫問。「爲什麼你不服正規軍役？」

「害痔瘡，」尼茲維斯基回答說，臉一直紅到髮根。

丹尼洛夫喫了一驚。

「所有老年人的病痛你都可以作爲藉口哩！你究竟願不願意服正規軍役？」

「我曾在莫斯科到海參威的鐵道上工作了六年，」尼茲維斯基激動地說。「我可以待在那邊，沒有誰會碰我一碰。我自願到救護車上來服務。至少可以作些事情……」

「但是救護車上，」丹尼洛夫說，「紀律跟部隊裏一樣嚴。我甚至要叫它更嚴一些——前線士兵可以允許的事情，我們有不許可的。我們要作安琪兒，作契魯賓與塞拉芬（Cherubin and Seraphim）<sup>①</sup>。我們是紅十字的男人與女人……因此，伏特加，上帝咒詛它，」他緊握着拳頭以鎮靜的、抑制着的激情加上說，「這列車裏不久之後就沒有酒了，記住我的話。」

戰爭開始到現在纔兩個禮拜，但好像已經有好些年了似的。

六月二十二日那個禮拜天的早晨，丹尼洛夫起得很晚，爲了他的妻沒有喊醒他，他還發了脾氣。他準備和他的兒子玩兒一天的。他希望這是長長的一天，他與他的兒子都好儘情玩個痛快，而他的妻卻忘了喊醒他，把這一個寶貴的假日縮短了。

孩子爬上牀去跨在父親的膝蓋上，他那剪過的頭髮好像天鵝絨，穿着白色的衣服與綠色的短襪。陽光打乾淨的地板上移過去。夏天剛開始，但是孩子的臉和腿都已經曬黑了。

「爸爸，我們去不去？」

他答應過孩子到外面去玩的。答應過起得早些。妻的疏忽使他睡過時了。孩子整個早晨在躁急不安中，他可能懷疑他父親的諾言。

「我們要去的，等我喫一些早點，我們立刻走。」

「噢，爲什麼你一定得刷牙？今天你不到托辣司去呀。」孩子站在他身邊說。

他的妻預備早點的時候，丹尼洛夫到花園裏去了。他們在城裏已經住了兩年。他是一個托辣司的經理，但是，他的妻還不習慣到鋪子裏買蔬菜，仍舊自己來種。這天早晨，丹尼洛夫愉快地瞧着綠色的田畦，他在田畦中漫步，看見洋芋出芽了，萵苣不久也好掘了。他的兒子蹲下來問：

「爸，你看蘿葡長了沒有？」

此刻他記起了他的兒子；像一張照片一樣印在他的心頭——他，丹尼洛夫，站在田畦間，晴朗的天空，快樂與和平，他的孩子蹲在他腳邊問：

「爸，你看蘿葡長了沒有？」

那是他過去的生活的最後的瞬間。與兒子一塊兒，在安閒的禮拜天，計劃着遠足與郊宴。他的妻跑到走廊上。

「萬雅，戰爭爆發了，莫洛托夫在無線電中廣播……」

他跑進屋裏。無線電宣布了最後的言詞，再沒有懷疑餘地了。然後陷於沈默。丹尼洛夫擡起頭。一切都變啦。太陽不同地照耀着。他的房子變了樣。妻與孩子的臉也不同了。離開那靜謐與

悠閒的瞬間似乎已經有好些年了。他心裏的一切都隨着這一瞬間奔馳。

「爸，我們還是要去，是不是？」孩子問。

他還只有四歲。

「不，」丹尼洛夫回答說。小傢伙哭起來了。……

那一天，丹尼洛夫埋頭於紙堆中，寫了一封信給父親，送到郵局裏，還給老人寄了一些錢。在舊信件中，他發現了一個揉皺了的信封，角上露出一張照片——他沒有抽出照片，瞧也沒有瞧一眼，就丟到抽屜裏去了。

他檢了一張兒子的像片夾在記事簿裏。

那天夜裏，他的妻啜泣着——輕輕地，怕驚醒他。他假裝睡着了。

他一動她就看到了，用臂肘支起身子來，注視着他的臉。

「你不是可以設法免役嗎，萬雅？」

他轉了開去。那天早晨，無線電一說話問題就解決了。早間他要到征兵站去。至於她——對於這無話可說。她是馬車的第五個輪子。

早晨他接到征召書。好，再好沒有了。沒有人好說他是自己挨上去的，他是被征召的，事實如此。

征兵站要他去見他的一個朋友，療養院主任鮑坦賓珂。鮑坦賓珂穿着軍裝坐在一張光光的桌子邊上，他剛剪過頭髮，看來年青了許多。許多公民擁擠地圍住了他。雖然這些人都是剛來的，而且所有的窗都是做開着的，但房內煙霧瀰漫，叫人幾乎不能呼吸。

鮑坦賓珂以溫暖的肥胖的手拉丹尼洛夫到身邊。

「呵，你來啦。來聲請免役吧？」

「不。」

「好，請等一下。」鮑坦賓珂說。

他絕對沒有就攔丹尼洛夫的必要，可是他去應接那些比他來得遲得多的人了——丹尼洛夫猜想，這是他的朋友有意在他面前炫示一下。丹尼洛夫還穿着便服，而他，鮑坦賓珂已經穿上軍裝，人們到他這兒來聽取指示與委任，使他得意揚揚。最後他招呼了丹尼洛夫。

「請坐，」鮑坦賓珂說，「你以前在部隊服務過沒有？」

「服務過。」

「好，」鮑坦賓珂說，連忙記在記事簿上。「你到一列救護列車上擔任政委去。等等，」他預料到丹尼洛夫的異議，因而加上說。「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可是這是一列完全受你支配的救護車。由你去部署組織，你是曉得怎樣部署的。」

「我不知道。你知道嗎？」

「不，」鮑坦賓珂說。「不過這兒有一分組織規程，你拿去吧。選擇人材，我們對這無須爭

論了——沒有時間啦。」

「誰是列車司令？」

「還沒確定，」鮑坦賓珂回答說。「在你部署的時期內，我們一定找好一位司令。」

「列車現在在什麼地方？」

鮑坦賓珂笑了。

「此刻還沒有。還在修理場裏。你把人集合起來好了。」

「很好，」丹尼洛夫說，站了起來。

在門口他遇到他那托辣司裏的職工委員會主席格里高葉夫。格里高葉夫喘息着，把一張免役證書遞給他。

「拿去貼在牆上，」丹尼洛夫說，「同時告訴茂可洛夫（他的助理），今晚在托辣司裏等我。我要給他辦移交。」

可是那天晚上他沒有到托辣司裏去。直到二十七號纔碰到茂可洛夫。這時候他已接到軍糧部的正式任命，接替丹尼洛夫。



在那三天裏，丹尼洛夫忙於組織救護車。需要人手很多——軍醫官、助理醫師、裹傷護士、看護長、護士、勤務員、添煤夫、發電所工程師、電機師、司機、修車隊……。

在城內找人的當然不止丹尼洛夫一人——至少有五十列救護車在組織部署中，誰都迫切需要醫師、護士、勤務員、司機……。

丹尼洛夫有他自己的與眾不同的選人標準。

當挑選誰成爲一個問題的時候——假如有一位自信的、瀟灑的城裏來的助理醫師，是個活潑的、精力充沛的傢伙；另外又有一位溫柔而樸素、在鄉間有兩年經驗的、年青雄健而不粗魯的女人——那末，他毫無猶豫地會選那個女人。

當那個平凡的，鉤鼻的，黑得跟印第安人一般的尤麗亞·第米托里葉芙娜自薦爲裹傷護士的時候，他並不因她的相貌而驚愕，反而非常高興。他一眼就認識了她正是他所需要的人物。

他從動員來的人們中挑選勤務員。紅十字會派來許多經過看護訓練的姑娘。

他跑到兵營裏，那兒人們坐在箱子上，像在待車室裏一樣，他喊着：

「這兒有助理軍醫嗎？有藥劑師嗎？同志們，注意，有藥劑師在這兒嗎？」

一個身材矮小的女人向他走來；她有一張孩子氣的面龐，是玩皮與嚴肅的可笑的混合。穿一件綠襯衣。短頭髮。

「你是藥劑師？」丹尼洛夫問。

「不，」她回答說。「我是體育教員。」

「我們不需要教體育。」他說。

她笑了。

「我知道。我可以當看護。」

「不行，」他說。「我們要體格強壯的人來作看護。」

她又笑了，立刻蹲下來，抱住他的腳踝將他從地上舉了起來。雖然只有一秒鐘，可是她畢竟將他舉起來了呀。

「不壞，」他說。

她筆挺地站着，沒有喘息。

「你叫什麼名字？」他問。

「林娜·奧哥羅尼珂娃。」

最大的困難是我技術人員。電機師與技師都當着丹尼洛夫的面給別人搶走了。運輸機關不肯放棄修理工人。「沒有修理工人不要緊，」他們對丹尼洛夫說。「必要的時候到我們這兒來修理。」

列車本身還沒有離開修理場。等待軍醫官來簽字發放。醫師蘇帕魯高夫拒絕擔負這個責任。

「我只是一個屬員吶！同志。」他說。

蘇帕魯高夫很客氣，對任何人的玩笑都參加笑一笑，同時以遞送香煙來麻煩別人。誰都看得出他的不安——這位形容枯槁的公民的精神困頓是很明顯的。

由於對新工作全神貫注，丹尼洛夫幾乎把托辣司忘掉了，直到二十六號他纔得兩個鐘點的空閒。跑去向茂可洛夫辦移交。他彎進熟悉的街道，看見貼金的招牌：「國營乳酪托辣司」。他看到右手牆角下面的裂痕，這是他第一次來接收工作的時候就有了的。看到熟悉的電梯，聽到會計室裏算盤的滴搭聲，計算機的軋拉聲。左手的門上，掛着黑色漆布……他的門。他的托辣司。

點交給茂可洛夫之後，他跑到每個辦公室裏跟大家告別。老會計員流淚了。看她那末激動倒是很有趣的。她歪着臉，說：

「他們把我們的小汽車開走了，你聽說沒有？茂可洛夫明兒下鄉去得搭火車，你可會想到嗎？」

離開托辣司之後，丹尼洛夫去見鮑坦賓珂。他看見一位六十左右的老人站在他旁邊，指手劃腳地在跟他說些什麼。

「來來，讓我給你介紹你的列車司令……」鮑坦賓珂說，「醫師貝洛夫。」

丹尼洛夫瞅着這位列車司令。不很樂觀吶！矮小，不威嚴，一張瘦削的臉。司令還沒有時間換上軍裝。那條褲，那雙靴，噢，真是天曉得！他究竟是怎麼搞的？

可是丹尼洛夫鼓起勇氣大聲的說：

「別擔心，司令同志，我們會進行得很順利的。」

司令隨身帶着一隻小提箱，邊上掛着一雙氈鞋與一隻水壺。他剛從列寧格勒來。

完全出乎意料，他以愉快的幾乎是進攻的語調說：

「好，總而言之，沒有別的路——我們惟有向前走，去戰鬥！」

「同心協力地，」鮑坦賓珂說，高興地瞧着丹尼洛夫。

「不錯，同心協力，」老人說。

丹尼洛夫邀他回家過夜。列車司令高高興興地跟着他走，掛在臂彎裏的橡皮雨衣拍拍作響。

丹尼洛夫打量着他那隻掛了許多累贅東西的箱子。

「爲什麼你要帶氈鞋呢？」他問。「不是會發給我們的嗎？」

「哦，你要知道，我沒有服過軍役，」司令回答說。「傳說紛紜，有的說會發，有的說沒有發。有一位小姐，你知道，說氈鞋不夠分配，知道誰先發到呢？不會是醫藥部門，這是很明顯的。我的妻檢了一雙……以免萬一，不是嗎？可以把它放到架子下面去，不是沒有妨礙嗎？」

「當然，」丹尼洛夫微笑着。

在晚餐桌上，列車司令胃口很好的喫着喝着，談論列寧格勒的建築。丹尼洛夫瞧着他，心裏想：

「我們跟他一道，究竟能幹出些什麼來呢？」

第二天早晨，丹尼洛夫出去訪尋電機工程師——其他的人員都已齊全——司令到修理場去簽領列車。給修理場，疏散辦事處以及車站打了電話之後，他喜形於色地告訴丹尼洛夫：

「停一會兒你會在車站上找到我跟列車。」

丹尼洛夫爲了要找一位電機工程師，跑進了當地的機械工場。前天晚上，經理曾經同意解除卡拉伏佐夫的職務，假如卡拉伏佐夫本人也同意的話。

丹尼洛夫對於經理的慨然允諾頗爲不解。顯然他正要找一個好藉口，來辭退卡拉伏佐夫。這個人一定有問題。丹尼洛夫向當地職工會查詢，答覆是含糊其辭的；卡拉伏佐夫是一個各方面值得稱讚的，程度很高的工程師，但是……我們誰都有弱點……不是嗎？」

「是喝酒，還是別的什麼？」

「哦，那是誰都免不了的。」這是答覆。

卡拉伏佐夫的助手在管理着高效率內燃機。卡拉伏佐夫本人手裏端着一瓶牛奶，坐在一隻翻

轉的板箱上喫中飯。他有一張聖者的瘦削的、經歷磨難的、嚴峻的臉。引擎裏發出的熱氣吹動他額前的灰髮。

「那末，怎麼樣？」丹尼洛夫問。「你願意到救護車上服務嗎？」

卡拉伏佐夫把瓶子放在地板上，用手背抹抹嘴唇。他那堅定的剛毅的眼睛盯着丹尼洛夫。

「到車上去？」卡拉伏佐夫重複着說。「到車底下去也好！只要離開此地，我不願意在這個洞裏再蹲一天。」

「爲什麼？」丹尼洛夫和氣地問。「你在這兒跟人合不來嗎？」

「你知道的，政委同志，」卡拉伏佐夫說。「讓我們坦白的說吧。我不是小孩子，你懂嗎？」

「當然，」丹尼洛夫說。

「這城裏開內燃機的全是我教出來的。我不需要青年團的小孩子們來訓斥我。」

他站起身來，把他那雙小小的、油污的手插進油光光的大衣袋裏。

「在壁報上——」卡拉伏佐夫。在會議上——卡拉伏佐夫。正式的申斥——卡拉伏佐夫。一切的自我批判對我一無用處——我坦白地告訴你。他們嚷着說，我喝醉了會滾到輪子底下去的。我——會滾到輪子下面去！」卡拉伏佐夫發出一聲惡毒的笑聲。「你去問問他們看，我們的電力供應有沒有發生過一絲故障？……瞧呀，你說我現在醉了沒有？」

「有點兒醜醜然，」丹尼洛夫拘謹地說。

「不是有點兒，而是正式的酩酊大醉了。飯後他們會來聞聞我嘴裏的氣味，大肆批評……把我帶到地獄裏去，交給魔鬼自己吧。政委同志，那是，當然，假如你滿意我的話。」

他們倆彼此瞪着眼。卡拉伏佐夫的眼光冷靜而堅定，丹尼洛夫的眼光也冷靜而堅定。

「我要帶你去。」丹尼洛夫說。

確定了卡拉伏佐夫之後，丹尼洛夫到車站去了。在鐵道上，在長長的灰色籬笆旁邊，停着一列閃光的全新的列車——十五節暗綠色的漆着紅十字的車廂，一節貨車與一節淡黃色的冷藏車。一名背步槍的紅軍士兵站在邊上守衛。

列車司令在辦公室裏。他在走廊上踱來踱去，搖幌着掛在右臂上的大串鑰匙。陽光打窗口射進來。車廂裏發散着新鮮的油漆氣味。司令的臉因為快樂和流汗起了皺褶，發着光輝。

「看吶！」他說，把鑰匙給丹尼洛夫看。「開一切的門，一切的心。」

「全沒有毛病嗎？」

「當然，你這是什麼意思？」司令說。「我剛從經理那兒領來的。」

「一切你都親自檢查過嗎？」

「我？……哦——是的。」

丹尼洛夫以懷疑的眼光瞧着他，司令的眼睛垂下來了。

他什麼都沒檢查過。人家交給他一串鑰匙，他簽署了一張收據，就爬進了辦公室。一輛火車頭接上了，司令動身了，想到自己一個人坐着十七節車旅行，頗覺得有趣。列車停在灰色籬笆前面，火車頭吼叫着，離開了，司令開始在走廊上踱來踱去，躁急地等待丹尼洛夫……他對他的政委已有了好感。

丹尼洛夫自己來巡查列車。事實上一切都很有秩序，至少應該說似乎很有秩序。有幾樣物事他不懂得。例如爲什麼廚車裏那個有摺蓋的銜質的箱子要分隔成兩半？箱子上面有龍頭、架子與鉤子。丹尼洛夫站了好半天想不出這有什麼用處。他把軍需官沙勃爾喊來，他們倆都猜想這是洗盤碟用的。

人都來了，火車裏開始有人住了。載軍車運來許多包裹，布匹和藥材。丹尼洛夫忙着計算，檢點與處理一切東西。裹傷護士尤麗亞·第米托里葉芙娜檢了一捆綳布與藥棉背到藥間裏。藥劑師把藥酒倒翻在檯子上。她與尤麗亞·第米托里葉芙娜都立刻套上白外衣，頭上裹着白巾——立刻，大家都覺得不穿白外衣不敢進藥間了。伙夫試着廚房的火爐，從車站上運煤來裝滿炭房。姑娘們安排牀鋪，唱着歌兒，賧着英俊的軍醫波傑周克。軍需沙勃爾和波傑周克等一道到軍糧部去領糧食。嬌小輕盈而筆挺的林娜·奧哥羅尼珂娃肩上背着百來斤重的袋子走回列車來。



丹尼洛夫命令將米、煉乳、巧克力與牛油分別地鎖起來。他規定辦公人員晚餐喫粥。

救護列車向前線進發了。一站一站慢慢地開過去，有時候爲了讓路給裝載部隊與軍火的列車，它要退到支道上去等待個大半天。等他們過去了，它就不慌不忙的，沒有什麼變動地跟在後面。

在許多車站上，爲了避開嘈雜，它也退到支道上去。每個月臺上人們奔跑着，喊着再會、咒罵、接吻、揮手巾……他們沈默的瞧着這嶄新的，漆着紅十字、掛着白窗帘的救護車開過去。

這一章開始的這一夜，列車接近了畢司柯夫。

巡查回來時，丹尼洛夫通過普通車，突然一下劇烈的震盪，把他摔到一邊。他的前額碰在高鋪的角上。車輪吱吱咯咯的一陣，列車停住了。

「怎麼啦？」一個女人的聲音慌張的問。

「什麼事？」丹尼洛夫向黑暗發問，立刻跑到平臺上。

司機打着手電筒，從車頭走向後尾來。

「紅燈，」他走過的時候解釋。「鐵道封鎖了。」

探照燈劃破天空。在濃黑的背景上發出眩目的白光。它靜靜地掃過漆黑的天空，時左時右，然後沈沒了，不見了。

## 第二章 林娜

戰爭爆發前十個月，林娜·奧哥羅尼珂娃結婚了。

在近郊的村莊裏舉行了一次遊藝大會，有唱歌，舞蹈，朗誦與雜耍。體育會派林娜去參加。

一輛裝着坐位的卡車上，林娜坐在不舒服的、滿是灰塵的車尾的小檯上。兩旁的坐位都被不相識的、別的機關裏來的人們占去了。

這些不相識的人們都穿着皮外套或雨衣，帶着小提箱，林娜卻穿一件綠色的緊身短上衣，她把腰身縫得緊窄，完全貼合她的身段。袖子一直捲到肘部。現在她願意把袖子放下來，放到指尖，但是又覺得拉下來是很不雅觀的。她孤獨地坐在那兒，跟人們離得遠遠的，車子一顛一簸把她幌來幌去。短髮給風掀起來，拂着她的臉。

旅  
男人們高聲談笑。沒有誰注意林娜。

伴  
這是熱而且悶的一天。一團深紫色的雲爬上了地平線，漸漸上升，掩蓋了半個天空。還沒等太陽晦暗下去，一陣暴雨傾瀉下來了。綠色的緊身衣，裙子，短髮頃刻之間全溼透了，雨水從林娜的臉上、背上直流下來。男人們用外套和雨衣蓋住他們的頭，叫喊着什麼。司機鎮定地坐在他那有關閉的車頭上。林娜混身溼透了，她想：「他們全是那末可惡！」

突然一個男人站起來。躲在蓋在他頭上的外套下面，跑到林娜身邊坐下來。

「我們一塊兒遮遮吧，」他說，拉了他的外套的一角蓋在林娜頭上。

她覺得自己跟他一塊兒在一個小小的篷帳裏。爲了要遮住雨，她只得緊緊地擠着他。雨滴在外套上打鼓似的響着。

她是那末溼而且冷，因此她不覺得不好意思了。她只惱怒這幫助來得太晚。他應該早些來呀，這笨貨！

她的頭靠在他的胸前。往下面看，她只看見她的裙子像油布似的緊貼在她那溼漉漉的膝蓋上，此外，只看見外套格子夾裏的一角。

忽然她聽到耳邊有一種響亮的、緩慢的跳動聲。是心在跳。是他的心。

她驚奇了，靜靜的聽着。不，開頭沒有跳呀。當然，那是說固然在跳，但跳得正常，聽不見的。現在是完全不規則地跳着。

爲什麼會這樣跳呢？

她極想看看他的臉。因爲她根本不知道他是個什麼樣兒。假如他的心不這樣跳着，不是更好嗎？不，不管他像什麼，讓它跳去吧。

心真的繼續在跳着。

輕輕地，她伸出兩個指頭挑開大衣，在前面打開一條細縫，讓一縷光透進來；然後，她小心地掉轉頭往上看，看他的臉。

那張臉是陰沈的、愁眉不展的，惶惑不安的。一雙黝黑的眼睛往下瞅着林娜。

她連忙低下頭，再也沒有擡起來。這時候，皮外套底下有兩顆心在跳着。

閉上她的眼睛，她聽那雷聲，那鼓聲——在她和他內心的。

熱的騷動沸騰了她——羞，羞的快感，驕傲，驚奇，勝利。

雨停了，他站了起來。

「好啦，好啦，」他不知所措地微笑着說。「看來我們好像到了……現在你就這樣坐着吧！」他連忙加上說，把外套披在她肩上。「你會受涼的……」

可是她獨自坐着倒覺得愁悶。她摔開外套，絞擰着裙緣。火熱的太陽又曬在她身上了。卡車裏的水沒及踝骨。有泥土的，溼的穀物的，蒸發着的苦艾的氣味——奇妙的空氣。她的臉也是極妙的。而且這陣雨也是奇妙——只是爲什麼這末快就歇了——它應該儘下儘下的下下去。

他們到了。她沈在深思中，什麼都沒有看見，忘卻了那些雜要，也忘卻了她那浸溼的衣衫，她走出了卡車。

直到此時爲止，林娜不會愛過任何人。

世界上沒有她鍾情的對象。生活帶着她從許多人、事物、家庭的旁邊經過，而她從來沒有自己的家，自己的住室，就是她的名字也更改過許多次。她母親給她取名凡倫亭娜，叫她凡爾雅。可是在「兒童之家」裏就有六個凡倫亭娜，爲了避免混淆，他們管她叫亭娜。她長大了，她討厭這個名字，自己改爲愛倫娜。

她不願意回憶過去。七歲的時候，她曾在區立醫院割治盲腸炎。當她在兒童病室裏從麻醉中醒來時，劇烈的咳嗽使她透不過氣來，沒有人來把痰從她嘴邊抹去，她又覺得不能喊叫任何人。別的孩子們有母親陪伴——這是接見日；林娜卻被人放在布屏後面。林娜呻吟的時候，那個矮胖的看護說：「別嚷了，你一點也不痛呀！」她不呻吟了。她聽到布屏那面有人問：

「那是誰家的孩子？」

「沒主的，」看護回答說。「她是『兒童之家』裏來的。」

跟她母親一道住的時候景況很壞。母親喝酒——只要有一點錢，伏特加與醃漬品就出現了，別的女人也從別的地方來啦，她們就喝着、唱着、笑着。

林娜的母親是個檢破爛的。有時候兩三天不知去向。有一天她帶着個男人回來啦。他們喫了晚飯就上牀，讓林娜睡在兩張椅子上。早晨林娜醒來，走到牀邊去看那個客人，他睡在外邊，他那毛茸茸的臂膀一直垂到地板上。藍色的血管在那隻臂膀上往下纏，手指頭上長滿厚厚的黑毛，

一直長到臂肘上。她拿起一根棒打那隻可怖的手，那手卻動也不動。

中午，母親起來了，跑到鋪子裏買東西，然後跟那個客人坐下喫飯。他們給林娜半杯啤酒，一片乾菓醬。從談話中，她得知她母親準備到別的地方去了，她覺得很高興。起初啤酒使她癡笑，然後她感到昏昏沈沈，就在座位上睡着了。第二天她母親帶她到外面，把一幢兩層樓的粉白的房子指給她。

「這是你去的地方，」她說。「一直進去，不要害怕。說你是孤兒，你完全是孤苦伶仃的。」母親烤烘糕餅，桌上堆得滿滿的，舉行了一次大宴會。母親頭髮散亂，穿着新的綢衫，跳起舞來，然後重新坐到桌邊，用手撐着面頰。

林娜立刻對這些吵鬧與蹦跳感到厭倦了。她戴上她一年四季惟一的一頂破線帽。帶了她的玩具——一個光滑的空罐頭和一枚銼柄。悄悄地，偷偷地走出去了，一直向那幢兩層樓的粉白的房子走去。

「我是孤兒，」她對站在門口的兩個剪短頭髮的大女孩子說。「我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我是完全孤獨的。」

兩個女孩子沒有說什麼，只是眼睜睜地瞧着她。她仰起臉來，把人家教她的話重說了一遍。然後一個女孩子問她：

「你幾歲？」

第二個大女孩子對她的同伴說：

「我們去喊安娜·雅柯芙列芙娜來。」

林娜從大門往裏面看，看見一個到處長着綠草而且有鞦韆的花園。

大人們圍着她，問她是誰教她到此地來的，她住在什麼地方。因為她小，人家把她坐在桌子上，跟她說話比較方便一些，不過她太聰明了。

「沒有人教我，」她盪着腿回答說。「我也沒有住的地方。」

她知道他們要送她回家去。可是她要住在這幢有綠草有鞦韆的房子裏。

「我喜歡住在此地。」她坦白地說。

大家都笑了，一個戴金邊眼鏡的人說：

「我們必須報告警察。」

她在這幢房子裏過夜，跟廚娘一道睡，她給她洗澡，給她剪了頭髮。當夜跟第二天早晨，大孩子們跟她一塊玩兒。這幢屋子裏沒有太小的小孩子。

替林娜洗澡的時候，廚娘憤怒地說：

「這樣的母親——我真要把她的臉抵着牆壁羞幾下……她在想什麼呀，讓孩子滿身生着蚤

子？」

警察來了，那個戴金邊眼鏡的把林娜叫到一邊，警告她要她把全部實情告訴警察，不然對她沒有好處——警察會把她帶到局裏去的。

「好的，沒有關係，」林娜回答說。「我一點也不在乎，我不怕警察。」

她也告訴警察她是孤兒，沒有住的地方。

「那末你媽是幹什麼的？」警察問。

「她是檢破爛的。」林娜說。

大家轟然大笑了。但那個檢破爛的、有一個小女兒名叫凡倫亭娜的女人還是找不到；她已經離開此地，因而林娜被送到一個「童兒之家」。

她在那兒過了一年。是個品行優良的女孩子，一點也不任性，跟人都合得來。她對任何人都沒有特別的感情，也不向誰要求什麼東西，同時能保管一切東西。人家給她東西她很高興，但是也不感謝。

很快地她習慣了人家對她的照顧，而且對於人家餵養她，給她穿，教她讀書以及某幾個女人給她洗衣服，煮喫的，另一些女人在她前面拍着手唱：

「用我們的小足



我們蹣，蹣，蹣的走；

用我們的小手

我們拍，拍，拍拍……」

等等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了。

此外他們還唱着「敵對的風暴在我們頭上猖狂」，和「起來，飢寒交迫的囚徒」。林娜認爲唱歌是一種必不可免的責任。

一年之後，「兒童之家」改組了，林娜被轉到別的城市別的地方去了。那兒冬季更長更冷，火爐裏燒的是木柴，而不是煤，不過其他都沒有兩樣。

她長大了。小女孩子凡爾雅已成過去的、老遠之前的事情，現在她是另外一個人了。這女孩子叫亭娜。她有地方住，但是沒有家。她有朋友，但是沒有親屬。她受人關懷，但是得不到溫存。沒有人叫她受苦，也沒有人來撫慰她。

她非常小心地作人家要她作的事情——她不高興受人責罵。她七歲的時候，「兒童之家」來了一位新主任，是青年團團員。

「把那一切忘掉吧，」聽到唱「用我們小足」的時候，他說。「他們要把孩子都教成白癡了。他們現在已經跟白癡差不了多少哩。他們需要的是體育。」

林娜很愛體操課程，她是所有的孩子裏面最強健最快活的。她受人稱讚，這也使她高興。從此之後，爲了獲得稱讚，她在各方面都很努力。

在第七班裏有憲法一門功課。教師先讀一條憲法條文，然後解釋這一條如何好和如何正確。

林娜注視着那個教師，奇怪着：「爲什麼他要把這些完全明白的事情那末用勁地來解釋呢？」

林娜已經住「第五兒童之家」了，她是青年團員，在體育科研究，她的名字叫愛倫娜。教師教的還是同樣的一套，不過是從另一角度開頭……他說明蘇維埃國家是世界最合理的……不過林娜根本不知道別的國家的存在。她是這個國家的孩子。這是她的家，她的地，她的天。對這國家裏任何人她都可以稱之爲「同志」。從任何人手裏，她都可以取得麵包，也可以跟任何人分享自己的麵包。她毫不懼怕地走進任何機關與工廠。要是談到職務上事業上的事情，她有自信，聰明與機智。但是談到她個人本身的事情，她就變成羞澀與忸怩了；她不習慣於這類談話。

有兩次她對人的情愛幾乎都過分了。

畢業之後，她在鐵路學校擔任體育教員，住在鐵路宿舍裏。

區體育委員會的祕書是一個姑娘——卡泰·格萊茲諾娃。卡泰有一雙傻氣的、仁慈的黑眼睛，兩頰像火腿似的。她自己不幹體育工作，辦公室裏的靜定的生活使她長得很胖。她極稱讚林

娜。

「你怎麼能住在宿舍裏？」她說。「沒有人侍候你，沒有人照顧你……」

她邀林娜跟她一塊兒住，林娜去了。卡泰的母親有一幢三間的小屋，養一條牛，有一個種果樹的園子。她們在櫻桃樹下生着茶炊喝茶。卡泰的牀上疊着許多繡花的枕頭，都是她母親親自做的。林娜羨慕地瞧着這些枕頭。

「很好，你們這兒蠻舒服。」她不禁歎了一口氣說。

「跟我們一塊兒吧，」卡泰說。「我們好像兩姊妹。房租由你高興付多少就多少。我們的母牛是很好的，你準會喫胖起來，現在你像一個骷髏呢！」

「來吧，跟我們一塊兒住，林諾契卡，」卡泰的母親說。「卡泰很喜歡你。年青的姑娘住在宿舍裏總不太好。你簡直不知道會出什麼花樣呀！」

母親是個安靜、慈祥的靈魂，她那圍着扇形的細紋的眼睛跟卡泰的眼睛一樣慈祥。

林娜搬到她們那兒去住了。在卡泰的房間裏鋪了一張牀，卡泰把自己的枕頭分給她的朋友。林娜喝着新鮮的牛奶，生活變得輕鬆愉快了，但是這沒有多久。

有一個青年時常來看卡泰，是她少年時代的朋友。他在某機關裏當助理會計員，時常晚上來在櫻桃樹下彈奏他的曼陀林。林娜沒有理睬他——他對體育沒有興趣；她連他的眼球的顏色也說

不上來。

有一天晚上她回家來，看見卡泰在哭。

「爲什麼？什麼事兒？」她懷着真切的同情問。

「沒有什麼，」卡泰回答說。她揩乾眼淚，陰沈地坐在那兒，沒有看林娜一眼。卡泰的母親在隔壁房內高聲的嘟囔着。

「真是一件好事，我得說——這樣來報答對你好的人。」

「怎麼回事呀？」林娜問。

「假如別人對我好，」卡泰的母親走進房間裏來接着說。「那末我覺得我應該對他好，不應該這樣。」

「你們究竟是說什麼呀？」林娜問，她一點也沒有想到，這話跟她有關係。

「我們待你像自家人，林諾契卡，」卡泰的母親說。「而這就是我們得到的報答；我看不慣，在我們那時候，年青的姑娘決不會這樣做的。」

「我簡直不懂你們在說什麼，」林娜說。「我什麼都沒做呀！」

「親愛的，現在你不必辯護了。在這類事情上，總是女人應受指摘的。年青的小伙子——他像一條小牛，你牽他到哪兒他就到哪兒去的。」

「你不是說，」林娜驚奇地問，「你以為我愛上了卡泰的未婚夫嗎？」她笑出來了。「對於他，我連想都沒有想到過。」

「沒有誰說你愛上了他呀，我的姑娘，」卡泰的母親回答說。「但是自從他愛上了你之後，我得說你的行為我以爲不很好。」

卡泰的頭伏在桌上，啜泣着。

「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兒，」林娜說，她的聲音因憤怒而震顫了。「見他的鬼去吧，什麼鬼迷着他纔來盯我的？」

「問題就在這裏，什麼東西迷住他。一個年青的漢子，不喝酒，漂漂亮亮，又會賺錢……」林娜跑進與卡泰同住的房間裏，躺上牀去。人最好是不要太接近。現在她但願搬出這幢房子。

卡泰進來，用手臂抱住林娜。

「請別對媽生氣，」她說。「我知道這不是你的錯。一切的男人都是卑劣的，是真的。」

林娜笑了。卡泰吻她，爲自己的大度而感到驕傲。林娜喝着牛奶，想：「我不要這些，我走吧。」

兩天之後，她收到卡泰的未婚夫的一封長長的情書，她把它撕得粉碎，搬回到宿舍裏去了。

第二件事情發生在她結婚之前的六個月。

宿舍的底層是男人們住的。樓上，女人們住的那一層，一切都 very 清潔雅觀；爐子上放着閃光鋸鍋和一隻綠油油的茶罐。男人們用煙薰得墨黑的琺瑯鍋煎雞蛋，燒臉水。他們的地板上到處都有香煙灰。林娜避免跟他們來往。

有一天，她經過樓下走廊的時候，一個男人喊住她。

「同志，」他用深沈的次中音說。「請問你有體溫計嗎？」

「什麼樣的？」林娜站住了，問。

「普通的，我要量一量體溫，」次中音回答說。「我覺得自己有點發燒，可是我沒有體溫計。」

「等一等，我來問問看。」林娜說，立刻上樓去了。

她的隔壁的朋友有一枝體溫計，她拿着下樓來。

次中音在老地方等着她。他謝謝她，同時問她住在哪一個房間。一刻鐘後，她的門上有人敲門。

「三十九度四，」他說，好像她問過他一樣。「該死的東西，簡直擺脫不了它。」

「什麼病？」林娜問。她一生除了盲腸炎之外，從沒有生過別的病。

「瘴疾。」

他在門口徘徊，顯然不願走開。他的臉是瘦長的，鉤鼻子，神色很興奮。

「我的奎寧又喫光了，」他說，像一個殉道者似的垂着他的頭——像基督的畫片上說的：「不是我的意志，而是照着你的意志的。」「可是我立刻要上藥房去買，我已經習慣，在任何體溫之下上街的。」他揮着手加上說。

正是冬天，戶外溫度在零下二十二度。

「給我藥方，」林娜說。「我給你去。」

「噢，爲什麼勞你去呢？」他說。

「隨你的便。」她回答說。

「需要一盧布二十戈比。」他給她藥方與錢。他的手指長而且瘦。當他往袋裏取錢的時候，他伸直了他的細手指。

她替他買來奎寧，還給他一些檸檬茶。她憐憫他。

他們立刻成爲朋友了。每天晚上他會來敲她的門，當他身體不適的時候，她就到樓下來照顧他。他向她敘述自己的一切——他是工程師。她奇怪了——她沒有想到工程師會跟火車司機一道住在宿舍裏。

「我本來有一座漂亮的住宅，」他解釋說。「我把它給我的太太了。」  
 他要過兩個太太。據他自己說，兩個太太都離開他了。他們離開的情形是奇怪的——住宅和傢具留給她們使用，而這位被遺棄的次中音就漠漠然地過着一種新的、獨身漢的生活。他的太太們也會給他生過孩子。

「都是頂可愛的小姑娘哩。」他歎着氣說。

「這是怎麼搞的，」林娜問，「你跟她們兩都合不來嗎？」

他開始吹着口哨。他吹得很好，跟街上的孩子們吹的完全不同。「這是巧柯夫斯基第四交響曲的一部分，」他停下來的時候說。然後他問林娜是否喜歡詩，同時朗誦了亞西葉夫的詩句：「不，你對我不親熱，愛人們不像你呀。」這些詩句感動了她，這類詩她以前不會聽過，她對詩的接觸只限於第七年級課文裏讀過的那一些。但是他卻知道無數的詩，隨時都能背誦。此後他們往往夜間坐得很晚。她非常渴望看見他，聽他朗誦詩歌……但是，有一天，在他的房間裏他朗誦「吉卜賽」，讀到最後的一句：「熱情帶來它的末日審判，命運是不可逃避的，」的時候，他接着以同樣美妙的聲音說：「我愛你，」接着以他的潤溼的、煙草氣味的嘴唇壓着她的嘴唇。她跳了起來，拚命地推過去，把他那給瘡疾銷蝕了的身軀撞到門上。

「可怕，」在一度沈靜之後，他說。



她站起來，挺着身子，緊握她的小拳頭，以輕快的腳步跑出門外，再也沒有瞧他一眼。回到自己房內，她漱了口，可是這樣還不夠，她又刷了牙。她覺得好像喫了髒東西一樣。

然後愛情來了。

沒有誰像這樣愛過。

「吻我……」

「你是希有的。你的膝蓋像一尊神像的——你知道嗎？一尊希臘的神像。」

誰會受過這樣的眷愛呢？

「吻我……」

誰會聽過這些呢？

「睡吧，小寶貝。我的臂膀圍着你舒服嗎？」

她生平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了。雖然只有一間房，但是請看這裏面的東西吧：一個有鏡的衣櫃，一張美觀的摺桌，一張寫字檯，一張長沙發與幾張椅子！在廚房裏有碗櫃，裏面放着鍋子鏟子與碗碟等等。這一切都屬於她；她自己是屬於丹尼爾，丹雅，丹卡——這世界上最親愛的名字的！二十年來她不屬於任何人，現在她跟她合法的丈夫手挽着手幸福地走着了。

她以為他比自己年紀大得多——他已經二十八歲了。她很滿意他不太年輕——似乎這也給她添了一些莊嚴似的。

他愛給她送禮物——她對每件小東西都喜歡。「我從來沒有穿過這樣的鞋子。」她說。「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衣服。」他會深深感動地回答說：「親愛的，你應該有一打這樣的衣服……」甚至一塊普通的巧克力她也喫得津津有味，使得瞧着她喫也感到愉快。

當她忙着收拾屋子的時候，她穿了一件寬的圍身，看起來好像除了管家之外，她從來不會幹過別的工作似的。

生活是一個幸福的漩渦。愛情改變了林娜；她走路的風度也改變了。她的聲音變得既輕柔而又婉轉。她的眼睛變成狹而又黑。她發射着光輝與幸福，路上的人總要回頭來瞧她，恰增加了她的矜持與快樂。

十個月過去了。十個月，三百個白天，三百個夜晚。

他立刻被征召了。

這是可怖的日子。她第一次看到除了她之外，還有別的東西在他的生活裏占着主要地位。他在房內轉動，收拾各色各樣的東西，心不在焉地回答她的……

她不傷心也不生氣。不在這點。只是她這會兒纔第一次地認識了他的另一方面。

男人的事業在他的生活裏占着重要的地位，這個事業在召喚他。他還沒有走，但他已經不再是她的了。

不能不這樣。她用手掩着臉。假如不這樣，她就不會再愛他。

不，不對——她永遠不會不愛他，不過她的驕傲與幸福也許都會暗澹起來的。她是運動員，女丈夫，競賽的勝利者，她了解這些事情。人只有在勝過強者的時候纔感到勝利與驕傲。勝過一顆脆弱的心有什麼光榮呢？他有一顆強健的心，她因此覺得驕傲。

她要使他知道她是了解他的。那末他走了之後，對她也是很滿意的。

最要緊的是隱匿她的失望。他能自持——鎮定、沈着。還說說笑笑。她也能這樣。

然後她應該幫助他整理行裝。她交着兩臂，像客人似的坐在那兒。他把一件襯衣塞到背囊裏去，她記起了襯衣還需要一顆鈕扣。

「等一下，丹雅，讓我看看那……」

她從背囊裏拿出內衣，仔細地查了一遍，統統修補起來。她縫了一袋食物——不要太多，他對她說。她記起了他的鬚鬚刀、皮鞋油和刷子。她又裝進了信封、紙張和火柴。

他坐着看她收拾他的東西。應該如此——男人坐着吸煙，女人爲他準備去打仗。

行裝收拾好了，他走向她，最後一次地擁抱她，她把頭擱在他的肩膀上，以一種新的感情凝視着他的臉——一種無限親暱與溫情扭折着她的心。

他是他的姊妹，他的母親，正如她是他的愛人一般。她是他世界上的一切。她送他上車站，沒有流淚地分手了。

「我走了之後，你幹些什麼呢？」他問。

歉然地笑着，她回答說：

「我還沒有想到這個哩。」

他驚奇地睜着眼睛瞧着她。

「你不會去幹太狂熱的事吧，是嗎？」

「不，……不會太狂熱的……」她答應了。

「親愛的，請記住，不要作浪漫蒂克的英雄。戰爭是兇險的事業，要非常審慎纔行。」

「別擔心，我不會作浪漫蒂克的英雄的。」

他們狂熱地吻了最後的一吻，以後就沒有話可以說了。他走進車廂，她於眩暈之中離開了車站。

她茫然地回到家裏來。房間裏一切都亂七八糟……這一切都已經全無用處了，假如他不在此

地。戰爭會延長多久呢？他說兩年。兩年啊！他不在身邊，生活中沒有一分鐘是有價值的。孤寂會扼殺她。她怎樣來充實她的生活呢？她會鬱悶而死的。

她在開着的箱子和散亂的衣服之間的地板上坐下來。她的臉色灰白，目光失神，甚至嘴唇也灰白了。可是後來，她的嘴唇上浮起一個微笑，她擡起眼，那是發光的。她要循着他所走的路走去。

她站了起來，脫去送他上車時穿的衣服，換上一件綠色的、肘頭補綴過的舊運動衣。一把鑰匙她要交給房屋委員會，另一把交給卡泰·格萊茲諾娃，請她順便照管照管她的東西。她在此地沒有事了。把一切東西整理好——也許他比她回來早些呢？她把房間收拾之後，鎖上了天堂之門，一直到入伍登記處去了。

丹尼洛夫派林娜到藥間工作；他想她一定能輕快敏捷地把病人安置到手術檯上去的。可是裏傷護士尤麗亞·第米托里葉芙娜對列車司令說：

「司令同志，你得另外調個護士給我。」

「爲什麼，什麼緣故？」對於任何人都彬彬有禮的醫師問。「你不喜歡她嗎？」

「是的，我不喜歡。」

「唔，」醫師說。「你知道，我也覺得她有點兒那個，——不是嗎？」

尤靈亞緊閉着她那似乎用規尺畫起來的平直的薄嘴唇。

「是的，正是這樣。」

「不正是這樣嗎？」

「全身帶着輕浮的樣子。」尤靈亞咕噥着。

「是的，是的，是的，輕浮，是的……好吧，」醫生說，非常負責地點點頭。「我來考慮考慮。」

他對丹尼洛夫說：

「派另外的護士到藥間裏去，你看怎樣？」

「爲什麼？」丹尼洛夫問。「你以爲奧哥羅尼珂娃幹不了嗎？」

「是的，很難幹得了。裏傷護士跟我都考慮過了——她會喫不消。她輕浮，太輕浮了。我們需要比較穩重的人。」

丹尼洛夫不爭辯——醫藥人員對於這些事當然是最正確的判斷者。他派克拉瓦·莫馨娜到藥間裏，調林娜到克里傑車工作。

爲了要保持一切東西的整潔，林娜一天忙到晚。灰塵經常會落到窗子或架子上。調離藥車使

她很難過。當然，這全是那個紅面獸——裹傷護士的緣故。她是醜陋的動物，這是絕對不錯的。也許從來沒有人愛過她。正是好報應呀。爲什麼她要對林娜開刀？哼，林娜的車廂將是所有的車廂裏最整潔的，讓她氣一氣。她成天拿着水桶與地拖，像卡泰的母親似的用報紙來擦窗戶，曝曬被褥與毯子……蒼蠅，不知從哪兒來的蒼蠅啊！車裏沒有嗅的東西，也沒有一個人，可是一隻蒼蠅飛進來，別的全跟着進來了……林娜拍打蒼蠅，拍到一個，其他的就全到別的地方躲起來了，林娜找也找不到牠們。克拉瓦·莫馨娜用綢布作了燈罩，再用密密的花結裝飾起來。林娜羨慕她——她自己不會結花結。她要跟克拉瓦作朋友，跟她學結花結，但克拉瓦成天成夜在藥車裏，而林娜又爲了避免遇見尤麗亞，儘可能不到藥車裏去。

……無論在什麼地方，她總覺得她丈夫在她身旁。誠然，她不能同以往一樣跟他談話、不能爲了討他的歡喜而留神着一舉一動了，她的事情很多；但她依然每分鐘都忘不了他在這兒，而且每分鐘都在跟他談話：「哦，丹雅，」她心不在焉地說着，當她在牀上摺疊枕頭，欣賞着自己的工作的時候。「現在我們把地板再洗一次吧！」她跟他說。惟有休息的時候，她纔完全沈溺於只有他與她，他們倆的愛的快樂與溫柔的世界裏。

可是對於這個世界，寶貴的時間太短了。她會被人喊到廚房裏去幫忙刮洋芋或者去聽醫師蘇帕魯高夫的關於個人衛生的演講。早晨，丹尼洛夫集合全體人員宣讀最近的戰報，解釋法西斯怎

樣野蠻，我們的失利只是暫時的，最後紅軍一定勝利，希特勒必趨滅亡。……林娜一面聽着丹尼洛夫一面想：「爲什麼你老說這一套——我也知道我們將會勝利，我與丹雅會勝利，一定如此，不然的話就是說他們將殺死我與丹雅，我們不能再有幸福了……」她對於德軍的步步深入並不過分喫驚。另一城市被占領了——唔，這是沒有辦法的，無論如何他們會被擊退的。不過希望能快些，那末舊時的生活能夠早日回復，那末丹雅也能早些回來。她沒有接到過他的信，不過她曉得他是活着的。

林娜深深地睡熟了，丹尼洛夫的巡視，火車的震盪，都沒有擾亂了她的甜睡。當她醒來時，總是天已大亮。在醒之前，她總有一個奇妙的夢。

她騎着，在夢中微笑着，閉着眼睛——在同一瞬間，在張開眼之前，她記得了——這不是真的，她現在在救護車裏，正去救護傷兵，而且火車已經停住了——難道他們到了嗎？

她跳了起來，俯向窗子外面；她看見一座路警的崗樓，牧場與森林；鳥兒在樹上唱歌，旭日映着東方，清新鮮豔；這使她流了眼淚；那麼美麗喲！毛茸茸的小雲片浮滿天空，像玫瑰色的羽毛——她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天空……

車又停了。人家並不爲我們着急……



她起得很早，大家都還在睡覺。離起牀還有兩個鐘頭。她可以躺在那邊凝視窗外——或許她還有另一個可愛的夢吧……

可是丹尼洛夫已經起來了，從廚車裏走出來。林娜穿上裙子，打雙赤腳走下列車。這是個清新的早晨，鳥兒正放喉高歌。崗樓旁邊的籬垣裏，一叢紫丁香盛開着——只見一簇簇巨大的花球，看不見枝條了。林娜要去摘一枝，她就逕向籬笆走去。

「喂，奧哥羅尼珂娃，」丹尼洛夫喊她。「回來，我們隨隨時會開走的，你要掉在後面的呢！」

林娜啾起嘴唇。開走！這樣的快車！——它開動的時候我跳不上去嗎？她折下一枝花，新鮮的露滴撒到她的臉上。

火車開動了。丹尼洛夫與門維特夫都進車去了。林娜故意等着，站在路邊，車輪的熱風拂着她的赤腳。當最後一節車駛過的時候，她抓住了把手，輕捷地跳上了離地有一膝高的踏板。她站在那兒，對自己的輕捷的跳躍，對她的力，對那扇着她的前額與肩頭的和風感到非常愉快……「你瞧呀，丹雅，」她說，「瞧你娶的姑娘是什麼樣的……」於是讓他飽飽欣賞自己一番之後，就進車裏去了。

在列寧格勒，救護列車開進了維特司克貨站。一個火車頭原來答應在一個半鐘頭內開來的，可是兩個鐘頭過去了，還沒有一點影子。這時候，醫師貝洛夫正在司令車的旁邊踱來踱去咕嚕着：

「這是可怕的……可怕的……」

不過他不是埋怨車頭的延誤。在伏洛達的時候，醫師就打電報給他的妻說，他的火車將經過列寧格勒，請她到車站上來會面。而他自己，也只知道這天早晨他們會停在這個車站。現在她卻不在此地。這種懸念和不安是可怕的。最壞的是也許她早已來過，會在這灼熱的鐵道的迷園裏找尋過他。這兒有幾十列火車，幾百節車廂，也許在車頭來到之前她來不及找到他而他們就開走了。醫師心焦如焚，有幾次他打算到別的車上去找他的妻子。有一次曾經走下車來，可是一種顧慮又抓了他回來——假如車子開走了呢？當然，他可以趕上去，但丹尼洛夫會說什麼呢？醫師對丹尼洛夫有些畏懼。

這時候丹尼洛夫來了，對他敬禮。這是他這一天第一次看見貝洛夫。早晨共產黨員舉行會議，選舉黨的組織者。尤麗亞當選了，因為沒有更適當的人，丹尼洛夫也投了她的票，但此刻他又覺得憂慮與猶豫了。尤麗亞雖然有充分的男子風度，但是畢竟是個女人，而黨的組織者一定不

會跟醫師貝洛夫和平相處的。丹尼洛夫這樣想：必需把貝洛夫造成一個列車司令。而一雙脆弱的女性的手怎能處理這種事情呢？

丹尼洛夫向醫師敬禮，心裏憐憫他。他，全身穿着軍服在窒息的悶熱中踱着。他的軍服的胸袋硬梆梆地凸出來，好像鐵塊似的——究竟裏面裝着什麼呢？在光閃的帽簷下面凸出他那光閃的鼻子；汗珠順着鼻子往下流。醫師好像夏天太陽下面的屋頂似的被烤炙着。

「熱得很呀！」丹尼洛夫說。

「受不了，」醫師回答說。「穿着鞋子，我的腳都覺得砂礫的熱了。」

丹尼洛夫好奇地往下看——那末這就叫作砂礫嗎？他喜歡知道這類東西。那些舊知識分子常用這種表現法的。

「他們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啦？」醫師繼續說。「這彷彿是鐵道的叢林。我是老列寧格勒人，簡直還認不清楚。」

丹尼洛夫不回答；他們停在什麼地方這又有什麼關係？重要的是開動，到目的地去。他一點兒也不知道司令的焦慮，不知道司令快要像孩子似的哭出來了。

「伊凡·愛高爾契，」醫師說，「你跟你的太太交情好嗎？」

「什麼？」丹尼洛夫驚奇地問。「她是我的太太；還能有哪一種交情呢？」

「但是，你知道，」醫生有點不知所措地說，「我只是問……你……哦，這是說，有時候人們共同生活了三十年，卻沒有真正的友情——不是也有這樣的事情嗎，是不是？」

丹尼洛夫向一邊看。

「有時候，當然……」

「有時候卻正相反。」醫師說，同時他的臉突然發光，顯露出溫柔、驕傲與羞澀的勝利。丹尼洛夫完全弄得莫明其妙。

繞過近旁的列車的車尾，一位高高的、頭髮灰白的女人——比醫生要高一個頭——跨過鐵道來了。她穿着平常的灰色衣服，戴着一頂二十年前的老式的黑草帽。

「宋尼契卡，」醫師以柔弱的聲音說，「我以為你不來啦。伊凡·愛高爾契，讓我來介紹我的妻……宋尼契卡，這位是伊凡·愛高爾契·丹尼洛夫，沒有他我簡直不行吶。」

女人瞧着丹尼洛夫的臉，伸出手來。另一隻手裏提着一隻裝滿了小小包包的緊口袋。

「來，來看看我的房間，」醫生得意忘形地喃喃地說。「你很寂寞呀……把袋給我……當然你是寂寞的，時常一個人兒，時常……」

「衣哥兒在挖戰壕，」女人跟着他回答說。「雷雷也擺不脫工作。我把你的手套帶來了，尼古拉，你把你的手套忘記了。」

「瞧吧，還跟年青人一個樣兒哩，」醫師扶着他的妻上車去的時候，丹尼洛夫心裏想。她的手上有一條深紅的痕，是沈重袋子扣成的，這是一雙黝皮的、蒼白的、瘦削的手。

房間裏電風扇嗡嗡地叫着。

醫師跟他的妻手握着手並着肩坐在長墊椅上。桌子上放着緊口袋裏拿出來的許多包包。

「宋尼契卡，你看，我們坐在此地，不是跟我動身前夜的情形一樣嗎？記得嗎？記得我當時的話嗎？記得我當時說這也許是最後一次嗎？而現在我們在此地，又坐在一塊兒了，不是嗎？你知道我在想什麼？我想我們以後還有許多許多次坐在一塊兒呢。你看是嗎？」

她吻他汗溼的、鹹味的前額，溫存地說：

「我也這樣想。但是請給我一點水吧。要涼的，多一點兒。」

醫師跳了起來，亂抓着自己的頭。

「親愛的，請原諒我！我還是老樣子，什麼都想不到的！你一定很累了！在這個鐵路的叢莽裏摸索！看我呀！我的天！……這兒是水瓶，慢點，慢點，糟透了，這是熱的。……」

裝着鏡子的門上有敲門聲。漂亮紅潤的費瑪戴着白摺帽，賣弄風情地端着一隻盤子進來了。

盤子裏有一隻咖啡壺，一些餅乾與一杯上面浮着冰的果子露。另一張臉從費瑪背後伸出來——都

好奇地要看看司令太太。

醫師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宋尼契卡，這一定是丹尼洛夫搞的！我敢擔保是丹尼洛夫！什麼樣的人物呀！費瑪？這是誰要你送來的，是丹尼洛夫嗎？」

費瑪一面倒咖啡，一面正正經經地說：

「軍需官吩咐我告訴你，豬排十分鐘之內會炸好。」

「宋尼契卡，慢點喝咖啡，先喫炸豬排吧。這是丹尼洛夫，當然的，不是軍需官。他除了黍米粥之外不會給我們別的東西了……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我們有豬肉。這是丹尼洛夫要給你一個好印象。什麼樣的人物呀！啊，是個善於體貼的人哩！……費瑪，去拿豬排來，去拿來，去拿來……」

他的妻要他跟她一道喫一些。她說天太熱，喫不了這許多熱的肉，他也很知道，她喫不了這許多……起先他推辭着，可是他的妻用叉子叉了一塊遞給他的時候，他快快活活地吞下去了。是的，她能找得到他這是希奇的希奇的幸運。

「你怎樣會找到我們的？要是我簡直就不成……親愛的，原諒我吧，我儘在說些無聊話哩。我要說的是……對啦，他們沒有派你去挖戰壕嗎？」

「沒有，他們沒有派我去。」

「當然，當然，你的健康……」

「誰也沒有派我去，我出於自願，我要去。」

她臉上起了一陣痙攣。

「他們在痛打我們，噢，是那末樣地痛打我們。尼古拉……。」

「痛打我們，是的……這還是開始哪。」

「哦，我知道這還是開始哪！我看見過一個從維爾涅司來的人。是那末可怕……我不願意談

它。你問我一些別的事情吧。你準備問我的是些什麼事情？」

「蕾蕾和衣哥兒呢？」

「蕾蕾在工作。人家說，過幾天她們也要被派出去了。衣哥兒跟第一批一道走的。」

「到什麼地方？」

「畢司可夫。」

她放聲哭了。他放了她的手恐怖地瞧着她。以前她從來沒有哭過。他回憶起過去他時常感到  
的，一種妒嫉的刺痛——她總是把兒子放在第一位。這孩子實在沒有一點值得驕傲的地方——懶  
惰，粗暴，時常不在家裏，東跑西跑，鬼知道他在那什麼地方。她對於兒子的一切都曲意寬宥，把

最好的東西留給他，而把女兒放在次要的地位，這引起了醫師的憤怒。可是現在他了解了——她直覺地知道，有一種特殊的命運在等待着這個孩子，戰爭的命運；她時常說：「不必操心，畢業之後，他到部隊裏服務，那時候一切都改變了。」她早知道他會跟第一批人去挖戰壕的；因此她最愛他，最寵他……

「宋尼契卡，別哭了，」醫師說。「當然他還沒有死，親愛的，無須哭得這樣傷心！」

「我不是哭他。我，假如不是爲了工作，我自己去了。我哭是因爲我不忍聽那些戰報。」  
是的，她的工作。而他對於她的工作沒有問過一句話。

「工作上一切都還是老樣子。有時候簡直叫我生氣——這樣的時期，人們還鬧着裝假牙。一個傻瓜似的女人買了一些金子。她已經有了兩顆白色金屬的牙套了，而她要裝上一個黃金的。我實在忍不住，我跟她說：『這真是鬧着換牙齒的好時候呢！』女人生了氣，跑去找別的牙醫了。讓她去吧，蠢貨。」

「讓她去吧，」他機械地重複着。

他們陷於緘默中，坐在那兒以帶淚的眼睛互相看了許久。杯中的咖啡上面已經凝了一層薄衣，他們把這些全忘了，也忘了那果子露。

又有敲門聲。丹尼洛夫抱歉地走進來，告訴他們火車頭已經接上了。



「什麼？」醫師問。「已經接上了？那就是說，我們要開走了，宋尼契卡……」

丹尼洛夫走了出去，免得擾亂他們的告別。然後，醫師的太太走了。她越過鐵道走去——高的，微彎的身段，她的灰白的頭髮從舊的黑帽下面露出來。醫師走在她旁邊，小小個子，但是他的軍裝給他加上一些丈夫氣——送她。

戰爭爆發前醫師是經常記日記的。在他的心的深處，他相信自己確有文學天才。畢竟有許多作家是醫生呀——契霍夫，維雷沙葉夫。唔，他也許不是小說家，而是政論家，像……「馬雷特」，宋尼契卡有一天提到過，當他向她說明這種思想的時候。醫師對於她的輕率生氣了，因此沒有跟她提到日記，只是祕密地寫着。他特別怕孩子們會看見。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妻與女兒，時常彼此瞞着從他的抽屜裏拿了日記，一字一句的讀着的。

寫作方面有一件愉快的事是：任何細小的事件只要用文學的形式寫出來，就會變成重要的，甚至是偉大的。假如醫師偶爾要以不愉快的眼光來表現他的某些熟人的時候，他就不用真名，而代之以字母，例如NN，X，或者Z。他不願意跟他要好的人在他死後，在日記被發現和出版的日子受到玷辱。

離家時，他把日記放進摺夾裏，用帶綑好，還用火漆封起來。

「宋尼契卡，」他雙手把摺夾遞給他的妻說。「我請求你保管這個，假如我……你纔好打開……你懂得的……」

自從妻來火車裏會過面之後，他又覺得急於要寫了。他打開一本厚厚的新簿子，愉快地嗅着它那油漆封面，歎了一口氣，然後寫道：

「一九四一，七月二日，宋尼契卡來了。」

突然，一切寫作的慾望全溜走了。火車開動了，房間裏冷起來。電風扇噙噙地叫着……這兒是她坐過的，在這一角。她擠上電車沒有，或者還在等候呢？……醫師的頭沈到在簿子上，呆呆地坐了許久。

「NN是個怪人，」第二天恢復了常態時，他寫着。「我了解I·E·丹尼洛夫，我了解我們精明的（雖然太兇了一些）裏傷護士。我了解那個戴白摺帽的、照料我的姑娘，假如我贊許她餐巾摺得好，她很高興；我了解酒鬼Z，我了解列車裏的每個人，但是NN我完全不了解。可是他卻是我在此地最接近的人，或者至少是應該最接近的人哩。我們是同行，我們談起來該是幾個鐘點也談不完，但是爲了某種原因，我簡直不願意跟他談話。他遞香煙給我，彬彬有禮的，但除了彬彬有禮之外就沒有別的了。我跟他談時事，他就完全用我們在官報上所看到的那些辭句。

我跟他談職業上的事情，他無條件贊同我所說的，即使我故意亂說也是一樣。我問他的家庭情形，他說他是單身漢，跟老母親一道過活。他似乎是一個書籍的愛好者，房裏有一個蠻完善的圖書館，可是我向他借書閱讀的時候，他就支支吾吾，不知所措了，答應借我的一本書卻一直沒有給我。不能說他是厭世者；他與人相處，他引人談話，而自己對任何事全表同意。我看得出：E·丹尼洛夫並不喜歡他。」

醫師放下筆，回想着舊小說的作家們是怎樣描寫他的主角的，於是接着寫道：

「此人有些神祕難解，難於接近。」

護士長費娜也覺得蘇帕魯高夫神祕。但一點也不以為難於接近。噢，不！正是這神祕之處吸引了費娜。

「醫師，」費娜用她溫暖的肩胛輕推着蘇帕魯高夫說。「你成天在想些什麼呀？我要知道，請告訴我吧。」

費娜比蘇帕魯高夫高出半個頭，肥圓，青春洋溢而且熱情奔放。在別的環境下面，蘇帕魯高夫可能把她的關心看作諂媚，但現在他不這樣想。

蘇帕魯高夫害怕了。那是完全的祕密。

他狂亂地害怕着。

蘇帕魯高夫的專門職業是安靜的一種——耳鼻喉科，他的病家是腺狀炎的孩子們與耳聾的老人們。蘇帕魯高夫會正經地診斷，他會塗藥，洗滌與炙治，可是他知道耳聾並不妨礙人多活二十年，而且他沒有人們在軍醫、兒科醫生與村醫那兒見過的那種對人類苦痛的深刻的感情與關心。蘇帕魯高夫不習慣痛苦與死亡的景象。他的病人們為苦痛所磨折；他們感到不適，但不是與死亡掙扎，即使他們死了，那是由於別的原因，跟蘇帕魯高夫毫無關係……他很滿意於這種安靜的行業。他對於自己的健康非常注意，小心治療着一切小病。有一次他的手指化膿了；他想到這就要發抖——那是可怕的！他的母親爲了他的呻吟十分喫驚。

「真痛得很利害嗎？」

她是個樂天的老太婆，生過七個孩子，也會埋掉他們中間的六個；她有過她的苦痛與災難，可是，雖然已經是七十歲的高齡，她眼裏仍有着他兒子所沒有的火花。因爲年齡關係，她似乎有些儂裏儂氣，非常熱中於紙牌與馬戲團，不理家務，但一般說來，她跟她的兒子生活得很好。

蘇帕魯高夫蒐集着書籍、雕刻、細巧的碗碟與帕來克的作品。他書房裏的陳列櫃中擺滿了中國的瓷器與文尼丁的玻璃品。並不是他對於中國瓷器，帕來克的作品或維哈愛倫的詩歌有什麼深刻的認識，他只是喜愛這些玲瓏的東西，以此來裝飾他的房間而已。他準時參加一切被邀參加的會議，看新劇，訪朋友，聽廣播，閱讀報紙，預訂專門出版物；但是他最喜歡的還是坐在家裏抽

着紙煙欣賞自己的收藏。

「你要是結了婚該多麼好呀，巴伏里克！」母親夜半回來時說。「你老是寂寞地孤獨地坐在這兒。」

可是他不想結婚。他用不着女人以及拿禮節來拘束自己。關於不幸的婚姻、離婚與家庭糾紛他聽過很多……而且，不是還有性病嗎？上帝不許！其實，他真是那末孤寂嗎？他大部分時間都在跟人交往……有一次，他還很年青，他曾經戀愛過。他有兩個戀愛故事，結果怎樣呢？結局都是不愉快的……夠了，他再也不要了。

「我可是不滿意，」她母親坦白地，懷疑地瞧着他說。他吻她柔順的白色的面頰，笑着。可憐的媽媽，她老了，更孩子氣了。對於這樣的兒子她還有什麼不滿意的？他供給她一切所需要的東西，甚至於馬戲團的門票。而且還是他把他們從貧困之境救出來的。他的父親是皮鞋店店員，而現在他蘇帕魯高夫——醫師，知識分子，藝術鑑賞家。人家說蘇維埃政權開放了一切門戶……但總歸一樣的，人必須有一顆腦袋在他的肩膀上。

他完完全全滿意於自己的生活。

他是不是同樣地滿意於他自己呢？這個問題他會覺得很難給一個確定的答覆。假如一定要回答，那末，那是不滿意的。他缺乏某些東西，缺少一些力，但究竟是什麼力，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一向不能命令，只能要求。別人領導着，就會有衷心的服從。爲什麼某人某人能夠領導？爲什麼他只會服從呢？

爲什麼他蘇帕魯高夫從來不能領導呢？假如他冒險去幹——人們會跳起來，不是爲了服從他，而是他們喫驚了……爲什麼別的人會爭論，而他總是急不及待地去贊同那些縱使自己心裏也反對的意見呢？只有他完全被激動的時候，他纔敢堅持自己的意見，那也只在沒有別的聲音響起來之前……爲什麼別的人互相之間坦率真言而不招怨，而他，蘇帕魯高夫，在每一細微之處都會受人打擊呢？

爲了避免不愉快，他總是儘可能地對人客氣，向每個人遞送香煙，而且，只要有可能，他總是樂於向人「表示他的感激」。

別人像主人似的邁着大步跨過生活，他卻像一個不被邀請的客人似的逡巡於大門之外。爲什麼？

他了解。

對於這，他想不去思索它。總之，他生活得很好了。他有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十分正當的職業，有保障的地位，無污點的名聲，還有那些迷人的珍藏來點綴生活的美麗。一個男人爲了幸福還需要別的東西嗎？

從戰爭的第一天起，世界翻過來了。一切都見鬼去了——穩定、和平、安全。這是個習慣於如聽隔壁的小提琴似地來聽生活的人，現在他的耳邊播着一面大鼓。

他被動員了！這樣壞的身體呀！這有什麼關係——可以派他到救護車上去。可是他不是軍醫呀！他不能用針探子彈，不能捏石膏粉呀！……這些事情讓別的人去作；他可以護送傷兵，在路上照料他們，使他們不出毛病，使他們增進健康。他真是無須擔憂——假如必要的話，他可以學起取子彈來……

可是他實在不願變成殘廢。他害怕炸彈！害怕苦痛！

「你必須去戰鬥，帕夫里克，沒有別的路！」母親爲他收拾行裝的時候，咕嚕地說。他腦袋旋轉着。他沒有把自己的恐懼告訴她。那幾天他恨她，恨每個人。爲什麼他們假裝不害怕呢？他們跟他一樣，都知道炸彈、達姆彈、芥子氣以及敵人的野蠻和殘酷。他們怎麼敢假裝不害怕呢？在他們內心的一切在驚惶尖叫的時候，他們怎麼敢笑，敢談日常瑣事，敢喫冰淇淋進戲院子呢？可是，彷彿他們是一致贊同裝假似的。他們裝得那麼像，他幾乎相信是真的。因此他也不敢不裝了，他遞煙給人家，跟人聊聊閑天，努力裝得相像。不過夜裏還是睡不着。火車正向火線進發。蘇帕魯高夫不斷地抽着香煙，清新的薄霧浮在他的頭上。醫師貝洛夫談着他從前的病症。費哪對他賣弄風情。電機師尼茲維斯基來請教治療法。蘇帕魯高夫客客氣氣對待一切人，可是他的

內心有一條刺痛的野獸在號叫。

軍需官沙勃爾因猶豫而苦惱——他應該把全部實情向司令說明呢，還是讓時間來替他沙勃爾表白，而揭穿丹尼洛夫呢？

救護車上的人之所以喫黍米粥、喫規定的湯，這不能歸咎於沙勃爾。這是丹尼洛夫的命令。他會對沙勃爾說：

「聽哪，你得忘卻你有肉、牛油、可以及這一類的美味食物。」

「永遠的？」沙勃爾問。「是不是某些時候我們可以記起來呢？」

「什麼時候該記起，我會跟你說的。」丹尼洛夫答應他說。

上車來的第四天，醫師貝洛夫有些惶恐不安地對丹尼洛夫說：

「伙食方面有些問題，你知道的。人們都在埋怨。我們得推動一下我們的軍需官哩。」

「軍需官走的路線是正確的，」丹尼洛夫回答說。「我們不能預料，最近將來情況會如何變化，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取得給養，也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有多少。而且以後我們還得供給傷兵。」

撫摩着他的光滑的高靴筒，他下結論地說：



「我認爲沙勃爾完全是正確的。」

「是的，是的，」醫師立刻順從了，想到丹尼洛夫或許以爲他是自私者與美食者而惶惑不安。「是的，當然，我們不知道將來能從什麼地方取得什麼樣的給養哩。沙勃爾是對的……」

大家都埋怨沙勃爾，從每天早晨向沙勃爾領取定量黍米的助理軍需官起，直到卡拉伏佐夫爲止。後者沒有在私人談話中談起這個問題，卻托柯司托里金捎了一個信給沙勃爾，說他如果不停止他那可詛咒的胡鬧的話，他要扯碎他的臉。

這時候沙勃爾想去見醫師貝洛夫，把全部實情表白清楚。他深知卡拉伏佐夫不是好對付的傢伙。沙勃爾開始追蹤着醫師——在他的翼下他覺得比較安全。貝洛夫一天就好幾次地看見他——沙勃爾老是忙着計算，頗使他覺得有趣。滾着眼睛，沙勃爾氣也透不過來地計算着：

「六十七乘一百二十，等於八〇四〇格蘭姆，約爲八公斤。」

他不善於使用算盤，因而加減乘除全用腦子。

沙勃爾不能下決心向醫師申訴。他又確不定政委對這樣的攻擊會取什麼態度。政委有一雙冰冷的眼睛與薄的硬的嘴唇。當然他不會打人的臉，但這樣的人誰願意被人說壞話呢？

沙勃爾以爲丹尼洛夫是「陰謀家」。

他想出了一個辦法。選擇了一個時機，正當司令在辦公車進餐的時候，他拿了一罐肉，切了

一片牛油，倒出一些方糖。「究竟我在作什麼喲！」他低聲地說。他數着糖塊——四十二。「他會喫得太胖了，」沙勃爾想，立刻挑了十二塊最大的放回去。然後把這些都裝在袋裏，到卡拉伏佐夫那裏去了。

卡拉伏佐夫在車裏睡覺，睡在上鋪。一張報紙蓋在他的臉上——只能看見翹出來的鬍子……蘇霍葉多夫睡在下鋪。此外沒有別人。沙勃爾輕輕地推着卡拉伏佐夫。

「卡拉伏佐夫同志，」當卡拉伏佐夫移開臉上的報紙，睡眼朦朧地朝下瞧着他的時候，他悄悄地說。

「你對我生氣是不對的，這絕對不是我的錯。」

「你想想你在幹什麼呀？」卡拉伏佐夫坐起來，瞧着沙勃爾放在他膝頭的那些東西，問道。「天，你看我是什麼，是嬰孩，喫糖的嬰孩？」

沙勃爾的努力勸解使他平靜下來了，他原諒了他。

沙勃爾心裏輕鬆了一些，甚至覺得有幾分驕傲。他也開始跟女人們開玩笑，這是他以前沒有幹過的。

這時期戰爭激烈地展開了；敵人深入心臟地帶，他的機械兵團沿俄羅斯的道路奔馳，他的轟

炸機翱翔於俄羅斯城市的上空。

「你注意到沒有？」醫師貝洛夫問丹尼洛夫。「我們的人成天笑着，鬧着，好像什麼事也沒有似的。」

丹尼洛夫點點頭。

「哦，這是好的。」

思索了一會兒，他重複地說：

「他們能玩笑是好的。不過他們對於苦難的深重沒有明確觀念是不好的。史大林解說過這句話，但他們還是不能充分地把握這句話。在這列車裏，我們彷彿被鎖在牢獄裏一樣，但我們沒有失掉公民權啊。」

醫師回憶起宋尼契卡與她的眼淚了。

「你以為——苦難是那末深重嗎？」

丹尼洛夫陰森地笑了。

「還用說嗎？這是很明顯的。」他咬着嘴唇慢慢地說——使他痛心的話。「戰爭的結束遙遙無期。甚至看不見。現在還只是開始哩……」

「我們的人民，你知道的，」醫師說，「他們會不惜任何犧牲。」

「你說的犧牲是什麼意思呢？」丹尼洛夫問。「爲某人而犧牲，是嗎？你當然不爲自己而犧牲。你所說的犧牲，那是人的天性的反動，你的，我的，以及這兒的女孩子們的天性的反動。爲了我們的人民，英雄的行爲不是犧牲，而只是日常的事情。爲了我們能繼續作蘇聯的公民，我們中間的一部分人今天必須去死。假如敵人殺了我、你、彼得洛夫、伊凡諾夫，這是犧牲嗎？可是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爲了誰而犧牲呢——爲我、你、彼得洛夫、伊凡諾夫嗎？請原諒我，也許我的意思沒有能表明得很清楚……」

「不，我很懂得你的意思，」醫師說，「而且我也有些同意你的意見。但是我不贊成你的英雄主義。我相信沒有英雄主義，只有某種人性的反應。英雄主義——你知道的——那是人類的光華，人類精神的昇華，不是任何人都可能的，那需要特殊的品質。」

「品質是能發展的，」丹尼洛夫說。「在這次戰爭中，他們能發展到使全世界震驚的地步。上帝並沒有給人以好的品質，那是教育與環境……條件造成的。」他說，他的眼睛怒沖沖地掃視着，把房間抽逼得像一個匣子。

醫生搖搖頭。他不贊同丹尼洛夫，他覺得這就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假如丹尼洛夫是對的，那末任什麼人都能成爲蘇聯英雄了。

「在我們的國家裏，」丹尼洛夫說，「是任何人都能成爲英雄的。」

「我們有二萬萬人口，假如我沒有錯的話，」醫師說。「怎麼樣，二萬萬個英雄嗎？」

「完全可能，」

「二萬萬減一個，」醫師諷語地說。「你無論如何不能把我這樣的老飯桶造成英雄的。」

「二萬萬減一個，」丹尼洛夫說。「二萬萬減卻一個薩帕魯高夫。」

他們兩個都笑了。這次嚴正的談話在戲謔中結束了。

自從宋尼契卡到列車裏來過之後，一種思念追逐着醫師。

雖然他得集中精力於他的工作有關的事務上，他得考慮前線的局勢，他得想到蘇帕魯高夫，沙勃爾，他能喫，能睡，能寫日記，能談話，說笑話或生氣——終歸一樣，這種思念更緊地抓住他，而且抓得越來越緊，好像在說——想到我呀！不要忘記呀！

這是對他的兒子的思念。

夜闌人靜的時候，他就脫去使他悶熱的軍服，穿上條子的夏季褲子，和衣躺在牀上。間或有空襲，他不能穿着短褲跑出去，周圍都是女人哩！

他伸展在有絨墊的闊的長椅上，閉着眼睛。立刻他的兒子坐到他身邊來了，他們對談着。（從前可不是這樣的；是他兒子躺在牀上，翻筋斗，玩着，醫師坐在他身邊，想使他睡着。）

「衣哥里克，」醫師說。「這是怎麼的，親愛的孩子，我們怎麼會搞得彼此不和的呢？」

從前有過一個孩子，一個可愛的孩子。

當他兩歲的時候，他從修理人遺忘的梯子上屋頂去。在院子裏玩耍的孩子們喊宋尼契卡，她打窗口往外看，看見衣哥兒坐在屋頂的邊緣，搖盪着他的小腿。宋尼契卡嚇得透不過氣來，她暈厥了……一個鄰舍爬上去，可是他跳起來望煙囪那邊跑，後來他被捉住了，他卻號叫着，踢着——他不願意下來。

鄰舍說應該將他好好地打一頓，教訓他以後不要再爬到這種地方去。可是宋尼契卡只是吻着她的孩子，醫師回來了，也是一樣的吻着孩子。只要想想吧——一個兩歲的搖擺不定的孩子……

一年後。醫師沿卡鮑夫卡在散步——那時候他們住在那兒，住在作家街。他牽着衣哥兒的一隻手，蕾蕾牽着另一隻。她當時是七歲，不，是八歲。突然一條狗從橫街裏衝出來叫吠着。蕾蕾放了衣哥兒的手躲到父親背後去了，但衣哥兒卻衝出去，對着狗回吠着——汪——汪——受驚了的狗掉轉尾巴逃回去了……

那時候他還不會穿褲子，只着一件綠色短衫，戴一塊圍涎。他的頭髮捲曲得跟女孩子的一樣。……

是個勇敢的孩子，美麗的孩子。

丹尼洛夫說勇敢是訓練成的。或許，或許。但是這兩歲的衣哥兒的勇敢是誰教會的呢？不，這有些不同。或許勇敢有兩種——一種是後天的，一種是先天的。

總之，這倒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的兒子衣哥兒生來就有勇氣。而且不單只有勇氣。高尚，善良……總而言之，有些不同凡響……

「明兒是洗滌日了，」人們在家裏說。「明兒是洗滌日了，我們得買一些肥皂來。」

第二天那女人去洗滌了，因此衣哥兒認定她的名字叫「洗滌日」，以後他就以此稱呼她——「洗滌日嬌嬌」。他就在她身邊跳跳蹦蹦，凝視着盤子——全是皂沫與泡泡哩！

有一個洗滌日，她帶了她的小女兒來，比衣哥兒大三歲。這小女孩教他玩兒圓圈與十字，衣哥兒敬愛她，不時地擁抱她、吻她。宋尼契卡看得妒忌了，她問：

「麗達和我，你更愛誰呢？」

「當然是麗達，」他回答說。

可是後來玩具一件件地不見了。宋尼契卡什麼也不說，她不願意叫兒子難過。可是最後，她不得不說了。

「衣哥里克，麗達不是好女孩子，」她說。「你那末愛她，她倒把你的頂好的玩具全偷走了。」他不說一句話，走進餐室裏，盤着腿在大墊椅上坐了好半天。他的眼睛，據宋尼契卡後來

說，充滿了驚奇與憂傷。

後來他滑下墊椅，跑去跟宋尼契卡說：

「請別說東西是她偷的。就說是我送給她的好嗎？讓她仍舊到我們這兒來。」

第二次麗達來了，等沒有人在旁邊的時候，宋尼契卡聽到衣哥兒對她說：

「假如你喜歡的話，我的玩具你都拿去好了。你要什麼就拿什麼。我不要它。」

什麼樣的孩子呀，什麼樣的孩子……

六歲的時候，她沒有告訴母親就從她的錢袋裏拿走了一些錢。他有一頭白金色的鬃髮。宋尼契卡以此爲榮，不讓他剪掉。但他懇求母親剪掉它，因爲在院子裏，別的孩子常常拖住它，叫他小猩猩，宋尼契卡卻懷着慈母的虛誇與自私，回答說：

「別去理睬他們，他們盡胡說八道。再留一年，只留一年！」

突然有一天他不在院子裏，回來的時候，他的頭髮已經剪掉了，頭上有香水的氣味。

「你在哪兒剪的？」宋尼契卡睜圓着眼睛盯着他的臉問，他的臉似乎突然間變得更平庸更粗鄙了。

她幾乎要哭出來。

「在理髮店裏，」他回答說。「我給他三個盧布，他把我滿頭噴了香水。」



「可是你那三個盧布是哪兒來的？」

「你的錢袋裏拿來的。」

「爲什麼你自己拿錢？」她恐怖地問。「這是偷呀，你應該問我要，我會給你的呀。」

他搖搖他的頭。

「不，你不會給我。你不會拿錢給我的。」

她不再責罵他了，只是撫摩着他那柔潤的孩子氣的頭顱，懷着母親的無限的無理由的愛，吻他，再吻他。

在學校裏，年青的教師也寵愛他。他常常說大話。

「別的孩子全都坐着作習題，我卻在教室裏跑來跑去，看他們怎麼作。」

「你什麼習題也不作嗎？」

「第一個作好的是我。」

「可是先生爲什麼讓你在教室裏跑來跑去呢？」

「因爲她喜歡我，」他回答說。

他的兒子怎麼會失掉他的歡心的呢？

有一個時期，那種無意識的放任，那種在家裏圍繞着衣哥兒的溺愛的氛圍，把醫師激惱了。宋尼契卡工畢回家，爲了給衣哥兒畫圖畫一直要坐到早晨三點鐘；因爲這孩子自己懶得作，而第二天又是必須交卷的。多可恥呀。

這孩子的上學是全憑他自己的高興的。誰有見過這種事情？而且他還常常不高興去。往往半夜三更纔從溜冰場或影戲院回家來，很自然地，第二天早晨他不願意起牀了……而他的母親——荒謬之至！——會寫信通知學校說他頭痛。

她準備把衣哥兒搞成什麼樣人——王子還是流氓呢？

醫師替雷雷抱不平。這女孩子在學校裏很用功，她是個快樂的，惹人愛憐的——有趣的孩子，可是她得不到濫用在衣哥兒身上的愛的一半。

雷雷會到門口迎接她父親，喊「爸爸回來啦！」喊得滿屋子都聽到，跳跳蹦蹦地來吻他。可是衣哥兒直到喫飯的時候還不回來。後來他回來了，頭髮蓬亂，攤腳攤手地坐在坐位上，粗暴地回答家人的訓斥。

宋尼契卡對於一切的忠告都充耳不聞。

他不能和宋尼契卡爭論。宋尼契卡就是宋尼契卡。她是有些神聖不可侵犯的。可是衣哥兒的一切都使他惱怒。瞧他坐的樣子呀！瞧他回答母親的態度呀！他多麼無情，多麼冷酷，幾乎是目

空一切……

有一次醫師實在忍不住了，雖然衣哥兒就在面前。

他們中餐喫燉牛肉，蕾蕾喜歡吮骨髓，衣哥兒也一樣喜歡。爲了某種原因，每次得到牛骨的總是衣哥兒。這次也是這樣。

「是什麼道理，」醫師冷靜地說，「爲甚今天蕾蕾不應該有牛骨呢——這只是一次例外嗎？」

索尼契卡裝做沒聽見。蕾蕾——這親愛的孩子！——快快活活地說：

「爸，別難過，這有什麼！讓衣哥里克喫，我已經長大了！」

衣哥兒擡起他的眼睛，深沈地而且是譏諷地（對了，是譏諷地！）直視着父親的臉……然後他泰然自若地從牛骨裏挖出骨髓。醫師坐在那裏紅着臉，發火了……

從那一天起，衣哥兒開始迴避他。是的，他開始迴避他父親了——顯然他已從這件事上得了結論。可是畢竟這孩子還只十五歲呢……醫師並不追究。噢，親愛的，噢，親愛的。多麼愚蠢，卑微，笨拙。多可怕的誤解，完全相反的……

他動身的那天——醫師現在回憶着——衣哥兒開頭躲在後院，後來突然走出來站在父親旁邊。當大家說着再會的時候，衣哥兒對他一鞠躬，眼睜睜地直視着他的臉，用一種堅定的、無表情的聲音說：「再會，爸爸。」他的眼睛裏有些新的東西，是些銳利的、刺人的東西……這是告

別？是原宥？是和解？是什麼呢？……那時候他應該擁抱衣哥兒，對他說：「衣哥里克，我的孩子，一切存在於我們之間的——永遠地抹去了，潔淨的一頁展開了，在我們面前，我們，你與我，一道來寫滿它吧……」

「衣哥里克，曾經存在於我們之間的一切都是假的，現在纔是真的真實，我們，你與我，一道來面對這個真實……」

#### 第四章 尤麗亞·第米托里葉芙娜

「護士司密諾娃把針孔都忘掉塞起來呢，」尤麗亞煞有介事地噉起她的薄嘴唇，對看護長費娜說。

費娜正聚精會神於自己的思想與事務上——她站在門背後的鏡子前面，用紗布在頭上裹着頭巾，她對尤麗亞遞給她看的作為證據的注射器漠然地瞟了一眼。

「爲什麼你把注射器給她啊？」

「她給電機師打了一針。他的痔瘡痛得利害，蘇帕魯高夫醫師命令她給他注射雅片素的。」費娜皺皺眉頭，這個殺風景的病症使她感到厭惡。剛兩天前她還認爲尼茲維斯基是非常英俊的青年。原來是生痔瘡的。在費娜眼裏，尼茲維斯基已經不存在了。

「這列車——好像是老弱病夫的集會，」她說。

可是尤麗亞沒有離開自己的話題。

「假如一個護士連塞針孔都會忘掉的話，我敢向你保證，她不是一個好護士。」

費娜包好頭巾，整理了一番，然後，回頭來看尤麗亞，她又恐怖地想起這位裹傷護士是多醜呀！她真是可怕的、可憐的東西！

「你爲了這些小事情叫自己太煩惱了，」費娜婉轉動人地說。「你得養養精神，艱苦的時期還在後頭呢。」

尤麗亞豎起雙眉。實際上，沒有眉，只有兩條紅色的半月形的肥肉，一些牙刷似的硬毛沿着它生長着。

「這樣的事情不能算小吶。你不知道，針孔不塞就會生鏽的嗎？」

「我知道的！」費娜流露着女人的同情回答說。「可是你無須爲了這些而使自己這樣煩惱。親愛的，實在，這不值得。」

牙刷豎得更高了。

「我不煩惱還有誰來煩惱呢？這是我的責任。」

「她發瘋哩，」費娜想。同情之感冷卻了，她覺得有些厭煩。

「我是很寬大的，費娜·凡西列芙娜，在你，你應該將護士司密諾娃訓斥一頓。這種事情如果繼續下去，我們藥間裏的任何事情都不能信任她了。」

「好，我告訴她好了，」費娜說，她早已不耐煩，走出去了。

「帶着頭巾去賣弄去了，」尤麗亞正確地猜想着。

房裏只剩下尤麗亞一個人。她懷着愉快之情環視這小小的輝煌的王國。一切都在這兒，都在適當的位置上。這邊——骨科手術器械，那邊——開切氣管的器械。櫃子裏——消毒過的出診衣。箱子裏——消毒藥棉。太擠了一些——三個人在裏面就轉不過身來。但是一切都近在手頭。尤麗亞·第米托里葉芙娜的靈魂裏充滿了滿足之感。

有什麼憂慮呢！按常規，火車裏不能施行手術，藥間裏只可以敷藥裹傷。可是，這兒一切器械都很齊全，一無缺漏，必要的話，可以施行任何手術，甚至於穿髓術。是的，這是個很好的工作房。在這兒工作是愉快的。政治委員是好人，醫師們也很有趣，特別是蘇帕魯高夫。

尤麗亞愛上了蘇帕魯高夫。

她是時常跟人戀愛的。每到一個新地方，她總是把周圍的人們細察一番，然後在心裏決定。「唔，我要愛這一個人。」而且她立刻開始進行。

在市立醫院裏，她會戀愛司枯特萊夫斯基教授，她跟他一道工作過十五年。她眼見他逐漸變

老、獲得兩個獎章、開始與完成了一次割取癌形瘤的工作、害馬爾泰熱後來又復元——這全部時間內她都在愛着他。

曾經有三四次，她不忠實於教授，當她被年青的助手所引誘的時候。但舊情終於勝利，她回到他這邊來了，對於自己的反覆無常痛悔不置。

而他卻根本沒有疑心到這一切。助手們也不知道。誰也不把尤麗亞看作女人，假如司枯特萊夫斯基教授知道她在愛他，那真是一個晴空霹靂呢。誰也不會跟她親密地交談過。

有一次教授說：

「你不結婚這是好的。」（誰也沒有跟他這樣說過——這是完全明顯的。）

她的心跳躍着。（雖然她知道他已結婚——他最近慶祝過他的銀婚，而且已經有了孫兒。）

「爲什麼呢？」她問。

「我不能跟結過婚的護士一道工作，」他說。「裏傷護士應該完全獻身於工作纔好。」

那晚上，她沿着冷落黑暗的林蔭路走回家去，她對自己復述着這次簡短的談話。她告訴自己，她應爲受難的人類犧牲個人生活。不，這不對，爲了他，爲了司枯特萊夫斯基教授，她要拋棄了結婚與母權。這樣作，這是更甜蜜也更悲哀的。爲了他，爲了愛他……

在芬蘭前線她愛上了連隊軍醫。但是那是一次短促的戰事，那一次的愛也如夢似的過去了。

在救護車上，尤麗亞曾在丹尼洛夫、司令與蘇帕魯高夫三人之間猶豫過一陣子。

首先她傾向於丹尼洛夫。

「不夠多情，」尤麗亞決定。

司令跟難忘的司枯特萊夫斯基教授有許多相似之處——灰白的頭髮，眼下有袋，一種愉悅的聲音。

「不，」尤麗亞想。「在戰時跟司令之間應該只有公事上的關係。」

剩下的只有蘇帕魯高夫了。

她的愛情不妨礙任何事情。她不疲倦地工作着，睡得打鼾，飯喫四碗。

假如有人以她放棄工作為條件，給她介紹一個青年英俊而多情的丈夫的話，她會豎起眉毛回

答：

「不行。」

她的工作就是她的生命，她的心，她的手。她的工作填補了造物在她的生活中拒絕給與的那一部分。沒有工作就等於失掉心與手，就等於停止生活。

她很了解愛情不是她所享有的。假如有人知道了她的感情的話，她就會成為可憐的嘲笑的目标。她是驕傲的，決不洩漏自己的感情。所有那些可愛的女性的幻想是深深地、嚴密地埋藏在她的



那健康的心的最深的角落裏。

尤麗亞的父母是普通的、平凡的人物，有很普通、很平凡的相貌。真是神祕得很，不知怎的他的兩個兒子長得像年青的阿波羅<sup>①</sup>一般，而他惟一的女兒，期待得那末久的女兒尤麗亞——卻無比的醜陋。開初，那母親敏感地覺到了這點，她就每晚祈禱上蒼，希望她的兒子們的美貌能轉移一些給她的得天獨厚的女兒。後來，也就習慣了。往後，許多年後，她慢慢地覺得尤麗亞長得並不太壞。父親翻着家族相片簿，研究着遠近親屬的臉相，希望發現尤麗亞的不幸的相貌究竟是從誰那兒繼承來的。結果他找到了他所要我的。這嫌疑犯是曾祖父，一個希臘人，尼士尼——諾伏哥羅德的麵包師父。

「我記得他，」尤麗亞的父親說。「他們老是把他在椅子上推，他也老是表現着自己的好耐性。人家拿盤子放在他的膝蓋上，他就把紙牌攤在那上面。他活到一百零四歲，是個極漂亮的老人。」

「漂亮？」她重複着說。「尤麗亞像他嗎？」

「憑你信不信，她像他。」

① Apollo，希臘神話中之太陽神，亦為一美男子。

母親深思地搖搖頭。

希臘血統在這家庭的煩惱上添了某種外來性與神祕性。是的，尤麗亞不美麗，但有什麼辦法呢——希臘血統呀！

不幸得很，你不能到每個人的耳邊向他低聲解釋。人們對可憐的尤麗亞不很仁慈。只要他們裏面有一個對她有一點點兒注意，那怕一次也好呀！他們的要求太高了。他們不認識這個姑娘是多可貴的珍寶哩。

當然，這件事從來沒有談論過。家庭裏也沒考慮這個。父親是助理醫師，很喜歡叱罵年青的醫生們。據他自己看來，他，助理醫師，是病人惟一信任的人物。

兒子們也學醫——一個是藥劑師，一個是獸醫。兩個都和年青的希臘神一樣漂亮。他們很成功地跟娘兒們一道畢業於大學，但一年一年的過去，他們就變得更靜定了，娶了美麗而嫉妒的妻子，生了孩子，而且悔恨着青春的虛度，羨慕起他的父親來了。

尤麗亞任裏傷護士已經有二十二年。

她觀察她的家庭。她那兩位輕率浮躁的、有許多孩子的哥哥，在她看來還像小孩子。他們有許多弱點；他們常犯錯誤；即使到他們的頭髮花白的時候，他們對許多事物也不會有正確的、堅定的觀點。

尤麗亞沒有弱點，（因為誰也不能揭發那些埋在她內心深處的東西呀！）她一生沒有犯過錯誤，而且對一切事物都有確定的見解。

全家人認識這一切，都看重她。

不論在病院或手術室裏，權威人物不是司枯特萊夫斯教授而是尤麗亞·第米托里葉芙娜。所有的同僚都知道這點，她的眉頭一蹙，比教授的大發雷霆更爲可怕。有一次她患了感冒，在她復元之前，教授拒絕了一次複雜的手術，因此更確證了同事們的意見：尤麗亞沒有教授可以自行其事，教授沒有尤麗亞可就無能爲力了。

藥間的門突然推開，蘇帕魯高夫進來。

「他們把我們帶到炸彈最密的地方來了，」他說。

「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尤麗亞很冷靜地說。

「瞧瞧這座森林吧，」他說。「或許我們不能再看見它了。」

他眼眶裏充滿眼淚。尤麗亞歎了一口氣。她不怕炸彈，她曾在芬蘭戰鬥時身臨前線。可是他站在她身邊，跟她談話，這是愉快的。她的歎息是愛的一種。

「看哪！看哪！」蘇帕魯高夫喊道。

森林裏一聲爆炸，在它的黑翼中看得見一條路，隱沒於塵霧中。路上擁擠着無窮盡的隊伍的

行列，緩緩移動的槍，密密的一行蓋着帆布的卡車。一個騎兵沿路旁的小溝疾馳，趕上了卡車。這一切在閃光中一現，然後又隱沒在森林後面了。

「撤退，」蘇帕魯高夫扯着手說。「我們正到他們所丟下的地方去呢。」

「我看不是撤退，」尤麗亞反對。「你憑什麼說是撤退？這也許是平常的部隊的調整。這些事情我們不懂。」

「我們知道人家在痛打我們呀，」蘇帕魯高夫提高嗓子說。「所有的戰報上都這樣說，而你卻想叫人相信，彷彿花園裏的一切都很可愛的。假如有人問你為什麼這樣看法，你自己也會莫名其妙……」

為什麼他提高了嗓子？他一向沒有對任何人提高過嗓子——他不敢。為什麼他覺得她好提高嗓子呢？

「我一點也不以為一切都是可愛的，」她冷靜地回答。「我說這也許是部隊的調整，而不是撤退。你不能證明這是撤退呀。」

她的嘴固執地緊閉着。她不願讓步，即使她愛他。

尤麗亞站在藥間裏向窗外眺望。窗外就是敵人正在爭奪的土地——畢司柯夫。她知道畢司柯夫。她有親戚住在此地，她作小女孩的時候會與他們一道住過。那時候還沒有電車，她得坐小馬

車離開車站，現在也許有了吧。菩提樹開花了，到處瀰漫着蜜似的芳香。那是黃昏時節，有一片暗與溫暖的天空，教堂的鐘聲緩慢地、莊嚴地震盪着……她姑母時常說：「我們是畢司柯夫人吶，」彷彿全俄羅斯沒有誰可以跟畢司柯夫人相比似的。現在像什麼呢，畢司柯夫？像沒有頂的小屋子嗎？像冒煙的村子嗎？它站在那兒，給炸彈撕裂了；部隊撤退了，它站着，冒着煙，留着戰壕的創痕……

可是尤麗亞沒有看見畢司柯夫。

列車在縱橫錯落的鐵路交點上停了許久；兩邊有長長的運貨列車，隆隆軌軌的聲音震耳欲聾，窗被煤煙燻得墨黑。有時候黑雲消散了，天空可以看得見了，着火的建築的玻璃窗閃射着暴烈的紅光。火車停了。尤麗亞喊護士：

「克拉瓦！到辦公室看看司令與委員在哪兒。」

無事可做的站着使她煩惱，顯然的，這時候圍繞在她周圍的人們一定有需要救護的。

「沒有什麼命令嗎？」

「等一等，尤麗亞·第米托里葉芙娜。我跳下車跑去好嗎？」

「你不知道規則嗎——誰也不準離開列車呀？穿過車廂跑。」

克拉瓦去了。一列停在藥間窗前的列車開動了。它的有棚的車廂一節節地閃過去——離開城

市——這是一列。另一列停在旁邊鐵道上的列車也開動了……；這時候可以看見火舌在車的那邊伸上來——一陣又是一陣地暴烈地衝向那不祥的天空……；救護列車也開始移動了——靠近車站；它進入了蒼黃的火光中，孤獨地，無畏地帶着它頂上的紅十字，毫無掩護地停在那兒。火時而東時而西的，熾烈地燃燒着。

克拉瓦回來了。

「怎麼，他們在那邊幹什麼？」

「尤麗亞，司令叫你不要走開。政委已經到疏散站去請示了。」

「他以為我會跑到哪兒去呢？」尤麗亞傲慢地問。

列車又開動了。現在它靠上了站。周圍的一切在燃燒，但誰也沒有想去撲滅。人們到處奔跑着。月臺的邊緣站着四個人——三個帶小箱子的公民和丹尼洛夫。

「三個外科醫生吶！」這一次是克拉瓦自己要跑到辦公車裏去探望的，回來的時候，她報告說。「傷兵清理站派了三個外科醫生到我們這兒來，他們要在這兒作手術哩。」

外科醫生！尤麗亞的心因看到實際工作的到來而燃燒起來了。治療術——那是什麼呢？……；據尤麗亞的觀點，這跟看手相一般，沒有什麼醫學意義。現在這三位帶小箱子的公民的到來就表現着實際的醫學的到來。在列車中施行手術，敷藥裹傷。

她迅速地布置了一切。三個醫生——三張檯子。一張在藥間裏，兩張在洗滌室。器械——足夠。診斷衣、手套——足夠。誰作助手呢？首先當然是她尤麗亞。其次——蘇帕魯高夫。不，他神經脆弱。助理軍醫奧爾嘉·米海洛芙娜——第二，費娜·凡西列芙娜——第三。

「克拉瓦！拉開洗滌室的黑窗簾。開燈。燈罩揩乾淨。用高錳酸鉀水洗清桌子。」

卡拉！藥間的一扇窗給炸彈炸裂了。碎玻璃撒遍了車廂。

克拉瓦劃着十字。她一生從來沒有劃過十字，現在她完全不由自主地劃了。

尤麗亞輕蔑地瞧着她。

「克拉瓦！檯子讓我自己來揩。你把碎玻璃打掃了吧。」

實際的工作開始了。

半個鐘頭後藥間裏已經沒有一塊完整的玻璃了。

護士們掃除碎玻璃。她們全害怕了，有兩個女孩子哭了起來。使大家最心痛的是，德軍竟糟蹋了這樣可愛的列車。

「爲了保持它的清潔我化了多大的勁呀！」克拉瓦把碎玻璃掃進洋鐵畚箕裏，說。  
嬌憨的伊雅不能支持了。她違反了規則跑出車廂去。着火的車站對面有一個炸彈炸成的洞，

對於她似乎是最安全的避難所。大家忘掉了她，第二天她纔回來，滿臉塵灰，頭髮和烤焦了的睫毛上沾着泥土。

丹尼洛夫組織了一個急救隊——護士、護生、勤務員與士兵。尼茲維斯基出現了。

「我跟你們一道去，」他說。

「電燈怎麼辦呢？」丹尼洛夫問。

「卡拉伏佐夫可以順便照管。他懂得。現在天黑得很晚。」

「不，今天我們不能光靠日光。我們要作手術。」

「卡拉伏佐夫……」

「這跟卡拉伏佐夫無關。卡拉伏佐夫是工程師，而你是電機師，你得留在這兒。」

「喂，我可不在這兒，不論你怎樣說，」費娜說。「我要上前線，到戰地去，炸彈也好，

砲彈也好，都碰不到我的。」丹尼洛夫對於她的誇口不由自主地笑起來了。

「我不能帶你去，費娜·凡西列芙娜，司令指派你到手術部門去。」

「該死！」費娜說。「我的運道真壞！你帶我的小包去吧，」她對站在月臺上，兩手又在

背後，孩子氣的臉仰向後面的林娜說。「你拿去吧，你是可愛的小姐兒，準備一切呀。」

「現在，醫師，」丹尼洛夫對蘇帕魯高夫說。「全歐洲都在看着我們呢！」



蘇帕魯高夫抓住階梯的把手，似乎不能離開似的……他轉過死灰的臉朝着丹尼洛夫。正當他要說什麼的時候——一顆炸彈在鐵路附近爆裂了，一陣濃密的煤灰落在他們兩個身上。

蘇帕魯高夫好像省事了似的。

「一定的！」他說，走下階梯。

丹尼洛夫牽了他的手，蘇帕魯高夫隨他一道跑去，皮靴發出噐噐聲。天熱得灼人，他的眼給煙刺痛了……一個兵從站外的街道走過來，拖着一枝步槍。他留下一行血跡，拖曳着的步槍給它敷上一層灰塵。

「到救護車還很遠嗎？」他問。「他們要我到救護車上去。」

「那邊，小屋的那一邊，打這兒可以看得見，」丹尼洛夫回答說。「你自己能走嗎？要不要一架擔架？」

「我自己會去的，」兵回答說。「你們的擔架都要用的。」

轉角上躺着一個神智清楚的約模十四歲的孩子；他不呻吟，只用一雙陰沈的、火熱的眼睛瞧着走近來的勤務員們。

「擔架！」丹尼洛夫說。林娜俯下身去抱起那個孩子，彷彿他是一個嬰孩似的。他突然癱軟地顫慄着，他的頭往後仰，失去了知覺。

放在擔架上去呀，站着看什麼？」

「假如你不知道怎樣搞，你就別自告奮勇吧，」蘇霍斐多夫憤憤地說。「不是玩兒洋娃娃呀。附近傳來一陣扯裂心肺的號叫和一聲爆裂聲。黑雲掩沒了急救隊。

過後，黑雲消散了。

「人都沒事嗎？」丹尼洛夫在一刻沈默之後，問。

是的，每個人都沒事兒，只是臉孔變黑，耳朵震聾了。

墨黑的蘇帕魯高夫粗野地笑着。

「把這個孩子送給尤麗亞，」丹尼洛夫對蘇霍斐多夫與麥台維葉夫說。「我們繼續前進。你們可以隨後追上來，假如追不上，可以隨地救護一些人送上車去。」

「剛纔是什麼？」他們沿街走去的時候，蘇帕魯高夫問。「是砲彈還是地雷？」

「是地雷。怎麼？」

蘇帕魯高夫咳嗽着，吐出一口黑痰。他的軍服的肩頭被扯破了。

「噯，這是什麼？」丹尼洛夫說。「彈片打着你了嗎？」

「什麼？哪兒？啊，這兒嗎？沒有關係。只是微傷。小事情，微不足道。」

他像喝醉了一樣，搖搖幌幌着。因為覺到自己的盲目的勇敢而搖搖幌幌。

醫師貝洛夫在列車中漫步。

熱風從空車的窗口吹進來。起伏涵湧的煙光照亮了整列車廂。只有今天這些車廂看來是那麼舒適……

每個車廂有一名士兵與一個護士，是驚慌的、沒有經驗的。

普通車廂全空着。除了值班的，都跟着丹尼洛夫去了。

「我忘了什麼了，」醫師沿着車廂踱着想。「我忘了什麼了……」

但究竟忘了什麼，他說不上來。

一切似乎都準備好了，一切都是預先想到了的。醫生們管理藥間，這是他們的職務。救護隊去搶救受傷者了。丹尼洛夫是可靠的……對了，還有糧食。應該為他們準備晚餐。還得準備明兒的早餐。

「司密諾娃，派人去喊軍需官。」

沙勃爾來了。醫師不禁好奇心曠了他一眼——他是否還在加減剩餘？不，沙勃爾不在計算；他顫抖着，似乎有些畏懼，像洩了氣的氣球。

「哦，」醫師說，「我們得準備一些晚餐吶。讓我們估計一下看，」——他想了一下。「哦，得一百二十客。要好一些的。」

「晚飯已經開過了，」沙勃爾吶吶地說。

「要好一些的，你知道，」醫生重複說，根本沒有理睬他的反對。「得把傷者也計算在內，他們今天起陸續要來了。不要你那種毫無滋味的黍米粥，要果醬，還有咖啡、餅乾、牛油——知道了嗎？」

「牛油嗎？」沙勃爾重複說，奇怪他是否是在夢裏。

「是的。每人五十格蘭姆。」

「五十，」沙勃爾低聲說，眼睛轉向天花板。「五十乘一百二十等於六千——六公斤……」  
「我還忘了什麼呢，」跟沙勃爾談好了之後，他思索着。「我忘了一些什麼，忘了一些……」

突然他想起來了。

爲什麼他不想法找尋衣哥兒？他的確可以想些辦法的。可以打電話。可以寫申請書。向某些地方查詢，向某些人打聽……荒謬、發瘋——打電話到什麼地方、向什麼地方查詢、向什麼人打聽……不，不，無疑的，還是有些辦法的。只是他不知如何着手。宋尼契卡就會有辦法。他無能，他對於這些事情一向無能。宋尼契卡就會想出辦法，因爲她愛衣哥兒。真實的愛是機智的，它無所不能。他對衣哥兒愛得不够，他對他愛得太少了，他是個無用、疏忽、無能的父親。他更愛蕾蕾。她哪一點比較好呢？她腦子裏除了髮髻、小歌劇與賣弄風情之外沒有別的。就擅於對人

親親熱熱……對他作甜蜜的眼花，他就給她錢去上戲院，但是衣哥兒問他要錢，他會不給，或者至多給他可憐見的三十盧布……我的孩子，原諒我吧。什麼都拿去吧，把我的衰朽的老命都拿去吧，只要你活着！只要你回家來！只要你不這樣突然地走了，我的孩子。

尤麗亞離開家參加部隊的時候，她的兩個兄弟與他們的妻兒親戚都來爲她餞行。家裏忙着烤餅，攪冰淇淋，真好像作生日一樣。尤麗亞自己搬檯子，鋪起雪白的檯布來。那是十二天以前的事情了。現在她又搬檯子，鋪檯布了。

第一個受傷的來了——是士兵。他把步槍往角上一擱，用認真的態度瞧着她。

「我可以躺那一張檯子？」他問。

一眼就看得出他是個懂事的老軍伍。

「隨你喜歡，」尤麗亞和藹地回答說。「請先脫了衣服。傷在什麼地方？腿部？克拉瓦！割開他的靴子。」

她自己站在那兒提着一件診斷衣，準備醫生洗了手來套上去。他有一雙雪白的、微胖的醫生的手，跟司枯特萊夫斯基教授的一樣。洗滌室的窗是遮起來的，眩目的燈光照耀着在檯子上面。誰都沒有想到：列車全部顯露在光亮的火光中，把車內的燈光掩遮起來還有什麼意義！

克拉瓦割去了那個人的靴子，恐怖地把頭轉開了。

「哦，你怎麼着？有什麼不對嗎？你還不習慣吧？」士兵皺着眉頭說。「這只是皮傷哩，假如你願意知道的話——連骨頭都沒有碰到吶。」

尤麗亞束緊醫生的診斷衣，在他的胖手上倒了一些酒精，同時把手套遞給他。這溫文的、很像一位演員的老人不知所措地瞧着她那滿意的臉孔……

在兩分鐘內，他就認識她了。這是一位天生的護士，她認為這個職業是她的神聖責任。他不會向她要過任何東西，一切他所需要的東西她都會遞給他，在他自己都還沒有覺得之前，她就預先知道了他的需要了。

那傷兵毫不畏縮地接受了包紮，沒有呻吟一聲，不過偶而透一口長氣：「呼——呼——呼！」尤麗亞敬重這樣的病家。她不高興那些哭泣的人。她全神貫注在她所作的事情上，一點沒有聽到周圍的叫囂。惟一使她苦惱的是熱，車廂裏悶得難受，通風機似乎鼓不動空氣似的。她用鉗子夾了一塊藥棉揩去傷兵額上的汗珠。

「謝謝你，」士兵說。

一個脛骨折斷了的失卻知覺的孩子穩進來了。他的肌肉非常發達——也許是足球健將或腳踏車手……在醫生還沒有看出之前，她一眼就看出那條腿是需要切斷的。

「那些該詛咒的暴徒，」費娜說，注視着孩子。

孩子的下巴顫抖着，磨着牙齒……醫生問尤麗亞：

「你能上悶藥嗎？」

她能上悶藥！老實說，她同樣的也能施行切骨手術。她之所以不幹，惟一的原因是缺少正式的權力。

她把悶藥罩放在孩子臉上……當鋸子截進骨頭發出吱吱咯咯的聲音的時候，費娜走到窗邊，掉轉頭哭了。

手術正在進行中，醫師貝洛夫進來了。

「需要我嗎？」他問。

尤麗亞對他威脅地看了一眼。他膽怯地走近來，伸出脖子來看傷者……一個女人躺在洗滌室的另一張檯子上。

「孩子送克里傑車十一號去，」醫師對跟他進來的護士司密諾娃說。「這女人……」

「女人無需安排了，」在第二張檯子邊上工作的助理醫師奧爾嘉·米海洛夫娜說。她移開了女人臉上的罩子。這是一張寬大的、斯拉夫型的臉龐，有高高的頰骨，漆黑的眉毛與一張美麗的嘴。鼻子上有一條棕色的斑痕。

「太遲了，」醫生說。

突然他被摔到孩子躺着的檯子那邊，孩子滾到地板上去了，除了尤麗亞跳到門邊抓住面巾架沒有摔倒之外，大家都摔倒了。白漆的碎片從牆壁與承塵上掉下來。一扇窗框炸裂了，它的尖角擦破了尤麗亞的鬢骨。

「很近，」醫師貝洛夫說。

「很近，」尤麗亞同意他，抱起那個孩子。「我看是直接命中了我們的車子了。」

柯司托里金與麥台維葉夫從另一端跑進藥車喊着：

「第十四節車着火了！司令在哪兒？」

司令已經下了車，拚命地向着火的車廂跑過去。

火勢熾烈——乾木頭，乾油漆。還好，裏面還沒有受傷的人。大家都安全嗎？只有娜台雅——彎着腰，吐血……：外衣上有血。

「娜台雅，怎麼——你受傷了？」

「不，當然不會的，司令同志。我的嘴唇撞着架子撞破了。」

「柯司托里金活着嗎？」



「他好好兒的，他跑去找你了。」

他在這兒，提着一桶水跑着——一桶水有什麼用呢？麥台維葉夫跟在他後面。

從另一方面卡拉伏佐夫與尼茲維斯基來了，慢吞吞地踱着，好像沒有事似的。

「快來，孩子們，快來呀！」醫師喊着。

尼茲維斯基開始加快腳步了！卡拉伏佐夫手插在袂裏，仍舊以同樣的步調逍遙自在地踱着。

「幫着提水呀，孩子們，」醫師說。「叫大家都來，都來把水倒到車上去。」

「那末，水在哪兒呢？」卡拉伏佐夫刻薄地說。

「水嗎？水槽裏有，引擎裏也有……」

「那是水滴兒，不是水，」卡拉伏佐夫說，突然地對士兵們吼叫着：

「嘿！拆卸這節車廂呀！發電機就在旁邊，這些傻瓜儘張着嘴站着！來，朋友，」他抓住了

打旁邊經過的添油夫的袖子說。「幫一手，你知道這生活的。我們得把這節車拆卸開去。」

「真要我的命！」添油夫說。「成千成百節車子要過去，還拿這樣的小事情來麻煩我啊。」

「這是絕對必要的，朋友，」卡拉伏佐夫說。「這裏面有受傷的人，這邊有發電機。沒有別

的辦法，只有拆開它。」

「見你的鬼去吧！炸彈還在下，你想拆開一節車。」添油夫說。

「我要你去見鬼吶，」卡拉伏佐夫吼叫着，他的眼睛冒火，扭住了添油夫的耳朵。醫師站在那兒呆呆地瞧着這意想不到的……添油夫踢着卡拉伏佐夫的胸口，卡拉伏佐夫捶着他的後頸。添油夫咒罵着，爬到車下面去拆開了那節着火的車廂。司機不知從什麼地方出來了，衣服上沾着泥土——他可能是躺在附近的某個彈洞裏。他們把着火的車廂遠遠地推開，把引擎裏的水倒上去。

這時候，尤麗亞站在手術檯邊，將器械與藥棉遞給醫生。她爲人們準備施行手術……城市整夜在燃燒中，傷者不斷地送進來。有些用擔架，有些用卡車，還有些自己走來……將近天亮的時候，醫生們精疲力竭了。

「夠受了，夠受了」他說，沒有等解開鈕子就把診斷衣撕開了。「我已經精疲力竭，好像五天五夜了呢……」

費娜帶他到辦公車去休息。她告訴尤麗亞她會順便到自己的房間裏去過，同時換過了衣服，她的胃裏湧起血的氣味，她的內衣給汗溼透了……

「我也支持不住了，」另一個小小的、黑頭髮的、有一張檸檬色的臉的醫生說，說完就走。奧爾嘉就在洗滌室的長墊椅上躺下來。「一忽兒，只要一忽兒！」她說得跟小孩一樣，沒有說完就睡着了。剩下的只有一個年青的醫生，他的美麗的頭髮捲曲着，鼻子好像一柄舵，身材比丹尼洛夫還高些。

「好嗎？」他瞧着尤麗亞問。

「好！」她贊許地回答說，隨即跑到他的櫃子邊上去。

他們在沈默中工作。車廂因轟炸而搖擺震盪，但是他們只顧工作，沒有想到這夜有無止境，早晨是否會來，是否他們能得到休息……在工作時，那年青的醫生在齒縫間輕輕地、幾乎聽不見地打着口哨——很漂亮的；尤麗亞喜歡它。

奧爾嘉在兩個鐘頭後醒來，跳了起來去喊醒別的人。首先來的是費娜，鮮豔得像一朵玫瑰，其次是老醫生。

「你們還沒有睡覺！」她盥洗過後很歉然地對尤麗亞說。

她不回答——她在計算年青的醫生從他所檢查過的傷口上取下來的藥棉，她只揚一揚眉毛示意，費娜應該把診斷衣拿給老醫生。

整早晨傷者不斷地送來擡來。牀上睡滿了。沙勃爾預備了三百客早餐。醫師貝洛夫夫命令中飯預備五百客……護士們不再把桶子提去倒在彈孔裏，就這樣把污血傾倒在鐵路上了。

中午，丹尼洛夫走進辦公車。

「喂，怎麼樣了？夠了吧？」他問。

「我看我們夠了，」醫師回答說。「辦公車現在也擠滿了。我們把他們安置在地板上，也許

就爲這樣我們要受人責備呢。」

他們倆走遍了全車。車廂裏擁擠不堪；他們聞到防腐劑與汗的臭味，蒼蠅到處都有。這裏面有許多受輕傷的，他們是自己走來的，留在車上是等待一個離開城市的機會的。最大部分是市民。有一個肩胛骨受傷的女人帶着四個孩子——費娜把她們塞到自己的房間裏。這一切都是違反規則與章程的，但這一晚大家都有些忘了規則與章程了，只記得俄國人民的共同的苦難，以及需要用共同的努力找尋一條出路。

醫師又把所有的病牀看了一遍——他已經看過多少次呀。他老在想——也許衣哥兒也在此地……可是這兒沒有衣哥兒。

「伊凡·愛高爾契，」醫師說。「你應該躺一躺呀，我親愛的夥伴。整晚上你像托洛衣人一樣地工作着，你不能這樣支撐下去的。」

醫師自己也沒有睡過覺，他跑來跑去，安置傷者，撲滅火頭；除了卡拉伏佐夫給他的一小杯伏特加之外，什麼也沒有進過他的嘴唇。但是醫師覺得只有他是一無所事的，而且那可憐的一小杯伏特加，在他看來似乎是直接違反着人類與軍事的道德的。只要丹尼洛夫不知道關於伏特加的事情，就……

「我有一個想頭，」丹尼洛夫說。「這邊丟着許多裝滿東西的列車。它們會被燒毀的。我們

正可以帶一列走，你看怎樣？」

「怎麼帶法？」

「當然是用我們的引擎呀。接在後面。而且我跟此地的運輸當局說過，他很贊成。」

丹尼洛夫滿以為醫師也很贊同。可是醫師瞧着他，眨着疲倦的眼睛，似乎不願意於回答似的。

「原諒我，伊凡·愛高爾契，」最後他說。「在我看來這不是一樁可以隨隨便便決定的事情。你必須了解我，我主要是個醫師，我對於我的病人們的生命負有責任。假如這額外重量影響列車的行動，我是不能同意的。」

他說得很溫和，可是他那睨視着的眼光裏有些東西是丹尼洛夫了解的，司令現在覺得自己是司令了。丹尼洛夫紅着臉，他想說：「你不單是醫師，同時也是蘇維埃公民哩，搶救國家財產正是你的責任呀！」但醫師似乎搶在他前頭了，說：

「你知道的，我們應該估量價值。畢竟我們所裝載的是最有價值的東西，不是嗎？」

他們遇見精神旺盛得意洋洋的尤麗亞，只是比平常稍稍蒼白了一些。她的鬢角上有乾結的不勻的血痕。

醫師向她敬禮。她謙遜一鞠躬，走過去了。

「這，」醫師說，回頭瞧了她一眼。「這，我以爲，是列車裏最寶貴的東西。」  
「是誰發現她的？」丹尼洛夫想，「是我呀！你等一切安排就緒的時候纔來，現在你要發號施令了！」

可是他了解這是戰時，這是他這個單位的司令。他沒有說什麼。

蘇帕魯高夫也隨丹尼洛夫回車來了。

他也成夜在砲火下在城內奔跑，急救傷者。實在，幹這種工作他的身體不夠強健。他神經質地生活着。即使炸彈落在他身邊也不喫驚。他看他自己好像是從極高的高處看着另外一個人似的。從這個高處，他好像看見了一幅有趣的圖畫——一位醫生從隨時隨地有生命危險的戰場上回來。這勇敢的醫生肩頭的衣服被炸彈扯裂了，他疲倦得要死，燻得跟黑人一樣，他的綁腿布與褲子的膝頭沾着鮮血，他的腳被皮鞋擦傷了……可是他敏捷地抓住把手跳進辦公車裏去了。廚娘費瑪畏葸地避開他……

「熱水！」他打邊上經過的時候向她喊道。「拿一件乾淨的外衣來，這件今天就洗一洗。」  
費瑪瞧着蘇帕魯高夫，她的眼睛信服地旋轉着，跑去拿水了……

「司密諾娃！」蘇帕魯高夫從房間裏向打從走廊走過的護士喊道。「去告訴供給科的護士，給我送些早餐來。」

他脫下軍服。司密諾娃往房內一張，看見了他的燻黑的臉，從他手臂直到肘頭都沾着血跡，她害怕地跑到廚房裏去了。

「啊，嚇得他們都跑了！」蘇帕魯高夫對自己說。

脫掉背心，鬆了背帶，他跑去洗臉，故意地半裸着身體。費瑪蹣手蹣腳地端着一盤熱水跟他去。他伸出攪手掌。

「倒下來！」

烤焦的，燻黑的，玻璃窗破裂的救護列車回到後方來了。一節燒毀的車廂掛在尾部。前面亮着綠燈，別的列車都讓路給它。

## 第一部 晨

### 第五章 從東到西

回想起第一次的旅程，救護列車裏的人們都對於他們自己覺得奇怪；他們怎麼連那些最簡單的事情都不懂呢？比如，列車停在露天的車站上，沒有一點掩蔽，轟炸機在老遠就能看到，爲什麼他們要把車窗塗黑呢？爲什麼他們會以爲列車是最安全的避難所，而那些帶着擔架到城內去的人們是走向死亡的勇敢的英雄呢？實際上，露天倒很少危險。但是他們直到後來、直到遠離戰線之後纔感覺到這一點哪。回想起來，他們不禁爲自己的愚蠢而發笑了。

「你想想看呀！」蘇帕魯高夫對尤麗亞喊着，他對她比對別的人談得更多。「那時候我以爲離開車廂就絕對沒有活的機會了。但實際上，從安全的觀點看來，離開列車倒是惟一聰明的辦法哩。」

這使費娜惱怒了：這傢伙三反四覆地囉嗦了多久了？不過她沒說什麼，因爲她對蘇帕魯高夫有某種用心……

費娜現在跟尤麗亞同房間。照理她應該跟助理醫師奧爾嘉住在一起的，因爲在列車裏，護士



長與助理醫師的職責幾乎完全一樣：奧爾嘉負責重傷者的那節車，費娜——負責輕傷者；但她們職務幾乎完全相同。她們應該住在一起，但她們合不來。奧爾嘉是羞怯的、文雅的、慎重的，她不喜歡吵吵鬧鬧的費娜。而且這位護士長那種公然追逐男人的樣子，在奧爾嘉看來幾乎是不道德的。雖然不是故意的，她卻經常注意費娜，連那些頂細微的錯處也不放鬆。在每日的十分鐘的晨會中，當一切醫藥人員都集合在一起的時候，奧爾嘉從來不錯過指摘費娜的錯誤的機會。那都是一些細微的瑣事——例如費娜的兩個病人違反規則跑出車廂去散步；一個喫規定飲食的病人在站上向一個女人買了一個饅頭喫了，而護士不知道這回事。奧爾嘉用尖利的聲音揭發着諸如此類的不體面的事情，這時候費娜坐在那兒紅着臉、喘着氣。她很難爲自己辯護。那兩個人會到車廂外面散步——是真的，五號車裏來的少尉爲了喫了饅頭而嘔吐——是真的，費娜應該負一切責任——也是真的。

奧爾嘉的一切都好；在她的克里傑車裏總共不過一百十個病人——他們是什麼樣的呢？——幾乎全部是斷肢的，成天縛在牀上。這些可憐的東西躺在圍着欄杆的小牀上，像小孩子一樣，大多數都很安靜。無須擔心哪一個會違反規則跑出車廂散步，或者穿着短褲到站上買饅頭或伏特加……

只要車裏裝滿病人的時候，她費娜就得照管三百名左右。午飯一過，治療開始了——按摩、

洗浴、電療——足夠叫你忙得發瘋；從早到晚，護士們跑來跑去沒有停留，費娜尤其忙。這中間還得留意每個病人，看他們是否在喫不准喫的東西！而且，天哪，這批人不是老頭兒也不是生癩痺症的呀！他們都是生氣勃勃的負着一點微傷的強健的年輕的人哩。開頭他們呻吟着、哭泣着、害怕自己會被割切以致不能工作；但只要他們稍爲覺得好過了點兒——立刻就開始開玩笑，說笑話，對護士調侃，唱着歌兒了；他們作各色各樣的打算，甚至要直接回前方去……假如你告訴他們：「同志，伏特加對你有害的呀！」他們會笑着跟你說：「伏特加嗎？噢，噯！瞧我喝一百個格蘭姆吧——它會在頃刻之間治好一切疾病！」你能跟他們說什麼呢？他們是對的——也許。

這就是俄羅斯人。費娜，一個俄羅斯女人能了解他們……「親愛的，對於生活你簡直什麼也不懂，」靜聽着奧爾嘉的時候她想。「你把這一切看作一幅悲慘圖畫。一個受傷的人躺在那兒呻吟着：『護士！水呀！一滴水呀！』你像慈悲的女神似的俯身服侍他……不，親愛的，也許一杯藥水會擲到你臉上，因爲你所服侍的是一種神經破碎、易受刺激的病人，他們臉上現着死色；你只有默然揩了臉，再拿一杯藥水來勸他喝——這就是護士的意義。而當你正在服侍他的時候，別的病人就跑出車廂散步去了。」

費娜沒有把這些大聲地說出來；衛生部有一定的規則，疏散遷運站有許多命令，列車上有司令與政委——她，費娜，低微的小腳色，她不宜於挺身而出來發表意見……

但費娜卻發現了尤麗亞對她的不期而然的支持。

「這樣的助理醫師是哪兒都找不到的，」有一天她說。

費娜的臉發紅了。

「你怎麼會這樣想的？」

「她一生只關心細小的，瑣碎的事情。瑣碎的事情塞滿了她的頭腦。她沒有時間來想比較重大的事情。」

費娜驚訝了。

「尤麗亞·第米托里葉芙娜，你可別生氣，你的一生不是也只關心些瑣碎的事情嗎……」

「那是我的責任，」尤麗亞反對說。「在手術室裏最最細微的錯誤都會使病人發生極其嚴重的後果。同時，一位醫生或護士必須具有撇開不重要的瑣事的勇氣與能力。這位助理醫師除了小心謹慎之外一無所長。將來她可能發展成一個醫治無關緊要的病症的平凡的醫生。要她醫治感冒或癬疥是很好的。作科學性的工作就不行，只能作日常的業務。」

「那末我呢？」費娜問。

尤麗亞批判地檢討了她——從波浪的頭髮直至那時髦的舊鞋。

「你倒是適宜於科學的。我能看出你有某種發展的餘地。假如不讓瑣事來分你的心的話，你

是適宜於科學的。」

費娜歎息着，擁抱了尤麗亞。她想吻她，但她又遲疑了一下。

「對，你說得對極啦。」費娜說。

當住在辦公車裏的護士們爲了要讓出房間給一位官員而實行合併房間的時候，很自然的，尤麗亞自願地搬進了費娜的房間，費娜對這非常高興。

現在救護列車不再開往前線去了。特定的列車——只有幾節新車廂的「飛車」，接替了它的任務。裝置得更好的「臨時救護車」把傷者從戰線上撤下來送到戰地醫院。同時有特定的後方列車載着他們深入內地，遠離戰場數千哩的地方。

根據新的分類，與我們的故事有關的這列車，是一列典型的後方列車。這種列車用於前線太大，太笨，太浪費。這是舒適的、優等裝備的活動醫院。在出發兩次之後——畢司柯夫與蒂克文——它被派到後方去了。

有些工作人員對於這次調動頗爲滿意——這些和平的人們已經苦痛地經歷過前線的危險了。必須保持鎮靜在砲火之下工作已使他們的神經過勞。有些人對此卻毫不在意。

但也有些人對於這件事不高興，失望，甚至氣憤。

尼茲維斯基不高興。尤麗亞失望。費娜氣憤。  
丹尼洛夫在矛盾中。

一方面，他愛他的列車，他對它的愛惜日甚一日。他衷心爲了這美麗的列車能避開敵人的轟炸而愉悅；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並不怎樣高興。遠遠地離開戰線，幹些似乎是微細的事情。有時候，他像蘇霍葉多夫一樣，覺得自己被人拋棄在一邊了。於是他氣憤，憎恨派他來幹這種工作的鮑坦賓珂，沈着黑色的臉叫護士們喫驚。過後，他控制了自己，陰沈的怒火平息了，不多一回又回復過來了。

德軍已從莫斯科被趕開了。春季尙無定局。丹尼洛夫緊張地等待着看夏季會帶來些什麼。後來德軍進行了新的進攻，開始迫近科普與高加索，丹尼洛夫爲狂熱和絕望而燃燒着。

「鎮靜些吧，你，」他更沈着地對自己說。「你以爲沒有你人家在那邊就沒有辦法嗎？」  
他向疏散當局上了個呈文，請求調服正規軍役。沒有答覆。他給鮑坦賓珂寄了一封私信——沒有答覆。他又寫信給黨中央委員會的軍事部。

在畢司柯夫燒毀的車廂現在基洛夫修理。

鐵路修理場藉口缺少工人拒絕了這項工作。「這節車沒用啦，假如要管這些閑事，你就會永遠攪不清楚。」鐵路人員說廠裏的成年工人全到前線去了，現在工作的只有小孩子與小姑娘……

丹尼洛夫跟自己人商量，他們都同意自己來擔負這件工務。丹尼洛夫派那個威嚴而怠惰的修理工頭波羅坦沙夫領導工作隊。卡拉伏佐夫似乎是無所不能的——他是裝置匠，鑄接匠，油漆匠。他跟波羅坦沙夫成天爭論得喉嚨嘶啞。各人堅持着自己的意見與對問題的決定權，但到晚上兩個都不見了，回來時都醉醺醺，而且彼此之間充滿了最大的友愛。蘇霍葉多夫，麥台維葉夫，柯司托里金，尼茲維斯基，波傑周克，高萊梅金——除了醫師之外大家都來幫助修理工作。甚至於丹尼洛夫也記起了從父親那兒學來的技能，跑去作卡拉伏佐夫的助手了。姑娘們搬運材料，洗擦，油漆，各盡所能……在晴朗的六月的六天之內，工程完成了。

這一切使丹尼洛夫極感愉快。車廂本身並無多大價值——雖然看到人家委託他的東西一無損失，敵人沒有獲得一點什麼，也應該滿意了，但使丹尼洛夫特別高興的是車裏的人都具有他所有的情緒，對於修理工作具有新的眼光，具有本身有害關係的感情。甚至於波羅坦沙夫的浮腫的、滿臉生鬚的臉上也為滿足而發光了，當他突着肚皮，分開兩腿站在平臺上看着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為這項工作的勝利完成開了一次慶祝會。卡拉伏佐夫穿着乾淨的甲克，打着領結出現了。會場上關於他說了許多話，大多是贊譽之詞。丹尼洛夫驚奇着——梅斐司多斐爾<sup>①</sup>的眉頭一皺會發生什麼事呢？這無情的醉鬼卻紅着臉，溫柔得跟姑娘一般，靜聽着恭維之辭……可是次日早晨丹

尼洛夫看見的又是那個兩頰凹進，眼色陰森的燒焦了的老鬼。

醫師貝洛夫得到衣哥兒的消息了。

從列寧格勒寄來一封信——是那個時期中惟一的一封信。發信日期是九月五日，醫生收到的日期是一月一日，正是新年的第一天。宋尼契卡說自己近來頗感憂鬱，但又要他不必擔心——她在自己的房子下面已經築好了一個講究的防空洞。她問誰替他洗衣服以及他的腎臟結石現在情形怎樣（腎臟結石——真天曉得，自從他被征召以來就一直沒有想到過）。

宋尼契卡說衣哥兒前天來過一封信。他已經隨着一個坦克兵團離開畢司柯夫，還說，在沒有擊敗德軍之前不回家來。「這封信沒有使我喫驚，」宋尼契卡寫道。「而我對於這封信的反應倒使我自己喫驚。三個月前假使衣哥兒夜深不回家，我會焦急得發狂，但是現在我甚至沒有哭泣一聲。」

雷雷在信尾附了幾句，說媽媽很好，她，雷雷，現在在陸軍醫院任登記員。對衣哥兒的作為

● 梅斐司多斐爾是 Satan 之後魔鬼界中之最有勢力者——據歌德的浮士德中說，他是冷酷、諷刺、殘忍而詭譎之魔鬼。

贊許備至，惟一認為遺憾的是他沒有回家來告別一聲。

以後就沒有信了。

列寧格勒被圍困、受饑饉的驚人消息第一次傳來的時候，醫師心裏亂得像發狂似的。食物哽在喉頭，肚子餓了也噎不下一點東西。

丹尼洛夫幫助他渡過了這段時間。

「你的家族還在列寧格勒或是已經離開了呢？」他問。

「沒有，」醫師回答說，「他們沒有離開，你知道，不知怎麼搞的，我們竟沒有想到這點。」

「我們設法寄個包裹去。」丹尼洛夫說。

他能想出各種辦法。經過謀種複雜的途徑，通過一位他的女婿在空軍裏服務的朋友的關係，一個裝滿麵包、麵粉、牛油以及各色各樣東西的包裹寄往列寧格勒的索尼契卡的住址去了。醫師不知道包裹有沒有收到。最好是想像它已經到達。包裹寄出的那一天，他覺得好像他在用麵包與牛油餵着索尼契卡與蕾蕾，直喫到她們不能再喫為止，而且他爲了她們有那麼許多東西感到快活。他把從沙勃爾那兒取得的糖、餅乾、以及其他一切可口的食物都積蓄起來，等待着他可以向丹尼洛夫要求設法寄遞第二個包裹。

許多天過去了，列寧格勒沒有信來。這幾個月內救護車每月收到兩次郵包，可是醫師貝洛夫



沒有信。

他的天性是樂觀的。自然，他在擔憂，但並不十分擔憂。列寧格勒的情況有些好轉了。人們又有撤離城區的可能了，他親自看見過一輛撤退列車……可怕，天哪，多可怕呀！疲勞瘦弱的人們，帶着因饑餓而成的痢疾。孩子們是蒼老的、枯萎的……但宋尼契卡與雷雷有糧食。伊凡·愛高爾契已經寄去了。她們不會患饑餓。不過回信還沒有到哪。

也許在被圍之前她們已經離開了列寧格勒。宋尼契卡原是很能幹的……現在她們已經安靜地住在烏拉爾山區的什麼地方了吧。雷雷還是老樣兒、是肥胖紅潤的。

不久會有信來。當然，當然會寄來，下次的郵包裏會帶來——一大堆信，也許其中有一封是衣哥兒的。他母親已經把地址告訴他，他一定會寫信給他父親的。他們的道路不會分歧到底……他是聰明的孩子，會長進，會了解不能這樣叫父親傷心。宋尼契卡會使他們重新言歸於好的。

噢，什麼時候他們四個會坐在一塊，燈罩下面的燈光照耀着他們可愛的臉龐！這樣的日子會來到嗎？

「是的，會來到的，」丹尼洛夫的鎮定的、魁梧的、威風凜凜的儀表給了他一種信心。「這有什麼疑問呢？」他在尤麗亞的豎立的眉毛與傲岸的鎮靜中讀到這句話。「當然，當然會來的！」林娜的甜蜜的、無慮的、玩皮的臉孔說。只有蘇帕魯高夫沒有給他信心：誰知道呢——也許會；

然而，也許不會……

假如有人問丹尼洛夫受過何種教育，——他會回答——初小。

這是完全實在的——他生長於農家，十八歲之前未曾離開過農村，曾經進過初小，課程裏包括寫作、算術與宗教研究；全部課程都由一個教員教授。

但是這又不十分實在，因為革命以來，他幾乎在不斷的學習中。曾受過少共，黨與紅軍的教育。曾在專門學校，長期訓練班與短期訓練班讀過書。短訓班有時是十天或十五天，長訓班繼續了好幾年。

似乎他是經常埋首於工作中，沒有學習的時間，但他還是經常閱讀刊物，而且實際上知道很多。

他是個實際的農家，實際的獸醫，實際的建築師。他又是木匠，裝置匠，鐵匠，他知道簿記與商業。

在鄉間工作時，他讀過許多農業書籍。現在，在救護車上，他開始讀醫學課本。他要了解事情的本質。醫師貝洛夫給他一本畢洛高夫的著作，丹尼洛夫帶着尊敬與祕密的恐懼翻開那本厚厚的書——他是否會遇到這位名醫的太專門的他所不懂的語言呢？可是一開卷，那行文的流暢，熱

情的真摯以及它的論題之有趣就使他非常愉快了。好像在一八五四年塞瓦斯波托爾的時候人家就已研究到他丹尼洛夫在一九四二年所從事的工作了——轉運傷兵到後方去的更好的組織了。

自然，七十年來護運傷兵的技术已有極大的進步。假如畢洛高夫能看見這些救護列車、藥間以及近代手術器械的話……不過，並不是一切都已十全十美，還有更多新的、更好的尙待努力去作。

跟平常一樣，丹尼洛夫的手癢起來了，要去作一些更新與更好的工作。

把傷者運到醫院，開着空車離開後方，回來裝運另一批傷者的時候，在這些漫長的日子裏，人們的意識中只有一些日常的瑣事。可是當它重新裝了人之後，一切都改變了。戰爭進入這每張牀都整理得平平整整的病房裏來了；它帶來了騷亂，呻吟的說話聲與拐杖碎擊聲。無數的煙霧向天花板昇騰，毯子與枕頭皺折得一團糟。膿、汗與人們濃厚的呼吸氣息征服了消毒劑的氣味……列車裝着人在奔馳……

## 第六章 從西到東

林娜小心謹慎地工作着。

她清理車廂，幫助傷者穿脫衣服，幫着包紮、送飯以及高聲朗讀報紙，讀到外國城市名字的

時候不免有點口喫。

病人們都喜歡她。老年人喊她「女兒」，撫摩她那頭髮剪短了的頭顱。年青人說：

「她是多好的妻子呀！」

她耐心地照料他們，勸導他們喫粥，而那種粥的樣兒卻使許多人一見就要光火。

「我真奇怪你們，」她會說。「你們真像小孩子。假如你願意知道的話，這正是最營養的一種食品哩！我明兒問問醫師，這裏面究竟有多少卡路里。」

「你跟你的醫師去吧，」他們會嚷叫着。「讓她自己喫她的卡路里，而拿燕麥來餵我們，她以爲我們是什麼——馬嗎？」

可是到他們跟她告別的時候，他們會久久地握住她的手，戀戀不捨地瞧着她，請求着：

「把你的地址給我吧，妹妹，我要寫信給你，我永遠忘不了你。」

「我沒有通信地址，」她回答說。「你無論如何不要寫，即使你寫來，我也不回信的，我不喜歡寫信。」

雖然她不喜歡寫信，她却寫了許多信——全都寄向同一的地址，同一的戰地郵局。

她繼續不斷的寫了又寫，卻好像不是投進郵箱，而是投進無底的井裏似的。井沒有給你回答。只有在三個或四個月之後，列車到達登記過的地點，郵包纔送進來——有有信封的與沒信封

的、摺疊起來的三角紙條、明信片以及有紅星的軍用信封。

接到一封信之後，林娜彷彿被某種內在的光所照耀，她覺得她的耳朵內聽到了他的聲音，一個男人的聲音溫柔地震顫着。

……這是悶熱乾燥的夏天。黑色的灰塵打敞開的窗口飄進來，落在白窗簾、架子、窗檯與牆壁上。護士們的工作加倍了——她們不斷地拭拂窗簾與牀鋪，洗擦地板，用溼布揩抹桌子、窗檯與牆壁……受傷的人在悶熱中枯黃了，食慾減退了。

他們剛從一個醫院接收了一車受傷的人，護送他們往東方、往烏拉爾去。林娜工作着的克里傑車裏有二十個人。他們都是性情浮躁的，他們吸着煙，他們拒絕喝開水——要喝摻冰的冷水。第十七號——一位斷肢的，左腿的膝蓋以下割掉的——既不吸煙也不咒罵，可是這卻更壞。他不喫也不睡。他那襯托在白枕頭上的暗銅色的臉是尖削的，始終有一副嫌惡的臉相。奧爾嘉俯着身子以母親的口調溫柔地跟他說話。

「爲什麼你不喫東西呢？這些食品你不中意嗎？」

「食品很好，謝謝你，」十七號在齒縫裏回答說。

「也許你喜歡喫別的吧？鮮雞蛋呢？乳酪餅呢？加些梅醬呢？告訴我們你喜歡喫什麼，我們給你去辦。」

「謝謝你，我什麼也不要。」

有一百零九個重傷者等待着奧爾嘉。一百零九個問題，幾百種命令，幾百種傷者的申訴——關於悶熱，關於粥，關於護士不給冷水；還有幾百種護士對於傷者的埋怨——他們吵架，拒絕與藥，他們要在車內走動乘風涼。

奧爾嘉讀着十七號的病狀記錄，說：

「你是個水手呀，格留希柯夫同志，你應該振作起來。」

「我以前是水手，」十七號說。

林娜凝視着他。那張曬黑的臉與那白色的前額，以及漆黑的眼睛使她回想起她的丈夫。

「林娜！」奧爾嘉說。「把少尉的枕頭整一整。」

她走開了。林娜豎起枕頭，瞧着他那憤怒的，苦楚的黑眼睛……

「你叫林娜？」格留希柯夫問。

「是的，」她回答說。

他瞅着她，他的眼溫柔了。

「小獅子鼻，」他說，但又立刻打住了。「我的妹妹也叫林娜……」他又陷於沈默中。

她被別的牀上的病人喊去了。她給人家拿便盆，勸他們喝開水，用溼布揩灰塵，整理被褥，

而當火車停下來的時候，她又順着病人們的要求爲他們跑去買一桶的覆盆子。一位活潑輕快的大尉，是個帶着石膏夾子的胖傢伙，很滑稽地分着覆盆子，他給林娜一滿罐。

午餐時，她又到格留希柯夫這邊來。

「喫點兒！」她說。「這是特別爲你準備的午餐，是助理醫師吩咐爲你準備的。蕃茄煮羊肉。晚餐喫酪餅。你得喫點兒！」

「我喫，我喫，」他不耐煩地說，隨即檢了一片蕃茄放到嘴裏。「在這兒待一忽兒，小獅子鼻，不要走開，你老是一來就走的。假如你在這兒，我就喫。」

「好的，」她說，就在他旁邊坐下來。

「可是你不喫呀，」過了一忽兒她說。「你騙人。你得喫纔好。」

「爲了活下去，是不是？」格留希柯夫問。

「唔，當然囉，爲了活下去。」

「關於我的妹妹的話是我說的謊，」格留希柯夫說。「她不是我的妹妹。我們快要結婚了。現在她會去找別的人了……好，都見鬼去了。至少是這樣的……假如你要喫，喫那些特備的羊肉

● 在俄國，這是很親暱的。

吧。我可不要喫。」

「你說她會去找別的人，這話不見得，」林娜說。

「哦，她找也不好找也好，在我是一樣的……我可不回去了，」他咬着他的牙齒。「一個殘廢者，像這副可厭的樣兒……蹣跚假腿走路……咒那些德國赤佬！我去接母親來。我們住到別的地方去。母親會跟着我跑到任何地方去的。作母親的是準備住在任何地方的……」

「有什麼可厭呢？」林娜凝視着她前面說。「我不以為這是可厭的。對於你母親，對於任何人，有腿沒有腿你都一樣可愛。假如你願意知道的話，這對於你並不那麼可怕。你仍舊能工作，你跟以前一樣漂亮，你還年青，你可以學會一切，你還可以結婚——在你的前面有着你的全部生涯。而且你可以不用蹣跚子，你可以有一隻好好的人造腳，可以穿靴子，一點也看不出來……」

他閉上眼睛一聲不響。她站起來跑到車廂的另一頭去了，因為她突然覺得，她急於要撫摩格留希柯夫的光頭，把手攔在他那黑眼睛之上那末白的額頭上。丹雅……

漫長火熱的白天終於燃燒完了。晚間的忙碌——晚餐、診治、整理牀鋪準備睡覺——也告終結了。奧爾嘉最後一次巡視車廂之後，熄了電燈，只留一盞燈在值班護士的桌上亮着……林娜悄悄地在厚地氈上踱來踱去。這車廂沒有隔開，寬敞舒適，有靠背椅與小檯子——假如沒有第二層的、再高一層的弔牀的話，就跟醫院病房完全一樣。右邊十張鋪，左邊十張鋪；每邊五張上、五



張下。在每個枕頭上——一個剃光的頭，一張曬黑的臉……燈在綠色的罩子下，向黑色的臉、向在睡眠中緊閉着的眼睛與嘴唇投下慘淡的光。只有格留希柯夫沒有睡着。林娜每次走過，都看見他的眼睛在發光。

她要跟他談談話，可是她害怕。爲什麼那青銅色的臉上面的白色的前額，會那末親切地觸動她呢？

「我真可憐他，」她跟她自己說。「我要去安慰他，像姊妹一般……他像丹雅哩。」

「我要去，去撫摩他的臉。只要一下。如果只是一下，那有什麼關係……總之，我不是跟他鬧戀愛呀！一點也不。如果他明兒被送到醫院裏去了，對我還是一個樣兒。」

那是真的。

「我要去，我要去。他有一雙黑眼睛。他溫文地跟我說話。我友愛地、溫存地對他，他對我也會一樣。」

「我現在就去跟他談談。跟他談談好叫他拋開那些思慮。我甚至於要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前額……像姊妹所作一樣——正和姊妹一樣。」

她走到格留希柯夫牀邊。但是他睡着了。

他的臉相是苦痛的。他徐徐地呼吸着，像孩子一般。

她站在那兒，瞧着他的胸膛在襯衣下面平整地一上一落。她強迫自己想：「多好呀，他睡着了，」但在她心的深處她感到不快，甚至感到創痛。

突然間他歎息起來——一陣冗長的歎息，幾乎就是呻吟。或許在入睡之前他哭泣過，在夢中也還在哭泣吧。真的，他哭過，她沒有聽見。

天破曉了——夏夜是短促的。

「我不願向任何人表示溫存，除了那世界上惟一的人之外。他就是我的丈夫，我送他去打仗了，他帶着對我的信任去了。丹雅，我最親愛的，你能相信我，永遠相信我。你是我惟一需要的人。那兒睡着的只是一個兄弟；我有成千成萬這樣的兄弟……可是，丹雅，爲什麼我們必須有這一切——受傷與苦楚，這些病牀，這些尿盆，這一切的懷念，當生活是那末美妙，那末幸福的時候……」

車廂的另一端有人喊：「護士！」

「來啦！」她回答着，同時以輕捷的腳步回答那個召喚。

克拉明在第十八牀，在格留希柯夫上面。他是個矮小瘦弱的傢伙，有一顆光禿的頭與一張尖形的、乾枯的、幽默的臉。他的圓眼睛在闊邊的眼鏡裏，把他的臉弄得更尖了。實在，綜合起來

他確像一隻貓頭鷹。

他脊骨受傷，兩腿麻痺，苦痛使他枯槁下去了，體重輕得跟孩子一樣。今後他不得不用拐杖走路了。有時候他會摔開被服，噉着下唇，審視着他那瘦削的、焦黃的、枯萎的兩腿。

被送進車廂之後，他就要求書籍。

「儘可能多拿幾本來，請，」他說。

林娜把列車上那個貧乏的圖書館裏所能找到的都拿給他了——歐根·奧涅金<sup>①</sup>，淑希慶柯<sup>②</sup>的幽默故事，一冊一九一三年的雜誌與另外一本不知名的書籍——因為這本書的首尾幾頁已經被人撕去作香煙紙了。

「好極啦！」克拉明說。

第一天他就把這幾本書全讀完了。他仰臥着，把書低低地端在臉上。他的頭左右轉動，眼睛隨着字行，可是他讀得很快。彷彿他是在啄書，像一隻饑餓的小雞啄食穀粒一般。

沒有書看的時候，他就取下眼鏡，兩臂枕在腦後（還能用手來作自己願作的一切，這顯然使

① 普希金之長詩。

② 蘇聯當代作家。

他愉快)，同時開始參加一般的談話。

他並不健談，但會在這兒那兒投進一二精闢的論斷。

克拉明覺得一切都很有趣。

「洽意的粥呢！」他說，用他那非常明亮、幾乎無色的眼笑着，把空碗還給林娜。

他也不以包紮來過度地煩擾她。有時候他輕輕地、有禮貌地要求注射一針嗎啡，人家會心甘情願地爲他注射。在他能用拐杖走動之前，他得在各種醫院裏待一個長時期哩。

克拉明會任列寧格勒某大工廠的法律顧問，一般地被人認爲是書籍與劇場的愛好者，同時可以說是好色之徒。他的妻是個極其美麗的女人。

當謠傳他拒絕免役、自動參軍並在幹訓班受訓的時候，他的朋友們驚奇不置，誰也不信。但結果他們相信了。他的一個朋友在尼夫斯基街遇到他，他穿着軍裝。

他是幹訓班第一批畢業者之一。他帶着一分隊，執行一個月的巡邏任務。事情搞得蠻好，但他的上級指揮員不信任他。他那孱弱的形像不能得到別人的信任。

列寧格勒的恐怖日子開始了。德軍占領了加欽納，普希金，克拉司諾葉·塞洛。克拉明帶着他的士兵在那些已疏散了的、以前他常於週末去散步的村子上擔任巡邏。他的妻早在夏天就被送開去了。

一個漆黑無月的雨夜，克拉明與他的部下渡過了尼瓦河。渡河時，有十九人死於德軍的砲火下。在右岸克拉明還是分隊長，到左岸他就升為中隊長了——因為渡河的時候有兩個分隊長打死了，他們的遺部併入克拉明部成爲一中隊。

沿着積滿屍體的戰壕，克拉明爬進了從敵方奪回的土地的中心去了。德軍的火箭戰鬥機翱翔於杜勃羅夫卡上空，德軍的機關槍對着戰壕掃射。第二天一整天，克拉明與他的士兵躲在那些戰壕裏，猛烈的掩護砲火在他們四面怒吼。夜間，他接到命令——夜襲。

爬過一條一條的戰壕，克拉明把他的部隊帶出來了。雨還在下，杜勃羅夫卡可以說是在火與水的夾擊中。一個神經衰弱的人不肯離開戰壕，克拉明開槍了。

他們進襲了，俘虜敵人七名，回來時克拉明脊骨受傷，這使他一生殘廢。兩個士兵，一個俄羅斯人與一個烏茲貝克人，沿着那些積滿屍體的戰壕拖他出來，一直拖到尼瓦河邊，這兒，一個戰地急救站已經在斜坡下面隱蔽的地方建立了起來。從這兒起克拉明失卻知覺，渡過對河。他在前線附近的醫院裏住了一段時間，然後被送到列寧格勒去了。這就是他軍隊生涯的結束。

克拉明不想在車裏寫信，他滿足於閱讀與談話。

周圍的人們安靜而不嘈雜。辦事人員謙和而又細心——顯然，有人好好地照料着他們。

他喜歡到外地去遊玩，很愛旅行，而且到過許多地方。有一次他甚至打算乘破冰船參加北冰

洋的探險，但正在這時候他戀愛了；有羅曼斯，結婚禮——北冰洋被延擱了。

現在，當然，再也沒有到北冰洋去的可能了。

沒有關係。

他是在旅行哩，穩熟的和穆的風景打窗前閃過，他重讀那些熟悉的書籍，他做他所能的、命運留給他的一切——而這是愉快的。

列車上照例不把行車路線告訴病人。這種聰明的策略，是司令在第一次旅程中的苦痛經驗的結果。只要你暗示一下車快要經過莫斯科了，那末，立刻就有一打莫斯科人要求下車。誰都要回到自己的城市去的。甚至還發生一些不名譽的事情——逃出列車。爲防止此類事件，行車路線不得不保持祕密。

但克拉明是騙不過的。他很熟悉鐵路地理。第三天，他喊丹尼洛夫。

「政委同志，」他很自信地說，「我們快到司維羅夫司克了。」

「沒有的事，」丹尼洛夫說。「你弄錯了。」

「我對你有個要求，」克拉明說。「我的妻在司維羅夫司克。我要求你通知她我們快要經過此地了。我很想看見她。這兒是她的通信地址。假如這不太麻煩你的話，我非常感激你。」

「可是你錯了，我告訴你。」丹尼洛夫說。不過他還是拿了地址，發了一個電報。

車廂裏另外有個人名叫柯爾卡。

在病狀簿上他有一個高貴的名字——尼古拉·尼古拉葉維支。但全車的人都叫他柯爾卡。

他十八歲，是志願投軍的，曾在凡茲瑪附近顯過身手，負了傷，復元後重回前線，又在奧萊爾附近顯身手，又受傷，現在正被送往大後方去受澈底的治療。

他已經獲得兩個獎章，第三個又要來了。他極其高興地說到它們，相信大家都分享着他的高興，會以無限的仁慈看待他。

「噢，柯爾卡，柯爾卡，」帶石膏夾子的胖大尉說。「到戰爭結束的時候，你會有所有各種獎章的貨樣哩。來，喫些覆盆子吧。」

柯爾卡喫着覆盆子，吮着手指頭。克拉明把自己的糖分給他，因為每日的配給糖柯爾卡不夠喫。

究竟他是怎樣纔獲得獎章的，他不能有條理地說清楚。他曾經邊跑邊開槍。他曾經站着開槍。他不懂戰略。他只盡了自己的職務，而且作得很好，這可以從他的獎章與他所說的中間看出來。

「顯然你有一個精明的指揮官，」大尉留神地聽了他的話之後說。「假如沒有那個指揮官，

你已經完蛋了。」

柯爾卡來自伏隆齊區。三年前，他在七年級學校修業期滿，在集體農場裏任少年隊隊長。克拉明問他為什麼自願投軍而不等待征召呢。

「他們要破壞集體農場，」柯爾卡說。「要把土地還給地主。」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毫不激動，簡單得好像他說到一條瘋狗就只說牠是瘋的一樣。

在柯爾卡看來，德軍並不那末可怖，無需懼怕他們。

「他們只想嚇得我們發呆，用什麼呢？——用機器腳踏車。三百人騎着機器腳踏車一路衝過來。三百或四百……轟轟隆隆、軋拉軋拉，冒着煙向你衝過來，假如是個神經脆弱的傢伙，他或許會嚇呆的。可是機器腳踏車有什麼可怕呢？戰前我還想買一輛哩。」

「現在呢？」大尉問，「現在你不想買了嗎？」

「現在麼！」柯爾卡說。「現在我可以不用一個錢搞到一輛。」

他有一張清爽的、不認識鬚鬚刀的、孩子似的臉。全車裏只有他對於自己的裸體感到忸怩不安，對於周圍有那末多女人感到不知所措，他那綠色的眼睛會惶亂地落在林娜身上。他怕羞，但同時他不能不談自己的事情，而且不怕周圍的大人會譏笑他。

「我第一次受傷的時候情形最壞，」他說。「不習慣。我嚇壞了——我想我會死了。」



「難道你也怕死嗎？」

「不！」柯爾卡回答說。「在我一生中什麼也沒有看到過的時候，死的憂慮真使我發狂。什麼也沒有看到過呀。」他嚴峻地、挑戰地凝視前方重複着說。

一顆達姆彈傷了他的兩條腿。在醫院裏瘡口生疽了，但他的強健的體格幫助了藥物，腐爛停止了。現在柯爾卡認為自己很好。由護士攙扶着，他可以走到藥間去敷藥。他喜歡坐在靠椅上，把他那雙孩子氣的大手攔在膝頭。他的儀表是莊嚴與自信的，沒有一點孩子氣。他的整個形象，他那有厚嘴唇與綠眼睛的臉在說：「我已經作了一些事情，我將在這個基礎上作更多的事情。」

醫師貝洛夫喜歡到十一號車裏來聽聽柯爾卡的談話。不，當然不，衣哥兒不像他，一點兒也不像。他的臉形與性格都跟他不同。「衣哥兒是暖房裏的植物，而柯爾卡卻清新明澈得像一朵野花，」醫師這樣想。不過衣哥兒跟柯爾卡同是小孩子，也許還年輕些，醫師喜歡瞧着柯爾卡。

丹尼洛夫，白外衣不雅觀地緊裹在堅定的肩胛上，坐在格留希柯夫旁邊，把每日戰報的內容告訴他。後來他走到車廂的中心，用他的皮鞋尖在地氈上畫出黑海與克里米的地形。德軍已衝向克里米來了。

「事情究竟如何發展當然很難說定，」丹尼洛夫說。「但無論如何他會在塞瓦斯托波爾薩落幾顆門牙的。」

「他」——那是德國佬、德軍、希特勒、法西斯、敵人。

「是的，歷史會給塞瓦斯托波爾一個二等獎章的，」帶石膏夾子的大尉說。

他們談到莫斯科，談到列寧格勒，談到它們英勇的自衛。

丹尼洛夫說話的時候，老是回頭來看格留希柯夫，彷彿是邀請他來參加談話。

但格留希柯夫僅只張開緊閉的嘴唇，疲乏地說：

「我們的城市出色地保衛了自己了。」

「德軍快要替窮力竭了，」大尉說。「這是事實。」

「我這一向都在等待着，等着瞧究竟在什麼地方他會栽倒哩，」一個傷在頭部的、蒼白、漂亮、有鉤鼻子的喬其亞人從高鋪上說。「我仔細地瞧着地圖，想預言究竟從什麼地方起，我們把他趕回去。」

「地圖對於推算命運並無用處，」大尉沈思着。「在賓莎地方我見過一個算命的——準得出奇！」

這一來大家轟然大笑了，丹尼洛夫準備走了。每天早晨到每個車廂去向病人報告最近的戰訊是他的習慣。當他走的時候，他把手堅定地放在格留希柯夫的肩頭。

「說說話呀，格留希柯夫，」他低聲地說，只有格留希柯夫聽到。「說說話。你得喫、得

睡、得活。」

格留希柯夫以疑問的眼光瞧着他。

「有兩條腿，生活就好了，」他高聲地說。

「比一條要好些，這是真的，」丹尼洛夫說。「這是無可爭辯的。但請再想一想吧——你是從許多人喪失生命的地方來的呀，而你沒有喪失生命哩。現在人們能製造漂亮的假腿了，你的殘肢好好的在復元，將來你會知道走路很容易。你應該知道你是幸運的。」

「一個殘廢者活着有什麼用呢？」格留希柯夫說。「不如立刻死掉的好。」

「不對不對，」一個冷靜堅定的聲音回答說——是克拉明的聲音。

他摘下眼鏡，對鏡片呵了一口氣。大家都靜下來——他們都喜歡聽他說話。

「政委說得對，」克拉明繼續說，一面留神地拉了被角來揩鏡片。「實在，你的幸福是少有的。你去是準備死的呀……（他舉起眼鏡對着光細細看着），而現在你還活着。這就是說，你獲得第二度的生命了。你看，還有別的可以跟這樣的惠賜相比嗎？」

大家都等着他繼續說下去，可是他沒有再說下去。最後，大尉問：

「我親愛的夥伴——我從你的思想，得到它的邏輯的結論。你認為你自己也很幸運嗎？」

「毫無疑義。」克拉明回答說。

丹尼洛夫走了。大家談倦了，靜默着，列車似乎很安靜。

「有一次你問過柯爾卡爲什麼他要自動投軍，」格留希柯夫癡癡地、激動地問睡在他上鋪的克拉明了。「但是你自己是爲了什麼要到前線去的呢？」

克拉明把頭伸到牀外邊，朝下面瞧着格留希柯夫。

「原諒我，」格留希柯夫挑戰似地說，「我看你不年青了，也不很適宜於前線。誰都看得出，你是在科學方面作些什麼的……爲什麼你要去呢？裝腔作勢嗎？」

「哦，你知道，我是富人哪，」克拉明說，一面回頭去看書了。「我要保護我的財產。」

旅

中士尼富諾夫沒有參加車廂裏一般的談話。他只限於說幾個最必要的字——「是」，「不」，

「給我一些水」，等等。當他看見一個新病人的時候，他就問：

「你知不知道貝列柴——機槍手西姆揚·貝列柴？」同時他會說出哪一聯隊哪一中隊。可是，無論是同車者，無論是醫師與護士，誰也不認識那個機槍手西姆揚·貝列柴。人家問尼富諾夫爲什麼他知道貝列柴，但這位中士不回答，他會閉上眼睛假裝瞌睡。

行

假如知道貝列柴還活在人間是多麼好呵。假如他真還健在是多好呀。假如他能知道他現在何

處……

可是光談說說，光喋喋不休，只爲了調調你的舌頭——那有什麼好處呢？重要的事情還沒有確定之前，什麼也別說吧。主要的事情是他要跟西姆揚·貝列柴討論討論。

他們彼此相識只有十分鐘。但在尼富諾夫看來，似乎他生平沒有比他更親密的朋友了。

在那火熱的、塵灰黏住喉嚨的、可詛咒的戰場上，在戰壕裏，一個從別的中隊裏來的、他不認識的士兵正在尼富諾夫右邊。開頭，尼富諾夫只看見他的肩胛、軍帽和一隻紅耳朵；他開着機關槍，他的肩爲開槍而不時顫動。後來，有一度寂靜，這個人轉過頭來，用綠閃閃的、凸出的、輕率的眼睛瞧着尼富諾夫。

「不相識的朋友，」他說，「給我一點煙！」

他滿臉塵灰。他從尼富諾夫的煙盒裏拿了一撮煙草，點點頭，點着煙，用他那強硬的手指堅定地、氣憤地夾着煙捲。

尼富諾夫知道：假如他不受傷，他多半是不離開戰場的，不過關於這點他沒有說一句話，他爲自己也捲了一根煙。

「點一點，」他說，那個人把煙遞給他。

他們交換了姓名。一顆砲彈在樹林後面爆發了。

「去他媽的，」貝列柴輕輕地說。

德軍撤退了，又用他們的砲隊開始射擊了。貝列柴直望着前方，不皺眉頭也不驚震；他那兇猛的臉彷彿是鐵鑄的一般。有貝列柴的盾在旁邊使尼富諾夫感到愉快——是個堅強、可靠的盾。他想到——有一個好友，一件偉大的東西，人的友情……往後他停止思想、停止存在了——在一個長時間內。

如在夢中，他記起了一場爭論。在醫院裏，兩位醫生以爲他是無知覺的，在爭論着。一個說需要截掉他的兩手兩腳。另一個說——只需截去左腳。這場爭論延續了好長一段時間。他們完全沒有看尼富諾夫。他覺得真的尼富諾夫已經死去了，他們所爭論着的尼富諾夫好像是另一個，是不相識的，讓他們要怎樣截就怎樣截吧。甚至截去他的腦袋也可以。

醫生的聲音漸漸地在他耳中低下去了，後來他吸進的空氣變成有些甜味的，窒息的，他順從地呼吸着，沈入深沈的睡眠中，是永久的睡眠，似乎是……

他醒來了。他想的疼痛喚醒他的，但不知痛在何處。似乎混身都痛。特別是左腿，那破碎了的左腿的脛骨上。他低聲呻吟着，像個小孩子——真的尼富諾夫不會這樣呻吟的。痛楚的眼淚從他的眼眶裏滾下來，而真的尼富諾夫是從來不哭的。坐在他牀邊的戴眼鏡的老婦人站起來說：

「噢，感謝上帝，他醒來了，他哭了。哭吧，兒子，哭吧，哭對於你有好處。」

她走開了。另一個女人到尼富諾夫身邊來，揩了他的嘴唇，撫摩他的頭顱，彷彿他是個小娃娃似的。

醫生們來了。他們不再爭論，和和氣氣地說着。戴眼鏡的老婦人回來給尼富諾夫注射了一針葡萄糖。

「哪兒痛呢，孩子？」她問。

「我的腿，」尼富諾夫說。

「哪一條腿？」

「左腿。」

「唉——唉——唉！」老婦人歎着氣。

尼富諾夫已經沒有左腿了；第二天他纔知道這個。

對於真的尼富諾夫，這樣的事難道是可能發生的嗎——一條不存在的腿會叫他痛楚嗎？醫院裏的人們爲了保存了他的右腿與兩臂而感到驕傲。

「醫師契倫克是魔術家，他什麼也不怕，」老婦人說。「他敢冒任何危險，你的生命與他自己的聲名。」我不願這樣漂亮的男人只剩一個身軀，」他說。好，他冒險嘗試而獲得勝利了。上

帝愛勇敢的人。看你多漂亮呀，好舉行婚禮哩！」

她驕傲地眯着眼睛。

「你的手術過程將來會寫在一切的醫學雜誌上吶！」

尼富諾夫漠然地聽着——醫師契倫克的成功與他何干呢？這個脆弱的、為痛苦所扯裂的、縛着石膏型與綳帶的人——不是尼富諾夫。尼富諾夫是技術熟練、受人尊重的工人，他知道自己的業務內外的一切，但這個蠢材卻躺在牀上連翻身都不會翻哩——必須要護士來移動他。他的臀部躺得麻痺了，一隻橡皮的氣環填在下面。一個人無可奈何地躺着，不能作任何事情，不需要任何東西——這算什麼——他是死的還是活的？

那個老婦人告訴尼富諾夫，是一個同志把他從戰場上背出來的。她聽說那個人自己也受了傷，可是他還是把尼富諾夫拖到戰地急救站裏來了。

「那是西姆揚·貝列柴，」尼富諾夫想，同時問：

「他還活着嗎？」

「這個麼，孩子，我所不知道的我不能告訴你。」老婦人回答說。

有一天，人家通知尼富諾夫他要被轉移到別的市鎮別的醫院裏去了。人家替他穿上衣服，放



到擔架上擡到外面去。新鮮的、清涼的、溫暖的空氣似乎使他頭暈目眩了。風吹起他的軍帽，尼富諾夫連忙抓住纜沒有被吹走。

「留心石膏夾子，」護士喊道。

尼富諾夫愕然喫了一驚，瞧着他那雙突然開始工作了的手。這是真的嗎？醫生說他的精力逐漸復元不是一句謊話嗎？他是真正的尼富諾夫嗎？

新鮮的空氣使他眼花、耳鳴，他打着呵欠，在擔架上打盹了……

是最後的瞌睡，是溫和的疲乏的最後一次的襲擊……

在列車上，尼富諾夫完全振作起來了。醒着，他知道自己無須再睡，他非常饑餓。他覺得自己就是那個原先的、活的、真的尼富諾夫，覺得他從前的力氣從綳帶與石膏下面跑回來了。他躺在那兒瞧着天花板，狹狹的板條一條緊靠着一條，低低地在牀的上面，乳白色，很潔淨。油漆發着光。

吊牀隨列車的震動微盪着，像搖籃一樣。可是任什麼也不能再催尼富諾夫入睡了。

爲什麼他的精力能復原，什麼時候他失掉一條腿呢？另一條雖然還在，今後走路可不可能了——從醫生的吞吞吐吐的談話中他已了解這一切。他拿他原有的力氣來作什麼用呢？

工廠裏站着他的車牀，一整列的車牀，它們磨光的齒輪閃着光。他在它們中間走來走去——

爲工作進行的有條理和敏捷感到輕快、愉悅、得意。

記者們會來把一切有趣的事兒寫下來登在他們的報上——例如，他們會計算出尼富諾夫在工廠裏一天之內走了多少基羅米突路。

他有好工資與好聲譽——他父親與祖父都在這個工廠裏作工的。他不是選擇他的工作，而是繼承這個工作，好像繼承了他所誕生、他父母老死在裏面的那幢小屋一樣。

他已經結了婚……他的朋友們笑了——上帝賜給尼富諾夫一個美滿的家庭生活哩！他的妻是工廠職工會的主席，夜間很晚纔回家，用她疲倦得模糊的眼溫柔地瞧着她丈夫，機械地問：

「我要告訴你的什麼呀？」

他會爲她燒熱晚餐，爲她倒茶。他會譏笑她，開她的小玩笑，但非常敬重她。他們有兩個女兒，那似乎是自己長大的。冬天她們到學校去，夏天她們在少年先鋒營裏……

她們聽到他失去一條腿的消息，將會哭得像什麼呢？老婦人們都會到工廠委員會裏來，到嗚咽着、啜泣着的他的妻身邊來安慰她，這些良善簡單的人……但這都無所謂，無所謂。有比這更壞的事情呀。那不是他的腿，不是他的妻與女兒的哭泣。那是——解開了石膏夾子之後他喜歡過哪種生活？他會像什麼樣？什麼地方是他安身之所？他的妻與女兒與一切智慧的書籍都不能回答這個問題。「要自求解答，」尼富諾夫想。

丹尼洛夫打邊上走過。

「政委同志，」尼富諾夫說。

丹尼洛夫走到他跟前。

「政委同志，」尼富諾夫更慚愧不安地說，「你記不記得此地有過一個人——西姆揚·貝列

柴……機槍手？」

丹尼洛夫思索了一會兒。

「沒有，我不記得他。是你的親屬嗎？」

「不，我只要知道知道，」尼富諾夫回答說。「他只是我碰到過的一個人。」

他覺得只有西姆揚·貝列柴能給他忠告。

問題就是這個。

在過去的、和平與幸福的日子，尼富諾夫曾經有過一個小小的弱點，爲了這，他幾乎被人羞辱——他的手風琴。

那是他哥哥留在家裏的，哥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去了。尼富諾夫自己學會了演奏。他愛好音樂，而且有一雙敏感的耳朵。首先他學會演奏的是巧賓的華爾茲。

結婚之前他時常在生日或婚禮的宴會中演奏，可是她的妻反對，她以為這並不高尙風雅。不過在俱樂部裏作游藝性的表演，她是允許的。

年復一年，他就不常演奏了。他不復是任所欲爲的青年了——他已是一個負有責任的公民，報紙上常有關於他的文字，他的妻在工廠有顯要的職位。他覺得他對於手風琴的愛好已經不算一回事。他滿足於在家裏演奏，當家裏沒有一個人的時候。

現在他躺在牀上想——究竟手風琴有什麼不好呢？這完全是奧爾嘉的偏見。她是工廠職工委員會的主席又怎麼樣呢？當然很好，讓她幹下去；而我將玩兒手風琴。

他爲自己描繪出他怎樣帶着假腿和拐杖走上舞臺。全場靜默，人們注視着他的拐杖……尼富諾夫坐在他的椅子上。一個學徒把他的手風琴遞給他。

也許演奏手風琴不是一種修飾，而是他的真正的職業吧？誰能說定呢？

「情形就是這樣，奧爾嘉。你得跟一個手風琴的演奏者一塊兒生活哩。」

可是可怕的事情是——假如醫生弄錯了呢？假如他不能完全自如地運用他的兩手呢？能自如地運用兩手來演奏手風琴是多妙呀——他從前一直沒有想到這有多妙……

可是，不知怎樣，你越追究就越可怕，四十歲了，是習慣於安靜而有秩序的生活的人，現在卻不得不開始作新的事情。假如能將這一切跟一個親密的朋友，一個勇敢、堅定、無偏見的人談

談……

「護士！這邊來。聽，你記不記得有一個叫西姆揚·貝列柴的機槍手到這列車上來過？」

在司維羅夫司克，一位非常美麗的年青女人來見醫師貝洛夫，把一張疏散站裏來的紙條遞給他。這上面寫着：請將陸軍少尉克拉明移送司維羅夫司克醫院。

「他殘廢得很利害嗎？」她問，同時加上說：「我是他的妻。」

「他可以用拐杖走路，你知道，」醫師回答說。「但他可以作智力勞動。絕對可以。而且你知道，」他繼續說，想找一些安慰的話跟她說，「他的沈着鎮定是出奇的。」

「是嗎？」她說。「那很好。」

她昂然仰着頭，安詳鎮定地說着。她那可愛的臉上有些東西使醫生想到克拉明。「也許他教過她許多事情，」醫生想。

他領這個女人到十一號車廂，克拉明被人攙到擔架上。這女人安靜地，挺直地站在醫師旁邊……火熱的太陽照着克拉明的枯黃的頭顱與枯黃的瘦頸，在他眼鏡上閃着亮光。女人連忙搶上前去，俯身在擔架上。

克拉明輕輕地推開她，在光閃的陽光下他蹙着眉頭。

「早安，早安，英諾契卡，」他一面說，一面吻她那黑色的、纖細而強健的手。「讓我們跟醫師說聲再會吧。」

「以後他還會再教會她許許多多哩。」貝洛夫想，瞧她靠着擔架的一邊在月臺上走去，對她的丈夫說着什麼，她那可愛的頭專注地、順從地朝着他。

### 第七章 信件

丹尼洛夫跟司維羅夫司克的運輸當局交涉了整半天，想使他的列車開動，結果在中午時分纔接上一輛車頭。這是一段遲緩而厭煩的旅程，遇到任何信號都得停車，不過後來情形開始好轉了。

突然他們的車以最高的速率向前奔馳了，吼叫着通過許多大站，站上的人員高舉旗子，目送他們。上面來了一個電報說，急需他們去載運受傷的人。

晚上，醫師貝洛夫拿出練習簿子，要畫下另一個、第七個藍方格子。林娜去了有七天了……有敲門聲——是柯司托里金。他走進房間——灰白的頭髮，臃腫的姆指貼着褲子的線縫。

「請坐，」醫師說，「讓我們像普通人對人似的隨便談談吧。請坐，請坐。」

柯司托里金坐了下來。

「好嗎？」醫師說。「你有什麼不快意嗎？」

柯司托里金用手掩了嘴咳嗽着。

「司令同志，」他說，「你也不是青年人了，請你設身處地爲我想一想吧。簡直沒有人能不咬牙切齒哩。」

「唔，」醫師說，「當然這好像是演啞劇——我是說那些小雞。可是你知道鮮雞蛋對於傷者有益處。對於他們很有益處。」

火車慢下來了，他們快到站了。停車了，但一轉瞬汽笛一聲，車輪又開始轉動了……

「司令同志，」柯司托里金說，「我志願投軍可不是爲了來看管小雞的。我以爲救護車是一項軍事工作。而現在這不是開玩笑嗎……」

「他們告訴我，」醫師並不是故意奉承地說，「在農事方面你是老手，因此，這是適合於你的職務。」

柯司托里金點點頭。

「不錯，我小孩子的時候就熟悉這一套了。我們大家都在住地上養着小雞。我在家裏經常養着一頭羊。但那是一回事，這兒是另一回事。我不是說那些豬仔——牠們在籠車裏走動，誰也看不見的……都很安靜……那氣味與嘶叫是無所謂的……可是小雞呀，真該咒的！誰都看得見牠

們！」

「呵，柯司托里金，」醫師歎了一口氣說，「那全是微乎其微的事情……加些白醬油裏牠們來喫的日子快到了……」

柯司托里金沒有聽他的話。

「牠們不是需要放出去的吗？家畜不能老關在車裏……一有可能我就放牠們出去。牠們踱開去了，……分散着，甚至踱到離車三百碼遠的地方去了。假如你請那些小姑娘照管牠們——唉，她們年輕，滿腦子的王子與軍官，實在沒興趣看管小雞。其實這又有多大困難呢？她們只管自己的事情——汽笛一吹管自己跑回車來。我所說的不是困難，而是我被人看作傻瓜了……。」

「慢慢點，」醫師說。

他沒有聽清柯司托里金的最後幾句話，他全部的注意力被車廂裏的某種喧嚷聲所吸引了。呼喊聲蓋過了車輪的軋拉聲，脚步奔跑着，門砰砰碰撞。柯司托里金站起來，焦急地說：

「我去看看吧？」

「好，看出了什麼事兒？」

柯司托里金跑出去，不多久跑回來了，笑得嘴巴裂到耳朵。

「司令同志！郵包到了。」



醫師霎霎眼站起來……丹尼洛夫站在半掩的門外，快活地微笑着。

「列寧格勒來的，你的信。」

「給我，給我，」醫生吶吶的，用顫抖的手接過信封。

丹尼洛夫收到的黨中央委員會來的信是簡短、客氣而枯燥的。除客氣的詞句之外，它的內容可歸納爲——同志，你需留在原處，安心工作，因爲你必需得對這項任務負責。……

就是這樣。

有點兒光火，丹尼洛夫把信整整齊齊地摺起來，放到他放黨證的胸袋裏。

他的妻來了一封信——他迅速地瞧了一遍。大家都活着，而且活得蠻好……親戚與朋友們的問候……林娜會更詳細地告訴他。呵，這是個好女孩子，她跳得多敏捷呀——畢竟車只停了五分鐘呀……

他決定來體味一下一般的空氣，看看誰收到了信件。他出來，到走廊上。尤麗亞，費娜，蘇帕魯高夫都站在窗邊。費娜的手攔在蘇帕魯高夫的肩頭，在說一些什麼。蘇帕魯高夫面有憂容。

「我的消息很壞呢，」丹尼洛夫走近他身邊的時候他嚴肅地說。「我的母親死了。」

丹尼洛夫不知道對一個不喜歡的人向他伸說苦情的時候，應該說些什麼。禮貌需要他說幾句

話。一度緘默之後，他問：

「她多大年紀了？」

「七十八，」蘇帕魯高夫回答說。

「唔，」丹尼洛夫同情地說。「壽很高哩。」

他繼續走過去。他能說什麼話呢？一個毫無特色的老太婆，已經活到成熟的老年，然後死了。

他到司令那邊去聽聽他家裏來了什麼消息……

醫師貝洛夫坐在他跟他的妻一塊兒坐過的那張長墊椅上。丹尼洛夫喫了一驚——十分鐘前醫師的臉色是赭紅的，快活的，激動的。現在這兒坐着的是一個無助的老頭子，臉色灰白，憔悴，一切的光彩全消失了。

醫師呆呆地瞧着他。丹尼洛夫在他身旁坐下，不發一言。突然醫師重重地歎了一口氣，眼淚溢出了他的眼框，雙手絕望地在他的膝蓋與椅墊上移動着。

「你簡直不能想像！」他低聲地說。「你簡直不能想像……」

他想說的是丹尼洛夫簡直想像不到宋尼契卡與霍雷，對於他，對於醫師是什麼樣兒的安琪兒呀？可是他沒有力量說出來。他的肩膀抽搐着，他用手掩着臉哭泣，嗚咽。淚從指縫間湧出來，

流到衣袖上，他以顫抖的嘴唇嚥住淚，吞着淚，咳嗆着。

丹尼洛夫仍舊一言不發，只是僵直地、蒼白地坐在那兒，眼裏閃着淚光。然後，他看醫師沒有安靜下來，他跑到走廊上喊費娜去拿一劑安眠藥與溴化劑來。他們強迫醫師喫了，守在他身邊直到睡着纔走出來。出來的時候，費娜號啕大哭了。

「只要能安慰他；」她啜泣着說，「我真肯犧牲一切。」

「我，」丹尼洛夫說，「我要立刻用我的手殺死一個這些殘忍的豬。」

那天夜裏列車裝載了受傷的人。他們沒有喊醒醫師貝洛夫。丹尼洛夫宣佈司令有病，由他與蘇帕魯高夫暫行代理。但在早晨他去看司令並向他報告二十號病人——在第六車廂——一個腳部輕傷、腦受震盪的——吵鬧不堪。他每隔五分鐘要喊醫師，堅持要作全身沐浴，搞得同車的人不得安靜，他們對他毫無辦法；假如司令能自己去那是最好……

從丹尼洛夫的話裏司令只懂得一點——他必須到一個地方去一下。他穿上診斷衣，開始去巡診了。

他踏着不穩定的脚步，一間一間走過去，緊張地注視着每個人的臉孔，彷彿是要找尋某種急待發現的東西似的。費娜與司密諾娃跟在他後面，司密諾娃把症狀簿遞給他。醫師以同樣緊張的眼光讀着它們。有時候診斷簿不夠清楚，他就停下來，讀着整本的小冊子。

他怕自己會念出沒有寫着的東西，怕搞錯事情。他怕自己會永遠忘掉如何診斷、如何思想、如何閱讀。世界已從他身邊撤退了，失掉了它的聲音、氣味與知覺。這是很自然的——假如宋尼契卡與雷雷已不在裏面，世界還會保持老樣子的嗎？

可是當醫生一節車一節車走過去的時候，他周圍的事物對於他也就慢慢地變為現實的了。診斷簿上的字句與周圍人們的話更迅速地透入了他的知覺，引起了正常的思想與反應。他的注意力像往常一樣地集中於習常的事物，這些事物也回復了它們以前的性質了。聲音不再是來自遙遠之處，都是近在身旁的，同時每個聲音都有它特殊調子。石膏型與綑帶有其獨特的不愉快的氣味，聽筒帶了熟悉的聲音到他耳朵裏來。這兒有一個人必須到隔離病室去，因為他的右肺有肺炎的症狀。

世界需要繼續活下去，雖然宋尼契卡與雷雷已經不在其中。那是不可理解的、可怖的，但醫師無可奈何。他自己是活的。他要看看丹尼洛夫跟他說過的那個任性的病人。

二十號卻是個三十左右的、頭髮捲曲、兩頰紅潤的強健的人。他做開襖衣，直裸到腰部，躺在揉皺了的被單上。他的身軀玫瑰色，肩頭圓渾得如女人的肩頭。醫師讀着病狀簿：盧多金·伊凡·米洛諾維支。

「有什麼不快嗎？」醫師說。

盧多金埋怨太熱。

「我老是熱得不可開交，」他說。「在醫院裏他們時常給我全身沐浴，只有這能使我涼快。」於是他開始高聲地、裝腔地呻吟着，頭往後仰，眼珠打滾。

「這，這，這，」費娜說，「我簡直受不了。」

「我不能呼吸啦，」盧多金說。

醫師讀症狀簿：輕傷，腦受震盪……過去兩星期來無變化……傷處正常復原。在醫院裏受全身沐浴，精神似有增進。

「我們沒有浴盆，」醫師說。「只有淋水管——有的。或者你可以坐浴。」

「我要淋水管幹嗎，見他媽的鬼！」盧多金喊着、咒罵着。「我要躺在浴盆裏，我要躺在那裏，你們全見鬼去吧！」

他開始比以前叫得更高。

「閉嘴，你這個裝腔的東西，」聲音來自上鋪。「醫師同志，你幹嗎跟他多嚕嗦，他完全是裝腔的呢。」

醫生要護士量盧多金的體溫。體溫是三十七點一。

檢驗的結果表示他血壓微高，瞳神反映微弱，呼吸困難，這是年老的多吸煙的人所常有的。

「胃口好，」費娜說。「大便正常。」

「我向你保證，你的情形並沒有什麼大不了，」醫師對盧多金說。「你只要旅途中忍耐幾天，一到醫院就又好沐浴了，你就不覺得熱了。」

盧多金跳了起來，破口大罵。

「閉嘴，」醫師說，「有女人在這兒呀。」

他走開去了。

「你往哪兒去！」盧多金喊着。「吩咐給我淋水浴呀。」

「給他淋水浴。」醫師說，司密諾娃寫着：「給二十號淋水浴。」

「跟他搞不清的，」費娜說。

淋水浴在二十分鐘內預備好了，但當司密諾娃來喊盧多金時，他似乎是睡着了。

「睡着了，」他隔鋪的人說。「你們走後他就閉上嘴打瞌睡了。你不必爲他忙碌，他是蠻蠻好的。」

盧多金的臉埋在枕頭裏；只看見他紅色的面頰的一邊與一隻耳朵，紅得像櫻桃一樣。

「讓他睡吧，」司密諾娃說，走開去了。

大概在上午十一時，在中飯之前，嚇慌了的費娜跑到醫師貝洛夫那兒報告說盧多金死了。

他死於腦沖血。

除了畢司柯夫那個腹部受傷的女人死於手術檯上之外，這還是列車裏第一次的死亡。但那個女人是送來之前就是垂死的。

盧多金之死留下一種沈悶的感覺。雖然這不能歸咎於誰，但誰都有一種過失的感覺。這是科學不能預見與防止的病症之一。腦震盪有時會發生這種意想不到的後果；死亡是狡猾的，它隱蔽着，躲在害病的身體裏面，突然地扼住他的喉頭，勝利地露着牙齒。

「在一切可能之中，」醫師貝洛夫苦痛地思索着，「他不應該從醫院裏搬出來。也許是列車的震動使腦混亂以致突然死亡。但是誰能預先見到這點呢？兩禮拜來沒有變故，看來彷彿是健康的人。可是，也許是我的過失，」醫師思索着，回憶着檢查盧多金時的一切細節。「我讓自己被表面良好的徵候所欺騙了，沒有注意某些重要的壞的細微的徵象，而且沒有採取什麼方法……是的，我不夠重視他的瞳仁的不良反應。我知道這點，我清楚地記得這點，但是我沒有採取積極步驟。」醫師雖然知道他不能採取任何積極步驟，因為這是一種不平常的病症，複雜的病症，是容易瞞住人的，只有某些醫藥天才纔能預見——從某種靈感，本能上，……雖然如此，醫師的良好還在鞭笞着自己。

「他或許有妻子與孩子，」他想。「妻子……孩子……現在他們是寡婦孤兒了，只因爲一個

老朽無用的醫生沒有注意到瞳仁的反應。我自己在憂傷中，「醫師想，「別的人爲什麼應該因此而受難呢？爲什麼盧多金的妻與孩子因爲我的憂傷而受苦難呢？假如爲此應受懲罰，我應該走上前去認罪：裁判我吧，爲了我個人的悲傷我送掉一個人的性命；爲了我的悲傷，士兵盧多金·伊凡·米洛諾維支死了……他們會說那不是我的過失，那只是一件不幸的偶然的事情。假如我能相信那不是我的過失，那多好，那我多安心呢！」

桌上，玻璃下面，放着他的老朋友寫來的信，說宋尼契卡與雷雷於一九四一年九月，敵軍第一次轟炸列寧格勒時死於炸彈之下。

## 第八章 懷 鄉

一九四二年秋天，德軍到達史大林格勒，在那兒，那場繼續五個月之久、使全世界憂慮得透不過氣來的偉大的戰鬥開始了。

起初，這是一種恐懼的不安——怕德軍會直衝伏爾加流域去。後來，來了一線希望的光：也許他們不會的。再以後——人們確信史大林格勒是德軍無法通過的界線，而且是紅軍驅逐敵人向西、從侵略者手中解放蘇維埃領土的起點。

現在，在開着空車奔馳的時候，每天兩次——早晨與晚間——丹尼洛夫召集車中人員來討論



最近的戰報。討論的中心總是史大林格勒，其他一切都成爲次要的了。在所有的車廂裏，只要有空地方，丹尼洛夫都掛上一塊木板，以便黏貼剪報。在每個人的心目中，史大林格勒是希望、是光榮的結束的到來、意思跟新日子的黎明一樣。

適合於正規軍役的人們都奉召離開列車到前線去了。但丹尼洛夫未被征召，回想着黨中央委員會對於他申請的答覆，他保持緘默。

女孩子們也志願參加軍役了，許多人開始學習如何使用來福槍與機關槍。

林娜志願參軍，丹尼洛夫一點也不驚奇，可是當他在那一束申請書中遇到胖伊雅的簽名時，他驚訝得吹了一聲口哨——一年前躲到彈洞裏嚇得半死的就是她呀……

他喜歡聽聽車上的人們的談話，他愛聽而不願多說。人們已經看慣了這位政委走進來、靜靜地坐着、一面聽他們的談話、一面笨拙地捲煙捲兒（最近他纔開始抽煙），一兩分鐘後站起來走了。

「他討厭一切東西哪，」蘇霍葉多夫說。「討厭我們也討厭我們的談話。瞧，他還是年青人哩，他需要一點發展才能的機會。」

「誰不覺得討厭呢？」有人問。

可是他們錯了；他倒覺得他們比以前更有趣。

尤麗亞和蘇帕魯高夫在談天，當她拆掉絨線衣，把絨線捲成球的時候。

「唔，無論如何，」她說，「我們已經擋住他們了。記得畢司柯夫嗎？那時候我們的抵抗完全是另一回事。記得嗎？那兒，我們的部隊就在我們的眼前撤退下來……是的，是你先指給我看的……但現在你會覺得我們就要取得這場戰鬥的勝利了。顯然這是他們前進的終點。我真能想像得到現在那些街道上與房屋裏的情形……」當她說到她自己不在史大林格勒的街道上與房屋裏的時候，她的聲音裏有惱恨的口氣。

卡拉伏佐夫的談話最有趣味。

「從前有個大衛，」他對拿達說。「起初他是牧羊人，當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他用石弩射出一顆石子，射死了巨人哥來司。」

「什麼樣的石弩？」

「唔——一種彈弓，小孩子射石子的那一種。因此猶太人奉他為沙皇。」

「他們的沙皇嗎？那時候猶太人也有沙皇嗎？」

「天哪，你真是個傻瓜！」卡拉伏佐夫歎着氣。「除了二加二等於四之外，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靜默了一會兒，卡拉伏佐夫又繼續說下去：

「他們有過幾個出名的沙皇。他們是沙皇，同時又是預言者、作家與法官。幾千年前大衛寫下的話語直到今天還留在你的心裏。他寫道：『真理就是你的武器。』你能完全了解他的意思嗎？你的武器不是白砲，而是真理。而他自已卻用彈弓殺死哥來司，似乎他也承認白砲有時也是需要的，但同時他說：『真理是你的武器。』換句話說——沒有真理，白砲也是枉然的。另一次，他說：『和平是你的王國。』我們不能在戰爭中找到幸福，只有在和平中纔能找到。可是，戰爭——卻是到達和平的道路……噢，跟你談有什麼用呢！」

「在我們學校裏，」拿達說，「有一個孩子幾乎把另一個孩子的眼睛用彈弓彈出來了哩……」丹尼洛夫十五歲時，一個青年團在他生長的村莊上成立起來了。

一個瘦瘦的小夥子，穿一雙號稱「坦克車」的高筒靴，坐郵車從城裏來，召集了全村的男孩子與女孩子到學校裏，熱烈地說了半天，然後，願意參加的都簽了名字。

丹尼洛夫也簽了名，與其說是因為他已了解它的全部意義，毋寧說是他要向那些聚集於窗外與門口、喊着「米希卡！唐卡！我教你回家去吧！」的母親們挑戰。她們有的悄悄低語，有的高聲叫喊，丹尼洛夫頗感驕傲，因為他的母親不在她們中間。回到家裏，他宣佈：

「唔，我加入青年團了！」

「你就這副樣子跑得去，」這是他母親惟一的批評。「穿一件新襯衣去有什麼叫你麻煩呀。」

城裏來的人會把你當什麼看呢？」

他的父親和母親再也不干涉他的事情了。他們完全相信他們自己的誠實辛勤的生活已經給他們的兒子一個榜樣，不論他採取什麼樣的生活道路，都不會沾辱他自己與他們的。

在家裏，對任何人彬彬有禮，說話和婉謹慎，工作勤懇，是生活的規律。丹尼洛夫簡直不記得他們父母有過醉酒、爭論或者閑惰等等的時候。他父親有一間小小的打鐵鋪；他是虔誠敬神的人，但是假如有人牽着馬來釘馬蹄鐵的話，即使在復活節，他也穿上工作服到鐵鋪裏去的。

「上帝並不反對作工，」他會說。

他是木匠與馬鞍匠，他又能結網，而且是這一區裏最好的修理匠。從前，在收割期，他到有錢的人家作散工，老年時，他穿着乾淨的襯衣去跳鄉村舞，磨擦鏟刀為國營農場去收割。他是工作中的能手，他喜歡自己的工作受人稱贊。

丹尼洛夫的大半生遠離他的父母，而且很少和老人們見面，但他始終保持着對工作的愛，而且喜歡叫負責的人們說：「好孩子！」可寶貴繼承者。……

他母親曾教會他煮飯、補襪、洗衣服。

「這些在服軍役的時候很有用的呢！」她說。

他還很小的時候，母親有時撫摩他，但是他逐漸長大了，她就停止撫摩了。他不記得她的

吻，就是她臨終的時候，也沒有特別爲他禱告，可是他一生保持着對於她的尊敬的憶念。

革命帶着它的新的語言與觀念來了。他參加了青年團，但生活上沒有多大變更——他的村子離鐵路有九十維斯特<sup>①</sup>。他的生活是在老的女教員退職養老、新的一個來了之後纔開始發生變化的。

這新來的女教員名叫法依娜；她很年青——纔二十歲，很美麗，濃密的髮辮在她頭上繞成一個髮冠。

她要求學校附近的一幢新房子，村蘇維埃不理她，她跑去見區當局，結果區方面來了一道命令，房子撥給她了，一個俱樂部在這兒成立起來了。城裏回來時，她帶來兩箱書，每晚她在學校裏高聲地朗讀這些書。

開初，只有她的學生來聽她的朗讀，可是後來，成人們也參加了，甚至那些老年人。他們喜歡這位女教員的朗讀的方法——他們以前沒有聽過這樣的朗讀。開始時她靜靜地讀着，垂下頭湊着石油燈的燈光，她那披着披巾的肩頭傾斜着。她鎮靜地、平淡地讀着，可是後來，她所朗讀的書裏面的情景使她心往神馳了。她的臉發亮，她那青春的眼在低垂的睫毛下閃光。神往了，激動

① Verst — 俄國長度名，等於〇·六六二九哩。

了，有時她高聲朗讀，有時彷彿是竊竊私語；有時她會扯落披巾，跪在椅上，兩手撐着她飛紅的面頰。有時，當聽衆爲畫中人的悲涼生活而發出同情的嗟歎時，淚珠在她的眼框上閃爍，流到她的兩頰，滴落在翻開的書本上……

有生以來第一次，丹尼洛夫看見了人類可能是多麼豐富、可愛與偉大。她的眼睛簡直不能離開這奇異的人。他也要學得跟她一樣。他要知道要學到那樣並不容易——瞧她的讀法吧，沒有一個模糊不清的字，不同的人物用不同的聲調。一切可笑的，經她一讀便更加可笑，而悲涼的地方會悲涼得令人哭泣……哦，這有什麼了不起呢？她比他年紀大些，學過的多些，她學過許多他還沒有時間去學的東西。究竟她是什麼樣的人呢？一個跟他一樣的簡單的、平常的人呀。她的皮鞋是補過的，她的披巾和母親的披巾一個樣。她學習過的，所以會有今日的成就。他只要也去學，將來就會像她一樣。

「她威嚴得像一隻孔雀，」他用歌唱似的聲音讀着……「她說話的時候，好像是音樂的源泉……月光在她的髮辮之下輝耀，一顆星星在她眉上燃燒。」

「而你是詩人的王后呵，」他熱情湧溢地想着。「你是流星，你是我的星星……」

法依娜把書籍分散給青年團員，告訴他們應該作「書籍的推廣者」，丹尼洛夫在村子裏跑來跑去，勸人讀書。後來法依娜宣佈成立了一個業餘劇團，開始排演幾個古典的劇本，裏面有王公

與伯爵。劇團裏男孩子比女孩子少，而女孩子們又不願意扮演男角色。因此法依娜自己來扮演老王公、暴君、謀殺者、封建貴族來作模範。她找了一些臟屑給自己作了一串長鬍子，好像耶和華的畫像中的鬍子一樣，但在最後，她恨這串鬍子把她的臉搞得那麼難看，她就改用燒焦的軟木給自己畫了一縷小鬍子與鬚鬚。結果這位老王公看起來比他自己的女兒，比這哭泣着要進修道院的寡婦更年青，比一切青年的郡主與王公更甜蜜，更女性。他是觀眾最歡迎的一個，不管他的惡行如何，他們還是用鼓掌和頓足表示歡迎……

丹尼洛夫十八歲，是身材高大、肩胛寬闊、有兩條強健的臂膀的小伙子，比法依娜高出一個頭，有一張新鮮、美麗的臉，上唇上面有一抹微薄的黑鬚。

有一度他的精力變成了他的擔負，他自己的身體就是一種重載。有時他會陷於深思，有時他會變成狂樂。他的母親突然開始談到他的婚事了，說她自己精力衰落，恐怕不久於人世（她為婦人病所苦，所以在伊凡之外沒有生過孩子）。她想娶個好媳婦兒在家照料照料她，臨終的時候好來閣上她的眼睛。她可以帶着輕快的心情把家交給媳婦兒。當然，在他說來結婚還太早，他能夠安心地再等幾年，可是現在留心着找個合適的姑娘也沒有害處呀……他突然以意料不到的大膽截斷了她的話，憤怒地微笑着。

「你暗示的是誰呢？」

他很清楚指的是誰——是杜司雅·卡莎亭娜，那磨坊老闆的女兒。大家都拿杜司雅來調侃他，說她愛他愛得要命。爲什麼她要選擇我？不管在兩年或十年之內，爲什麼我一定得跟她結婚呢？

他母親生氣了，一方面因爲他這樣粗暴地截斷了她的話，一方面因爲「暗示」這個字。

「我可不慣於『暗示』，謝謝上帝，」她說。「可是我得告訴你，爲了你，她拒絕了兩個求婚者。她是個好姑娘，而且是個好工人哪。」

他檢起帽子跑出去了。

「你到哪兒去？到女教員那邊去嗎？」她突然喊着，然後，門砰然一聲。「噢，天哪！」

他的腳領着他同學校走去。村莊迷濛在冬季的黃昏裏。不知爲什麼，學校的窗一片漆黑，平常那兒的大教室裏是亮着燈火的……她走了嗎？他的心似乎要翻轉來了……

他走近學校的時候，遇到一班從青年團裏出來的小夥子，他們告訴他說今晚上不排演也沒有朗誦，女教員病了，躺在牀上。他聽了還是一直走去。到她那兒去。他們在他後面喊着一些什麼，他沒聽見。他的唇在顫抖。

他走進門廊，沿暗黑的廊廡走去，經過空的潮溼的教室，沒有敲門就推開了那扇熟悉的門。法依娜和衣躺在牀上，臉向牆壁。



「誰？」她以驚慌的聲音問。

「是我，」他回答說。

「萬雅·丹尼洛夫嗎？有什麼事嗎？今天不排演呢。」

「我知道。我是來看看你的。」

爲什麼他要到此地來？是因爲他想說：「我不願意結婚。除了你我不要任何人。我要跟你在一塊。讓我常常跟你在一塊吧！」現在他已經來了。像根柱子似的站在門口，他想；假如她叫他走開，辛酸的眼淚會湧出來……

也許她是了解的。

「你這樣進來，嚇了我一跳呢，」她說。「我正在瞌睡。我正在夢着這樣那樣……」她發出輕微的愉快聲音，妖冶地伸了一個懶腰。「點燈吧。燈在檯子上。火柴在書架上。脫下你的帽子呀，這些都不懂……」一股鄉下氣！」

他脫下帽子，點上火，覺得自己笨拙、渺小、不會使她感到興趣，但是又不想走開。

法依娜在牀上坐起來，開始用夾針別住腦後散亂的髮絲。她那辮子像條蛇一樣繞在臂上，用她的牙齒啣着梳子。她的臂膀裸露到肘部——堅實，渾圓，以敏捷而又穩定的動作梳理着。她穿着一雙滑稽的、有紅綠條子的襪子，一個玫瑰色的小腳趾從破洞裏露出來。

「幹嗎你那麼盯着我瞧呀？」她問，她的聲音是睡意的、迷糊的。「你來有什麼事——來看我嗎？請坐，我明白你啦。」他坐了下來。她套上破靴鞋走出去了。

他坐着，不敢移動，快活地躡着她的房間，感到非常滿意。

以前他曾經到這兒來過，但總是和別的年青人一道來，每次都沒有耽多久，而且每次都站在別人後面，不能看清一切東西。現在，他獨自個兒在這兒，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這是一間木樞壁的小房間，狹狹的牀上鋪着一條法蘭絨的薄毯子，桌上有一個書夾，盥洗的器具擺在牆角。雖然這一切都是寒酸相的，不很出色的，但是丹尼洛夫看來，它們都有它們自己的顯著和重要的生命——在這些板壁之間，她呼吸着，她睡覺，盥洗，在這張桌上刪改練習簿，在這兒翻閱這些書籍……有幾件東西最可愛、最有趣，那顯然是她個人所有的，使他能窺看她的內心世界的——牆上，夾在金角的漆框裏的那個穿着俄國襯衣和短外套的老人的像片——那一定是她的父親，雖然他和她並不相像。那兒有一枚頂針，是她的頂針。那隻漆着玫瑰花的箱子裏她放些什麼呢？線嗎？針嗎？帶子嗎？那兒，她的灰色披巾丟在椅子靠背上；那兒，在掛鉤上，是她假日穿的紫色外衣……這些可愛的東西，跟她的人一樣，溫存而又意味深長……他彷彿着了迷似地坐在那兒，張大了眼儘瞧，豎起耳朵儘聽她談話，一直到她說是他走的時候了，他纔離開。夜深了。他走到街上，看不見一點燈光，只有某處簷水的滴瀝聲打破這沈沈的寂靜。他往四



她來了，臉色紅潤而快樂，氣息溫熱而清新，一條毛巾纏在她頭上，好像頭巾。

「呵，你已經來了！」她說。她舉起手解開毛巾，仰着頭搖幌着，沈重的溼漉漉的髮髻披掛在她的肩與背上。

「你來梳一梳，萬雅，」她說，遞給他一個梳子。

他順從地開始梳理那冰冷的、光滑的、厚重的髮髻；他握着髮髻，他的手感到沈重的溼漉。他的手指糾纏在那柔軟的、潤滑的髮絲裏，不知爲什麼他的手指顫抖着。

他站在她背後，她面朝着鏡子。他能看見鏡子裏她那充滿快樂的頑皮的臉……他丟了梳子，用兩臂抱着法依娜的肩膀，把她的頭仰過來，用他的嘴唇吻着她的嘴唇。她接受了他的吻——接受了呢！但在同一瞬間，她推開了他，憤怒地笑着：

「呵呵，孩子！」

他不記得他是怎樣走到街上來的。他忘了拿帽子，光着頭走，失神而且慌亂。孩子！當然，他是孩子，是個傻孩子，鹵莽的孩子，他怎麼會這樣大膽呀！……是的，但是她爲什麼譏笑他？爲什麼要他爲她梳頭？她是故意的。爲什麼她接受了他的吻呢？他感覺到，現在還能感覺到哪，她的嘴唇在他的嘴唇下面多麼溫柔、多麼溫柔地移動呀……她是故意地接受了他的吻，然後好來譏笑他的吧！不，不。她的眼睛閃爍着，她吻了他，吻了他哩！

「怎麼回事，你喝醉了嗎？」他的母親輕輕地、傷心地問他。

他一聲不響到自己的臥房裏去了。他不脫衣服，坐着，手臂抱着膝蓋，火熱的前額擱在膝蓋上。後來，天將亮的時候，他就這樣睡着了。就是在夢中，她那灰色的眼睛也還在他面前閃爍，她那溫柔的嘴唇也還在他的嘴唇下面輕柔地顫動。

第二天早晨一個學生把他的帽子送來還他。他顫抖着，彷彿這不是帽子，而是法依娜給他的  
一封信。

他要到她那兒去呢！……但羞怯阻擋了他……他怎麼進去呢？他怎麼說呢？她會譏笑的，他該怎麼辦呢？……靜靜地站着嗎？瞧着畫片嗎？他已倦於默默無言地瞧着畫片，他要吻她，他要常常和她在一塊兒，在她身邊，在她的房間裏！

晚上在俱樂部裏會看見她，他要告訴她……假如他還沒有失掉勇氣的話。

俱樂部預定在那天晚上開幕。丹尼洛夫來得很遲，因為他實在找不到他要對她說的話……他甚至沒有去釘窗簾，掛標語……其他的青年團員全在那兒，只有他沒有去，因為他怕遇到她。

他進來的時候，正式的會議已在進行中。法依娜坐在主席臺上，在村蘇維埃主席旁邊，她的另一邊坐着一個穿城市衣裝的陌生人——是區執委會派來參加俱樂部的開幕典禮的。有演說、有鼓掌。

丹尼洛夫隨着旁人鼓掌，人們在說什麼，他可一點也不懂。他只看見法依娜的瀟灑與傲岸的神氣，只看見她與城裏來的人切切私語，只看見她是那末美麗可愛——此外沒有別的了。他想捉住她的視線，可是她瞧都沒有瞧他一眼。會後舉行跳舞，椅子全搬向牆邊，拉手風琴的伸縮着他的樂器，人們一對一對的在房內旋轉……後來，當他看見她與城裏來的人跳舞的時候，他下了決心要走到她旁邊去。

丹尼洛夫不知道怎樣跳華爾茲。他靠牆站着，瞧粉紅色的衣衫在房內飛旋……他被激動了，被壓抑着，被苦痛磨折着……

難道她會拋棄他——完全地？永久地？難道真無法挽回——這是可能的嗎？……現在她跟那城裏來的人手挽着手走出去了。他好跟着她去嗎？但驕傲與羞恥低低地說——不要去。他猶豫了幾分鐘，而當他最後跑出去看她的時候，她已經不在俱樂部裏了。

她跟那個穿短外套的傢伙走了——公然地在一切人面前走了——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呢？一陣怒火燒遍了他的全身，眼前的一切全變黑了。他握緊拳頭……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們呢？他跳了出去——外面沒有一個人，只有星星與冰霜；全村的人都在俱樂部裏。他直向學校跑去，學校在他面前——他呆呆地站住了。她的窗子裏有光——那末，她在家哩。看到那有光的窗戶，那時常給他和平與幸福的窗戶，他的怒火在頃刻之間平息了。她一定是感到疲倦而回家來了。「我心的偷

快，現在疲倦了，她要上牀去睡了……」他走到窗邊去。

法依娜背向牆，微微地歇靠在牆上。她的頭仰向後面，她的臉彷彿是一個不相熟的人的臉，她嘴唇張着似乎是在恐怖中……城裏來的那個傢伙坐在牀上，邊吸煙邊說話。後來他站起來，走到窗邊，伸出他的手放下窗帘，燈芯往下轉，燈熄了。

燈熄了。

丹尼洛夫哭了。熱淚順着兩頰滾下來，但他自己沒有覺到。一條粗粗的冰柱掛在他旁邊。他抓住它，扭下它，退後幾步，然後對準窗棗去……有玻璃破裂的聲音與一聲叫喊——是法依娜的聲音。丹尼洛夫拔腿跑了。

他邊跑邊哭。一切都完蛋了。再會吧，愛情！再會吧，法依娜！再會吧，一切的夢！

第二天，村子裏談論的中心是：女教員在從俱樂部回家去的路上摔倒了，碰傷了臉部——不很利害，但可能在她的頰骨上留下一個疤。女人們都很關懷，假如她的容顏毀壞了是多麼可惜呀。她是大家都認識的。

「爲什麼你不去走走呀，葛雅？」丹尼洛夫的母親說。他一聲不響。他沒有什麼地方好走。後來他去伐木了，在森林裏耽了一個多月。他瘋狂地工作着，想叫自己精疲力竭而麻痺了他的苦痛。只要他能使自己十分疲倦，他就好隨時隨地睡個痛快。伐木者驚異了：「你是個貪作工

作的人哩，伊凡！」可是後來青年團寄來一封信……青年團區委會要他們派人參加黨校，他們決定派丹尼洛夫。他很清楚安排這件事情的是誰。

臨行之前他去看她——雖然他曾堅決地下過決心認定這是終結，但他沒有理由不去向她告別。她到她的房間裏來的時候已在深夜，她坐在桌旁修改練習簿。他走過走廊，她一定已經聽出是誰的腳步，可是她沒有站起來，她的眼睛是平穩的，她那兩個指頭夾着筆的強健的手靜定地擱在籐子上……她冷靜地直視他的臉。他走近她，爲了仔細地看看她，看見了一個小小的、紫紅的、星形的疤痕在她的頰骨上——是他的標誌，她永遠不能忘記的。……她沒有問他一句話，他也沒說一個字，站了一會兒，他轉身走了。

第二天他離開村莊。

他有着一切小康的農家子弟們的伶俐。他年青而且在戀愛中。他的心爲熱情而開放着。他被夢境、被太陽的暖熱、被女人的聲音煩擾着。但是，清明的常識把他從低賤的誘惑中拯救出來。

「當然，我將來要結婚，」他有時這樣想。「可是我得等待一下。學習、成長、有所作爲。可能她變了心——寫信給我呢？……」他的心爲這瘋狂的理想而燃燒；一想到法依娜，似乎給他的心添了一雙翼膀。

但這個理想一天一天地沒有希望、一天一天地淡薄、最後完全停止了。



他強迫自己放棄了它。

首先他是個傻瓜——噢，他是多末傻的傻瓜呀！他受苦、爲悔恨所磨折、等待着……他請求母親告訴他：女教員情形怎樣？是不是還在組織與領導青年團？有沒有結婚？他的母親告訴他——直到她死爲止，她要譴責同時可憐她的兒子。她把她所知道的關於女教員的一切告訴他：她還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教着孩子，領導青年團，不會結婚——在這個村子裏誰配得上和她結婚呢？後來她寫信來說女教員被區執委會調去了，她到城裏去了；大家都覺得可惜，他們集了一筆錢買禮物送給她……他不能自制了，有兩次甚至要到執委會去找她，要知道她現在在什麼地方，但在最後的一分鐘，懼怯與羞恥拉他回來了。

後來母親來信說女教師會來訪問，作了一次講演，會後會到他們家裏來，告訴他們她已經結了婚，問起萬雅現在何處，並且致了問候之意……

此後他命令自己忘卻她。這雖然很困難，但也不是不可能——他漸漸地把她推開，同時，他也習慣於「她並不愛他」的思想了；對於她的憶念，對於她的髮的芳香的回憶，逐漸逐漸地淡薄了，一切的一切變成一個遙遠遙遠的夢似的了。現在主要的事情是他將畢業於黨校，將往部隊去服務；他不斷地憧憬着在他前面的生活，從各方面來準備它，他覺得這是很重要與很該負責的東西……

可是——突然，沒有一點預感地，他會看見她在他面前，跟從前一樣熱情、明朗、活潑——她喉頭的紋路，她笑着的嘴巴，披散在她的兩鬢與兩肩的潤溼的髮髻——「梳一梳，萬雅……」但時間過去了，他長大了，成人了，成爲工人了，這幻影就很少再出現了，……感謝上帝！

他在紅軍裏服務了兩年，這時期他讀了許多書，特別是政治方面的，同時加入共黨。復員回家後，他被選爲區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任副主席。此後，他從事過各種工作——在黨內，在地方蘇維埃裏，在農業與工業方面。

法依娜杳無影蹤，她跟她的丈夫到東方什麼地方去了，現在另一個女人在他身邊——他的妻。

旅

他跟磨坊老闆的女兒杜司雅結婚了——不是爲了討母親的喜歡，這是在他復員之後在區行政機關工作時自然發生的。還在部隊裏的時候，他就覺得自己需要結婚了。現在他有了顯著的職位，他要求生活得受人尊敬，不叫愚蠢的事兒引誘他妨礙工作，這就是他生活的樞軸。

有一次，他去訪問她父親的時候，他遇到了杜司雅。她正在井邊，轉着吱吱咯咯的轆轤，把水桶提上來，一看到丹尼洛夫，她的臉脹得飛紅。那時她是二十五歲，和丹尼洛夫同樣年紀。雖不十分漂亮，可也嬌嫩與健康；但主要的一點是她那碧綠的眼睛緊緊地睜着他的臉，露着一種羞怯的愉悅，這使他動心了。「她會成爲一個好妻子哩，」他想。

伴

晚上他去拜訪磨坊主人，一禮拜之後他再到村上來，帶了杜司雅與她那裝着仔細折疊起來的衣衫的箱子——許多年來積聚起來的嫁奩——一直到市鎮上、到登記處去了。登記之後她就到他的住處開始家務工作——燒飯、擦窗戶、在院子裏曬她的衣服，他則管自己到區委會去，那兒有迫切的工作等着他。

他們的生活是——他去工作，去開會，去旅行，她在家管理家務。他們的關係中完全沒有他對法依娜所體味到的一切，他的心從來沒有急劇的跳動，他從來沒有感到那種把他引向法依娜的甜蜜的力把他引到她那邊去，也從來不會爲了急於要看見杜司雅而急急忙忙地趕回家去。朋友們來訪問他的時候，他坐在桌上，作這家的主人，跟客人們談話，勸他們進食，而杜司雅只管端東西。他喜歡家裏的一切東西都弄得整潔光亮，他喜歡不論他什麼時候回家都有熱的正餐等着他。杜司雅努力使一切事物都合於他的要求，以他的小小的收入，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好的食物，好的衣服，以及某些款待客人的東西……

有時候，當他看到她那末艱苦地工作着的時候，他的良心刺痛了他，而這種刺痛引起他對她的惱怒——以爲她是刺痛的原因哩。

「爲什麼你要洗呀洗的洗斷了你的脊骨呢，好像你是女傭人似的？」他會說。「送給洗衣衣去洗。」

「他們常會把衣服搞壞呢，」她回答說，心裏想：「不錯，送到洗衣鋪去。這麼一來得化六十個盧布，錢就不夠用到月底啦，我們到哪兒去搞錢呢？」

開頭他時常說：

「你得學習呀。你什麼都不懂哩！無論如何你得學習。」但在心裏他想：「什麼時候她有學習的時間呢？從早到晚忙着家務。」她也這樣想。

雖然如此，他相信她應該是很幸福的。總之，他以為，假如一個女人有了一個她所要求的丈夫，她怎麼會不幸福呢？他看到他那罕有的愛撫使得她多麼愉快，在他的感覺中，他更確信她是一個非常幸福的女人。

在大節日——十月革命節與五一節——大家都到自己工作的地方去參與宴會。丹尼洛夫常帶着杜司雅一道去，她就穿上最好的衣服，燙起她的頭髮，灑了科隆的香水。他帶她進去，給她找了一個坐位，然後逕自跑去跟更有趣的人談天去了。他從來沒有問問自己：她坐在那裏是不是會感到煩厭。大家帶着自己的妻，他也帶着自己的妻。她不比別人穿得壞些，大家都跟她，跟這位領袖人物的太太招呼。因此，一切都很好。

至於他的兒子——那是另一回事。他的兒子——那就是他自己，他丹尼洛夫，他的種子，他的靈魂，他的永遠燃燒着的體力。他把自己的名字——伊凡——給了孩子。一個偉大的女人，他

的妻，給他生了一個孩子。

當然是她生了他的，可是這個孩子是完完全全地屬於他丹尼洛夫的，甚至那引人發笑的粗粗的、紅色的、被火烤焦了似的睫毛也是屬於他的。總之，母親管什麼呢？洗濯，餵他喫而已。

但是他，做父親的，卻在爲兒子創造一種新的生活，一種美麗而光輝的生活哪。爲了給兒子們開闢一條平坦光明的生活大道，他們，父親們，是準備以自己的生命來建築它的。

夜間起了一陣雪風，潮溼的雪花打着車窗。

列車繞着莫斯科打圈子；有時它以最高的速度向前奔馳，燈光與某種綠色的光打窗前閃過，同時汽笛嗚叫着；然後它停住了，站在黑暗中，誰也不知道在何處，汽笛在風雨中悽厲地嗚叫着。他們不得不這樣轉來轉去，直至某個莫斯科的車站能夠接受他們爲止。

轉着，轉着，每個人都在旋轉，他也在旋轉。他要忠實地完成他的旋轉。主要的是——忠實地完成它。這不對嗎，宋尼契卡？

那汽笛的尖叫似乎一直貫穿了他的心。

大片的雪花緊貼在黑色的玻璃窗上。還是在小孩子的時候，他有一本書，裏面有各種雪花的圖畫，畫在黑色的底子上。剛纔落在玻璃上的這朵雪花就跟那些圖畫一樣可愛。

他活生生地記起了那本書與那些圖畫以及那書頁邊上的墨水點子。他的妹妹在那墨水點上添了兩隻手與兩隻腳，她挨了母親的責罵——多胡鬧呀！妹妹長大後，是伯司杜哲夫學院的學生。

他的妹妹已經死了。他的母親比她死得更早些。

所有的人全死去了。

醫師貝洛夫放下厚厚的窗簾，開了電燈。一杯冷茶放在桌上。桌上老有一些喫的東西；他曾經要求過他們無須拿東西放在這兒，但他們還是照樣地拿來。

今天，他們讓他安靜了，他們都到什麼地方去了，整個晚上他獨自個兒。平時，總有人待在他房間裏——可能是丹尼洛夫故意藉口各種各樣差使派來的。

伊凡·愛高爾契是可愛的人物，不過，他真以為談談工作就會使醫師忘掉了宋尼契卡與蕾蕾嗎？

亞歷山大·伊凡尼赤寫信來說房子已不存在，剩下的只有垃圾與石塊。不單是人遭了災難，同時他們的器具、衣服、宋尼契卡工作的檯子、他所喜愛的蕾蕾的練習簿子、信件、日記——一切都完啦。

留下的只有記憶。

那是寫不出來的。過去有一個女孩子，她在學校讀書，學業品行全很好。她的練習簿上寫滿

了勻稱的、清晰的、秀麗的字跡，教員的記分是「優良」二字，用紅鉛筆寫的。女孩子長大了，爲了她老的時候能記得她的學校生活，她的父親收拾起她的練習簿保存起來。德軍對那座房子投下一顆炸彈，房子倒塌了，沒有了女孩子，沒有了練習簿。

什麼都沒有了。

這叫人怎麼寫呢？

那張檯子是小小的，鋪着油布的。上面擺着一架藥秤，一個裝着石膏的大玻璃瓶與一隻宋尼契卡用來調石膏的瓷鉢。那張檯子以及那藥秤、玻璃瓶與白瓷鉢擺在那兒將近三十年了。工作時，宋尼契卡穿上一件綠罩衫，那是破舊的，鈕扣沒有兩顆是一色的，有一顆還是一條褲子上拆下來的。這叫人怎麼寫呢？這毫無意義，只是混亂——褲鈕與這一切有什麼相干？

他一定會發瘋。宋尼契卡是他的朋友，他的最忠誠的、最親愛的。他們相處三十年，從來沒有吵過一回嘴……他或孩子們病了，她是怎樣看護他們的呀——她會整夜坐在他們身邊……

可是他的記憶固執地抓住那些細小的事情，好像要把一切小事情一無遺漏地集合起來。

有時候他回到他們行了婚禮之後，他和宋尼契卡是怎樣回家來的——因爲雇不起轎車，他們就坐一輛簡陋的低四輪車。宋尼契卡穿一件有高高的花領的白長衫，一塊帛在細金鍊上的獎牌從頸子上掛下來。行了禮之後，在教堂裏他就把面紗去掉了。「在街上看來是很愚蠢的，」她

說，「大家都會注視我吶。」獎牌上刻着她的小名的第一個字母——S·K·他說現在應是S·B·了，可是她回答說：「我不願意改換它——那是屬於我母親的。」

有時候他回想到他們一九一九年的生活。他被派到鄉下去，那兒流行着傳染性斑疹，他耽了四個月，結果自己也染上了。復原後，他被遣回家休養。他帶了一些麵粉與牛油給宋尼契卡——大家都說他應該如此——他並爲自己的切合實際而感到驕傲。家裏的情形非常困難。他們有一個小火爐，是用舊雜誌來燃燒的；沒有電；廚房的水溝閉塞了，因此所有的污水與垃圾都不得不從四層樓搬到底下天井裏去。宋尼契卡都自己搬，不肯讓他幫忙。有一天爲了這件事他生氣了——難道他是小孩或是病人嗎？在斑疹之後他長得多胖了呀，強健得跟牛一樣哩！他提起桶子走下去。梯子上一片漆黑，一定有人潑了污水在梯子上，而且已經凍冰了，結果他滑倒了，桶子砰砰地滾下梯子去，到處潑滿了污水。他開始找尋桶子，但在黑暗與慌亂中他找不到它。門開了，宋尼契卡手裏端着一枝蠟燭在他面前出現了。她心慌不忙地走下來，只說：「哦，當然的，」她找到了桶子，用布揩了梯子。他的工作是端着蠟燭……

我的親愛的，我沒有爲你幹過任何事情呢……

她沒有充分的時間來管家務，因爲她經常有工作，因此時常發生一些有趣的意外。有一天，她忙着給人醫牙，把放在鍋子裏發酵的麵糰忘掉了。麵糰發酵了，推起了鍋蓋，滿到桌子上與地



板上去了。那天正是蕾蕾的生日，她正約了她的朋友們來喫茶的。「噢，沒有關係！」宋尼契卡說，立刻到店裏買了一些發酵的麵糰，烤餅準時備好了。

他從來沒有爲她購置好的衣服。她拿去他全部的收入，用在家用上，用在他與孩子身上，而自己老穿著舊衣服。這使他非常苦惱——他常聽人說，女人是很重視服飾的，那末她一定會爲了沒有漂亮的衣着而難受的吧。有一次他留下了一些錢，跑去買些禮物給她。他心想買一件絲質的衣服，但是錢不夠，於是他只得去找比較便宜些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到這些女子商店裏來過，他的眼睛被那數不盡的鈕扣、提包、手帕搞花了。最後他買了一隻手套，美麗的、有繡花手籠的黑羔皮手套（女店員告訴他這叫手籠，是頂時式的）。他以爲那隻手套很小，怕她也許戴不進去，但是宋尼契卡笑了，她套進一隻手去，就顯得太大了。其所以看來很小，是因爲手指是摺疊着的哪……這給醫師一次嚴重的打擊。宋尼契卡從此不許他爲她買任何禮物，同時把那隻手套送給某人作生日的禮物了。……

三十年來他都夢想着要與她作一次泛舟伏爾加的旅行，定一間舒適的房艙，使她忘卻了牙齒、孩子與家務，而得到真正的休息——她太疲倦了。他要照顧她，實現她的願望，讓她感覺到他是多麼熱烈地愛着她，他多麼願意爲了她的平安與幸福而盡其所能。在家裏他不能照顧她，因爲孩子們占去了她的全部時間，她總是忙個不停，假如他去幫助她，她就會說：「讓我來，尼古

拉，我自己會搞的。」結果一切都是她幹，他呢，只在她邊上打轉，妨礙她。買木料的是她，監督修理與裝飾房子的也是她……

「今年夏天我一定帶着你去遊伏爾加，」每年春天他都這樣說。可是一到夏天又變爲：最合理的事情是到帕哥洛夫或塔霍夫卡的夏屋裏去消夏，既便宜又簡單；或者是衣哥兒體質不佳，他不能走；再不然，他，醫師自己，需要一件新的冬大衣，沒有餘錢去遊玩伏爾加了。

因此，她從來沒有給他一個照料她的機會。

或許她還不知道他是怎樣愛着她呢？他一向不善於談他的感情。他是怪誕的，他自己很清楚，人家不無理由老要取笑他，可是她總是那末溫存與謹慎……

他用手捧着他的白髮的頭，他想：多麼可怖呀，他，被征而參加戰爭的人倒沒有爲愛着他的她們而呈獻生命，但她們，和平的女人們，那末溫存的、那末快活的，卻……

「我親愛的人兒，我神聖的人兒，我所能的是與你們同在，我自己的……」

## 第三部 白天

### 第九章 尤麗亞

尤麗亞對蘇帕魯高夫的感情是強烈偉大的，那是她以前沒有經驗過的。

蘇帕魯高夫是第一個找她作朋友的男人。首先是因為丹尼洛夫與他格格不入，費娜的進攻又叫他驚懼，別的人們雖然對他所說的故事與笑話哈哈大笑，可是一講完了大家就淡漠地走開了。他覺得只有在尤麗亞面前比較有自信。他看得出她老是同情地、仁慈地傾向他，雖然他一點也不知道理由何在。開初，那只是簡單的友誼，後來，在他母親死後，他突然開始想到——爲什麼他不可以跟她結婚呢？

結婚？……這個想頭有些誘惑性。

首先，是治理家事……有一個女人在家裏，無須爲喫飯、打掃、洗衣以及如短襪、弔帶之類的瑣碎東西而操心，畢竟是好得多。過着一種運用智力的生活。不必到飯鋪子裏去了，那對於醫生是不尊嚴的，而且那兒又沒有可以贊賞的食物。

他想到他的房子、油漆的箱子與壺瓶、玫瑰紅的威尼斯的玻璃器以及它的虹彩似的反光，他

的心畏縮了——女傭人們是什麼東西都要偷的。

到底，男人是應該結婚的。

畢竟，有些平凡的女人假如一經打扮……哼，只要想像一下她打扮起來的樣子吧！

但彌補這點的是她顯然地喜歡他。她很聰明，而且是個好主婦。她會敬愛他……

可是，她願意嗎？

假如你考慮到她是老處女，那末，爲了我娶她，她應該永遠地感激而且忠於我，假如你考慮到……

但有些跡象告訴蘇帕魯高夫：結婚之後，尤麗亞立刻就會向她丈夫提出一些要求，那就會叫他蘇帕魯高夫覺得難於接受的。

「她一定會期望我對社會問題發生興趣，」他沈思着。「在這方面顯顯身手並不困難，而且我也沒有理由可以反對，這給你造成某種地位與聲名哩……可是，她要我真正地對這方面發生興趣哩，我當然要裝出我真有興趣，而且願意將全部生命貢獻給它……她要有一個孩子，同時她真的生了一個了，我又怎麼好提出反對呢。當然，她給我的生活奠下了堅強的基礎，因爲她有特別強的、男性的性格，不過是不是太强、太男性了一點兒呢？她那種堅強的意志會不會把我完全壓碎呢？家裏一定會有秩序了，但是那是她的秩序，我所能做的將是默默的服從。妻子如果能服從

她的丈夫，能預見他的願望，那是愉快的。可是我能期望尤麗亞處於那樣的地位嗎？當然不，不過他是一家之長是確切無疑的……」

雖然如此，他還是徘徊於那種堅強明晰的精神的翼下，在那兒他覺得有了一個保護者。平心而論，並不是尤麗亞的容貌使他猶豫，雖然他看出，作為女人，她是毫不動人的，但同時他也看出，同車的人們一般地認為她是特出的、幾乎是可怕的人物，這鼓勵了他感到：這個驕傲的、受大家尊敬的、有權威的女人卻跟他蘇帕魯高夫要好，喜歡跟他談話而且樂於與他作伴哩。第一次嚴肅正經的婦人在他心裏引起了興趣。

他過甚其詞地對她敘述他那艱苦的、饑餓的青年時代，在作學生的那幾年，他如何地辛勤以致毀壞了他的健康，後來他如何地為人重視，他的業務如何地發達，他又如何為自己建築了舒適的窠兒，而他的已故的母親——像人們說的，願上帝賜她的靈魂安息吧——卻不關心他，老要跑出舒適的窠兒，把他辛苦賺來的金錢浪費在紙牌上，他真是很寂寞，很……

「我希望，」有一天他說，「我的寂寞不是永久的。我幾乎確信，我的寂寞不久就會結束了。」

她的心為這些空泛的詞句而顫動了……當另一天他偶然描述着他的住宅，並且把住宅畫了一張圖形的時候，她想：「或許我命裏註定要住那座住宅的吧？」

她的煩惱能瞞過一切別的人，但瞞不過費娜。費娜對於羅曼史具有敏感，即使只顯露了一點點跡痕，而且她會以極大的仁慈關心它。真的，爲了蘇帕魯高夫對她的不注意，她是恨他的，同時她也不允許任何人妨礙她的道路，可是現在她的行爲是如此高尚，她不妨礙尤麗亞，而且這位著名驕矜的女人費娜，倒把自己看作這正在生產過程中的愛情的衛護女神哩。爲了不妨礙這羅曼史的演進，每當蘇帕魯高夫來訪的時候，她就找各種各樣藉口離開房間，免得打擾尤麗亞與蘇帕魯高夫的談話。實在，房間的門老是開着的——他們兩個都很留心這件事，尤其是尤麗亞。她珍惜自己的名譽。

列車裏出現了新人物了。

丹尼洛夫需要一個木匠，會作一切雜工的人——擔架，靠背椅，小小的、精緻的運動器械。另一樣丹尼洛夫需要的東西是克里傑車裏的掛櫃，每牀一隻——可以安置在病人手可以及到的任何地方的活動櫃子，他們把香煙、書籍以及零星物件放在裏面。在硬車裏，在牀架之間，最好是方檯子來代替小桌子。

「但願上帝給我一個木匠，」丹尼洛夫說。

在依萬諾夫車站，上帝派了布古巧夫，莎夏叔叔給他。

莎夏叔叔曾在鐵路上當過管理員，那時候他的家眷住在盧加——他的母親、妻子、守寡的妹

妹，兩個女兒和一個年青的姪女。莎夏叔叔老是稱她們爲「我的六個女人」。德軍迫近盧加的時  
候，莎夏叔叔正在一列難民車上做事，他就帶他的六個女人到這列車上來。他不能把她們安置在  
他自己管理的頭一節車廂裏，因此把她們交給她的一位老朋友，一位非常卓越的人物，他是管理  
着最末一節車的。在途中，德軍轟炸列車，最後的兩節車被命中了，沒有一個人得救。莎夏叔叔  
幫忙把屍體從殘燼中拖出來：他發現了他那六個女人與他的老朋友，那卓越的人物……莎夏叔叔  
病了一個很長的時期。他在依萬諾夫精神療養院裏住了將近十八個月，就在這兒，丹尼洛夫把他  
帶上車來。

莎夏叔叔在一節隔離的車廂裏，坐在一條小小的工作檯上開始工作了。他的精神活潑愉快，  
技藝巧妙精緻，正合丹尼洛夫夫的要求。首先他製造了各種各樣的體操器械——訓練腿與手指的。  
這一切都在他公餘的時間製作的，因爲照規定，救護車裏並無木匠，莎夏叔叔的正式職務是藥車  
上的管理員。

莎夏叔叔在精神療養院中，顯然已從憂傷中復原了，因爲他從來不談過去，誰也沒有見過他  
悲傷與鬱抑。惟一的是他必須一天到晚有事可作，不然他就會惶惶不安，手指發抖……值班的時  
候，他坐在藥車的爐竈開的火爐邊上編織襪子——那是他在療養院裏學會的。

莎夏叔叔會唱歌，也許從前他是一個很愉快的男高音歌手呢，現在雖然嗓子粗了，弱了，而

他依然能熱情地唱出高音，全身緊張，長着長鬚的小臉閃着紅光。在一個延長音符之後，莎夏叔叔會調着吉他的琴絃，臉上浮着微笑，似乎是說：「瞧這個吧！」他唱的都是老歌——看奧萊格參戰了，莫斯科之火熾燃着吼叫着，我的篝火<sup>●</sup>等。當他開始唱奧萊格的時候，聽者就慢慢地溜出車廂去了，因為這隻歌是唱不完的。

有一天丹尼洛夫聽見他在唱歌。

「你應該去唱給受傷的人聽呀，」他說。莎夏叔叔立刻插了進去。

「是的，」他說，「部隊裏的孩子們在車站上很樂意聽我的歌哩，甚至高級官員也一樣。有一位陸軍中將爲了我的莫斯科之火還給了我一百枝香煙。」

此後，在診治完畢之後，晚餐開始的時候，莎夏叔叔就在棉襖外面套上白罩衫，梳好鬚髮，提着他的吉他去巡遊每節車廂了。

他之所以能受人歡迎，是很難解釋的，可是他能受人歡迎卻是無可懷疑的。他端一張小櫬放在車廂中央，坐下來唱我的篝火彈耀在霧中。「你繫在我心頭的結子，明兒誰個來解開……」他唱着，悲傷地搖幌他那長着鬚髮的腦袋，沒有人發笑。可是當他要到別的車廂去的時候，他後面就會有人喊：

「叔叔，再唱個別的歌吧。別讓他走，請他再唱一個！」



紅軍把德軍從史大林格勒趕跑之後，接着壓迫他們退出俄羅斯的土地了。這意味着艱苦的戰爭，也意味着救護車工作的繁忙。

部隊把敵人一步一步的往西邊趕，被占領的地區一個接着一個被解放了。從這些地區滾來了那麽樣的人類苦難的波浪，那兒遭到了那麽樣的蹂躪，有那麽多的無家可歸的人們，那麽多的孤兒，以致叫人目瞪口呆而認不得了。

在一個只剩下燒焦的煙突、全部機關都擠到臨時搭成的木棚裏的草原車站上，凡斯卡在救護列車上出現了。她是個瘦瘦的、俊俏的、長着美潔如絲的辮子並有一雙灰色眼睛的小女孩。是柯司托里金帶她到車裏來的。

「你瞧，」他說，「是個真正的集體農民哩，實在比我更內行。要一個正規的士兵來看管雞羣——無論你怎麼說，天下任何部隊裏都沒有這樣的規定。」

「你幾歲？」丹尼洛夫問。

「十七，」凡斯卡回答說。

均為歌曲名。

「你從哪兒來的？」

「彼得里雅葉凡村。那兒什麼都沒有了。」

「炸毀了，是嗎？」

「他們把它燒光了，」凡斯卡輕輕地歎息着。當她回答問題的時候，她以明亮的、稍稍凸出的眼睛打量着丹尼洛夫以及站在他旁邊的尤麗亞。她說話迅速，急促，好像剛從劇烈的飛奔中停下來似的。

「你帶着證明書嗎？」

「帶着，」凡斯卡從罩衫裏面扯出一張仔細摺疊着的紙，上面的墨水滲得一塌糊塗，像是給淚水溼透過的。證明書上說：在一九四一年，凡斯卡·布倫柯在烏克蘭沙加達中等學校第五年級考試及格、成績優良。

「這不是通行證呀？」丹尼洛夫說。

「什麼通行證？」凡斯卡問。

「你怎麼樣從烏克蘭跑到這邊來的？」

「我們就這麼來了。我們要避開德軍。後來他們也到此地來啦。」

「你有親屬在此地嗎？」尤麗亞問。

「有，」凡斯卡說。「我的祖母。不過她不在此地，在此地附近，在李霍雷凡，正在溪的對面，離此地有六哩路。」

「你爲什麼離開你的祖母？」

「她跟她的熟人們住在一塊，我可不願意。他們的房子也被燒毀了，他們都住在地窖裏。」

「你父親與母親呢？」

「我沒有母親。爸爸——我不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在前線。關於他，我一點消息也沒有。」

凡斯卡以同樣輕鬆的語調說出這些話，只是她的淡淡的眉毛苦痛地皺起來。

「我收留你，」丹尼洛夫說。「不過有個條件——以後要說實話。你不是十七歲。」

「我是十七歲，確確實實的。有一句謊話你殺死我好了，」凡斯卡說。

「你跟德國人說你是幾歲，他們纔不把你帶到德國去呢？」丹尼洛夫問，他對於占領區的情形早就知道一些的。

「十三，」凡斯卡說。

丹尼洛夫與尤麗亞都笑了。

「這倒更像真的呢？」丹尼洛夫說。「好，你叫什麼名字？」

「凡斯卡。」

「好，那末就叫凡斯卡。」

凡斯卡所有的東西是一個用灰色格子披巾包着的小包裹，上身穿一件男人的大汗衣，腳上穿了一雙小小的皮鞋。

「你帶來的是什麼東西？」尤麗亞指着包裹問。「你願意不願意丟了它？」

「不，」凡斯卡緊緊地抓住包裹，按在胸前說。

她想——現在會怎麼樣呢？他們是不是在教她醫治受傷的人之前給她一些東西喫呢？可是尤麗亞把她帶到一節普通的貨物車裏。首先她走進了一個豬欄，柵欄裏面有兩頭小豬，肥胖而又乾淨，在哼着、咀嚼着。「牠們多乾淨呀，」凡斯卡想，「連糞的氣味都沒有。」尤麗亞開了一扇矮門，凡斯卡走進一間較寬的房間，壁上掛着大鉢與熨板，兩邊擺着金屬的小檯子，第三邊的東西她看不懂——像一只巨大的碗櫃，漆着綠色，有許多細管，邊上釘着一枝大的溫度計。有一個穿白外衣的人手交在背後站在那兒瞧着溫度計。「是醫生，」凡斯卡想。

「蘇霍葉多夫，」尤麗亞說，「外衣搞好之後去喊一個護士來教這個新來的女孩子怎樣作。坐下，」她對凡斯卡說了後走出去了。凡斯卡在檯子上坐下來。車廂裏很熱，而且有一股酸氣。突然凡斯卡跳起來了，搖幌着，幾乎從檯子上摔下來。她連忙抓住金屬的檯子穩住自己。

「仁慈的主阿，我們動身了！」她想。

一堆綠色的被褥放在檯子上。蘇霍葉多夫數着說：「十九，」歎了一口氣同時瞧了一瞧凡斯卡，凡斯卡決定這是開始談話的時候了。

「叔叔，」她說，「這些被褥你還要怎麼搞呢？」

「把它們放到那裏面去，沒有別的啦，」蘇霍葉多夫回答說，打量着這大方的女孩子，心裏想：「這小妞兒到這兒來幹什麼呀？」

「放進去幹什麼？」

「煮一煮。」

「爲什麼？」

「殺菌。」

「菌會死嗎？」

「會死光的。」

凡斯卡沈默着。

「叔叔，」過了一忽兒她說。「爲什麼我要坐在這兒？」

「等待輪到你。」

「什麼地方輪到我？」

「倒像煞有介事的，」蘇霍葉多夫想。「擺起架子來，隨你裝腔作勢吧。」他只高聲地說：「二十分鐘內，等我把外衣拿出來，你就好去了。」

「到哪兒去？」

「哪兒！那邊——到消毒間去，」蘇霍葉多夫在那綠色的東西上把螺絲旋來旋去。

「多少度？」凡斯卡問。

「一百零四。」

長時間的沈默。

「叔叔。」

「什麼？」

「假如我不願意呢？」

「不管你願不願意，」蘇霍葉多夫說。「我們大家，從醫生起到伙伕止，都得經過消毒。」凡斯卡點點頭。「好，」她想，「假如他們都搞過，那就不會害死我。」她急於要爬進這綠色的東西裏去，看看裏面是什麼樣的。

蘇霍葉多夫開始覺得她抱着歉意了。

「你無須害怕。」

「我不怕，叔叔。」

人家給凡斯卡一件舊的落了鈕扣的外衣和一片裏頭的洋布。外衣太長，因此凡斯卡拿剪子剪去下面的一段，把邊兒縫起來，然後釘上了袖子和領口的鈕扣。當她看見費娜把白洋布纏成一個頭巾，她也照樣纏起來，可是尤麗亞對她說：「把你的頭規規矩矩的包起來。」

當護士，凡斯卡太年輕，因此她被交給莎夏叔叔，作他的助手與學生。她對藥車極感興趣。牆壁跟烏克蘭房屋的牆壁一樣白，一切東西都是那末潔淨，美麗，像天堂一樣！

凡斯卡經常坐在爐竈間裏，那兒也很潔淨而且暖和。外面，是寒冷潮溼的春天的氣候。

莎夏叔叔告訴凡斯卡：

「我們車裏的客人不是普通的旅客，我們的都是高貴的人們，爲我們而失去了健康和精力的人們，他們因爲流血而身體衰弱，需要溫暖。我們管理人員的責任就是使車裏溫暖。但是，我們又不可以浪費煤炭。留心——注意着，有時候打開火門、關上節氣閘，有時候要打開節氣閘、關上火門。你要學會去克服困難。配給的煤是有嚴格規定的，大凍天卻需要六籃煤！有時候還得七籃哩。我們得設法使煤夠燒。」

莎夏叔叔有他自己的使煤夠燒的辦法。當他們到達車站的時候，他就提着籃子跑出去偷一些

來。有一次他讓路警抓住了，被帶到鐵路運輸處去，丹尼洛夫不得不跑去保他出來。

一到爐子好好的燒着之後，凡斯卡就跑去站在窗子旁邊，等着洗滌間的房門打開——那是常有的——那末她就可以偷看一下那白色的樂園，那裏有種在盤子裏的棕櫚，牆壁上有閃光的物事，門上有醫生用的鏡子。受傷的人坐在摺椅和罩着白椅套的長墊椅上，無線電輕輕地演唱着。一切的一切是那末整齊，舒適，那末愉快，跟淪陷期間圍繞在凡斯卡周圍的恐怖是那樣的不同……

所有受傷的人都穿着一色的、柔軟的綠浴衣，最會吵鬧的人一到此地都靜靜地坐着，不吸煙，輕輕地翻閱雜誌。凡斯卡想：他們一定都害怕尤麗亞。

尤麗亞每天早晨六點鐘到手術室裏來，直到晚上十一點鐘纔離開。凡斯卡想數一下，一天有多少受傷的人到手術室裏來；中餐之前她數到四十六，下午她忘了數了……包紮、敷藥從早餐之後開始，一直延長到晚間九點鐘為止。

有時候洗滌室與手術室的門同時開着，凡斯卡就可以看到尤麗亞了，她穿着雪白的出診衣，白色的頭巾下面是她那紅紅的臉，她的手跟臉一樣紅，她的眉毛豎立着，好像在嚇唬什麼人似的……凡斯卡會看見她俯身在手術檯上搞着一些神祕與精緻的事情……

凡斯卡那末安靜地站在平臺上，甚至暴躁的護士司密諾娃也沒來趕開她。



晚上九點鐘以後，藥車裏空了，只剩下尤麗亞與克拉瓦。（幸運的克拉瓦！）金屬的器械會在手術室裏叮噠作響，克拉瓦會跑出來拿開水，裏面會燒着火，有酸的氣味。然後尤麗亞也走了，只剩下克拉瓦一個人。當她洗擦東西的時候，她允許凡斯卡到洗滌室或甚至健身房裏來，在走廊的地毯上踱踱，但是藥間老關着，而且克拉瓦也不許她到手術室裏去。克拉瓦疲倦得懶於回答凡斯卡的問題，因此，這女孩子只好靜靜地在車裏踱來踱去，照照鏡子，摸摸那硬的、發光的棕櫚葉子。

早晨三點鐘，疲倦得搖搖幌幌的克拉瓦去睡覺了，這時候凡斯卡就是這神祕的王國的女主人了。手術室被克拉瓦鎖住了，鑰匙也帶走了，但是，洗滌室也是非常有趣呀。她可以躺在長墊椅上翻閱雜誌，自思自想：我躺在長墊椅上看雜誌，棕櫚葉子在我上面。無論誰看到了都會想——躺在那長墊椅上的女孩子是誰啊，她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呀……

凡斯卡有一雙靈敏的耳朵——遠處一有開門聲，她立刻跳起來，抹平墊椅的椅套，叫人看不出來，立刻跑到爐竈間裏去了……

可是有一天晚上，莎夏叔叔來對溫度計，她正在長墊椅上睡覺，就給抓住了。他不立刻喊醒她，直到她自己睡醒的時候，他頓着腳對她大罵了一頓。

「你想想看，你幹了什麼事兒？愛，你……」他喊着，可是壓低了他的聲音。「受傷的人坐

的地方，你卻穿着髒棉襖躺上去，到處留下病菌……假如政委來了呢？……咳，什麼樣的女孩子！下次可不要讓我再抓住你！」

他並沒有去告發凡斯卡，可是每晚當她值班的時候，他都跑來看看，凡斯卡爲了安全起見，再也不輪到長墊椅上去。

丹尼洛夫被升爲大尉了，蘇帕魯高夫升任陸軍中尉，醫師貝洛夫升任少校軍醫官，同時許多女人都帶上了紅星肩章。凡斯卡站在平臺上想：「我將來也會有肩章的。我將來是裹傷護士，跟尤麗亞一樣。我會曉得怎樣做一切事情，像她一樣。假如我願意的話，我也可以學做醫生吶，別煩惱吧……」

尤麗亞已經注意到凡斯卡時常徘徊於藥間門口。「那女孩子有一雙聰明的眼睛哩，」她想。有一天她跑進爐竈間，她看見凡斯卡跪着把一只舊罐頭放到爐子上去。

「你會燙着你的手吶，凡斯卡，」尤麗亞說。「你燒什麼東西？」

「是木匠用的膠，給莎夏叔叔的，」凡斯卡回答說。

「留心——會燒着的。」

「不會——我瞧着它吶。」

爐子裏的火光照着凡斯卡的臉，給她臉抹上一種透明的玫瑰的色彩，一道寬的金光落在她的

髮上……「真是小女孩子，」尤麗亞想，「小孩子……」

她伸出手笨拙地從凡斯卡的前額撩開了幾縷髮絲。

「把臉上的頭髮撩開去，」她說，好像羞於愛撫似的。「受傷的人包紮好之後，你會不會把他們的衣服重新穿上去？」

「會的，」凡斯卡說。

「你要穿得非常小心，纔不會碰痛他們，而且要穿得快，因為還有別人等着。」

「我會穿得很快的。」

「好，我們會看到的。」尤麗亞說。

走的時候，她回頭對凡斯卡瞧了一眼；這女孩子正俯身在爐子上，她那淡黃色的辮梢正落在煤箱裏……

在歸途中，有一天尤麗亞碰到了凡斯卡。

「到手術室裏來，」她說。「我來教你試試看。向克拉瓦去拿件外衣吧。」

這末一來，凡斯卡走進神聖而又神聖的地方，走進藥車了。

尤麗亞嚴肅地把她的手放在一只圓形的、金屬的、光閃得像一面鏡子的盒子上。

「這是紗布箱。」

「唔，」凡斯卡說。

「在這箱子裏面，我放着消毒過的東西，我們在這兒消毒它，在加壓釜裏。」

「消毒過的——在加壓釜裏，」凡斯卡複述了這句話。盯住了尤麗亞的手指。

「我講的話你複述一遍看，」尤麗亞說。

「這是紗布箱，」凡斯卡立刻說，兩手放到那閃光的盒子上。

「別碰它，」尤麗亞說。「除非必要，不要動任何東西。手是媒介物、這就是說病菌的聚集

者與傳播者。」

「你自己也用手去摸呀，」她這樣想，但並沒有一絲受辱的感覺，同時在她腦子裏積蓄了另

一個新字——媒介物。

「很好，」功課結束之後尤麗亞說。「現在你好去了。」

「是非常聰明的女孩子哩。」她告訴丹尼洛夫。

「真的嗎？」他懷疑地問道。

他對於手術室與它的器械懷着深切的關注，他很難相信凡斯卡可以用在這末細緻的工作上。

「你怎麼會想到要帶一個學生的？」蘇帕魯高夫問尤麗亞。「而且怎麼會要這樣一個小孩

子？」

「她對於這方面很有興趣，」尤麗亞回答說。「假如好好的教導她，我們會使她有些成就的。」

「可是你想想看，」蘇帕魯高夫說，「現在你哪裏有時間呀。」

「教育年青人是我們的責任，」尤麗亞用自己穩健的、倔強的語調說。

有一天凡斯卡打碎了一只注射器，尤麗亞的眼睛發光了，她叫這個女孩子離開手術室。晚上跟蘇帕魯高夫談話的時候，她還是念念不忘凡斯卡——現在那女孩子在幹什麼呢？她想像凡斯卡悲傷地坐在火爐前面，她的辮梢落在煤箱裏，一道金色的光橫在她的頭髮上……

「她也許不再來了，」尤麗亞想。

可是第二天凡斯卡來上課了，好像昨兒沒有發生過什麼事兒似的。

## 第十章 醫師貝洛夫

一年過去了。

那本厚而方的練習簿將要寫滿了——醫師已經回復了對於他日記的熱情。跟莎夏叔叔一樣，他需要一天到晚有事情作；假如他無事可作，那末，支撐着他的那內部的一切的力似乎涸竭了，他的頭會開始搖盪，記憶會擠進來，扯裂着他的心。

他打算以參預列車中的一切生活與事務、記下這一切、並在車內跑來跑去，來驅逐這些記憶……可是，無論他怎樣努力，總有兩張清晰可見的臉，兩個永遠活的形象，在他身邊。

還有第三個形象——他兒子的模糊不清的形象。

沒有一封信，沒有一點跡象，證明他還活在人間。

他被殺了嗎？

人家勸醫師寫信到莫斯科去，寄到某一地址去，會有消息寄來的。他寫去了，但直到如今，還是沒有回覆。

當然他已經被殺了。他怎麼樣死的？他幾歲了，他的臉是什麼樣兒的？

「我們旅行於烏克蘭的解放區中，」醫師寫着，「有時很近前線。德軍已失掉了戰爭開始時所保有的空中優勢，我們對於空襲幾乎不感到懼怕了。他們在我們的城市和鄉間所留下的可怖的荒涼景象，慘不忍觀。實在，現在我倒認識了這句古諺的智慧了：縱使死也死在行伍中好。德軍所到之處，人民遭受如許的苦難與損失，我……」（塗去。）「這對於我……」（塗去。）「當然，無須隱瞞，這使我個人損失較易忍受，或者這倒叫我聊以自慰了，……但是……」（塗去。）「此間各車站都已成爲廢墟，大多數站上沒有幫浦，有時候爲了裝滿水槽，我們得提着桶子往河裏或井裏去汲水。在這種情形下，全體人員包括官員與護士，都得提桶去汲水，我們裝滿了

水槽、大筒與消毒室的鍋子，然而用水還得經濟。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添水。在巴拉替希克附近，我們的人發現了一隻被砲彈打得四面有裂縫的蓄水槽。路警問：救護車要這樣的廢料作什麼用呀，真見鬼。布古巧夫與波羅坦沙夫移開行李車的門，把它搬進來，然後修理它。I·E·說，一到好鏢的地方，他要把那些洞孔鏢起來，我們就多了一隻可以儲二千公升水的蓄水槽了。卡拉伏佐夫還想在水槽上裝一根橡皮管直通隔壁廚車的大釜裏去。

「我對我們的人的耐勞、勤勉與他們的不竭的智巧永遠驚奇不置。我對他們驚奇與羨慕，我要像他們一樣……」

開着空車的救護車在K站停住了，爲了鏢補大鍋，要停五天。

「我想到列寧格勒去幾天，」醫師貝洛夫對丹尼洛夫說。

「那有什麼好處？」丹尼洛夫問。

醫師轉開頭，沈默了一會兒。

「我想我還是要去，」最後他說。「對這邊的事情沒有影響，是不是？」

「沒有什麼，」丹尼洛夫回答說。「假如你要去也可以。」

他爲司令在一輛載遺骸者回列寧格勒的貨車上搞了一個舒適的坐位，同時跟管理主任耳語了

一回，主任就把自己的牀鋪讓給醫師了。

車子裏生着一個小鐵爐，很溫暖。醫師把罐頭豬肉分給同車的人們。他不願意使用主任的餐鋪，直到他們強迫他爲止。

從管理主任的談話中聽來，他這列救護列車在鐵路人員中似乎是很有名的。

「報紙上常有關於你的文章呢，」他說。「他們舉出你來作例子……老是乾乾淨淨的，甚至車廂外邊也洗得很乾淨，玻璃全是光閃閃的。停在伏洛達的時候你們被調到頭一條軌道上來，你還記得不？那是一位將軍剛來檢閱鐵路，鐵路運輸處就下了一道命令：把那列美麗的列車調到車站的窗子前面來……」

今天他的閑散特別苦痛地扯裂着他。不論怎樣努力想叫自己睡着，結果還是睡不着。他跟人談話，他試讀着在管理主任桌子上找到的一本小說，可是那小說中的人物的愛情與苦難都引不起他的興趣……管理主任給他一分當天的真理報，他從頭到尾地讀完它，盡至連戲院的廣告也沒有漏過去。莫斯科布爾舍依劇場上演伊凡·蘇沙寧，藝術劇場上演沙皇佛陀爾。一切如常。生活進行進中。

他極力不叫自己想到列車已經接近列寧格勒，他在那兒會看見什麼，以及爲什麼他要上這兒來等等。他來沒有一點事。這全是幻想。苦難沒有療治了他的幻想。

許多許多次，他爲自己畫出了一幅圖畫，畫出他已經到了列寧格勒……



在夢中，他也看到這幅圖畫。在夢中，宋尼契卡與蕾蕾是活的，房子完整無缺地站立着，她們出來迎接他，笑着，談着……亞歷山大·伊凡諾維支把一切都搞混了，他因為衰老與忙碌而混亂了。另外一個夢是房子沒有了，只剩下小小的一堆灰，宋尼契卡與蕾蕾是活的，站在灰燼之旁，說明這一堆灰就是他們房屋所留下的一切。

從這些夢中醒過來是一切事情中最壞的事情。

當然，在他清醒的時間內，他不希望會見到宋尼契卡與蕾蕾。這樣的錯誤是不會發生的。寫信來的是一位年老的、仁慈的、慎重的友人，他親自把她們的骨灰送到墳墓……

在清醒的時刻，他的幻想畫出了另外的東西——在列寧格勒他或許會找到衣哥兒。衣哥兒沒有死哩。

醫師到了列寧格勒，徒步走回家去。那兒是回教寺院。（宋尼契卡有一次說過回教寺院的尖塔好像蛇頭。另一次她說喀山中央寺院的兩翼擁抱它，把它從地面舉起來。有時候，家事太繁忙了，她就說：「我討厭你們大家！」她就獨自個兒跑出去瞧瞧回教寺院，瞧瞧喀山中央寺院和尼瓦河了。回家來，疲乏了也和氣了，她會歉然地問：「喂，沒有我，你們搞得怎麼樣啦？……」於是她開始煮茶了。）

現在他將沿着自己的街走去，遠遠地他會看見他那被毀的房子。從另一角，衣哥兒會穿着他

的制服向醫生走來。他是又長又瘦的，有一點兒僵，有一點兒蹣……不，在部隊裏他們已經教會他好好兒走踏了。他將昂然地一直走來。他們慢慢地走近了。「爸爸，」衣兒哥說，伸出兩臂圍抱他。「爸爸，原來是你！穿着軍服我不認得你啦……」他們倆的眼眶裏都會有幸福的眼淚。

或者是……衣兒哥的眼眶裏沒有眼淚，也不忙着要擁抱他。「喂，爸爸，」他說，伸出他的手。醫師會吞下已經升到喉頭的眼淚，他會站在兒子旁邊瞧着他們的毀滅了的家。天黑了。

「好，我們走吧，」衣兒哥說，他們就到亞歷山大·伊凡諾維支那邊問是否可在他家裏過夜。曾經請他醫過肝臟炎的老波琳娜·亞歷克舍葉芙娜會打開門而且喫驚得舉起兩手。「天哪，原來是你呀！」當然不會——哪兒會有另外的衣兒哥跑出來呢？是他已經找到了衣兒哥，他自己跟他一塊兒，到這兒來過夜。他的夢紛亂了，他的思想紛亂了，波琳娜·亞歷克舍葉芙娜已在圍城的時候餓死了呀。這樣的相見只有在舞臺上可能發生，而不是在現實的生活中……

但究竟會發生什麼？會不會有什麼事？或者世界上除悲傷之外，真的什麼都沒有留下來嗎？

最後，他終於睡着了。他醒來的時候，天色已晚，燈已亮了，車內沒有一個人。列車已經停住。醫師打牀上坐起來，正奇怪着車是否還要繼續前進的時候，管理主任進來說：

「列寧格勒。」

救護車在K站將停留一個長時間，丹尼洛夫允許一部份人員到外面去走走。

女孩子們擦了皮靴，鼻子上撲了香粉，在鏡子前面打扮起來跑到城裏去逛馬路、看熱鬧、看電影了。凡斯卡與伊雅跑進一間理髮室。裏面很暖和，而且有一股醉人的芳香。一個頭髮花白的存衣室的侍者，很像醫師貝洛夫，請她們脫掉大衣，她們順從地脫下大衣，坐在兩張椅子上。

這地方的一切東西都是引人入勝的，跟現實生活完全不同。角落裏，有兩個女人坐在桌邊；穿白罩衫的一個用小鉗子在另外一個的手指上不知搞些什麼。

「那是在搞什麼？」凡斯卡問。

「傻瓜！」伊雅低聲說。「是修指甲呀。」

青年的與老年的女人們坐在長鏡前面的圈手椅上，鏡子反映着她們的溫良的臉，她們的頸子上都圍着毛巾。理髮師——青年的與中年的——圍着這些女人旋轉，剪子剪着，濃濃淡淡的頭髮一簇一簇的掉下來。一個淺黑色的、眉與睫上塗着濃膏的女人溫順地坐在那兒，一位青年的女理髮師吹着長長的鉗子，然後把她的頭髮鉗住扭轉。一陣蒸氣往上升。那淺黑色的女人小心謹慎地閉上塗了油膏的睫毛，忍受這一切。

隔壁間裏的情形叫人更莫明其妙哩。一個女人坐在那兒，有四十根或許還不止四十根電線從她的頭上伸向牆壁。除了她的眼睛之外，她的頭簡直不能轉動。

「那是什麼？」凡斯卡極感興趣地問。

「電燙吶，」伊雅回答說。

理髮師走到那個帶電線的女人身邊，在她的頭上工作起來，正同尼茲維斯基使用他的遮板與插栓一樣。

坐在桌邊的女人站起來了，搖搖她的手，凡斯卡對她那紅而閃光的，像糖果似的指甲贊歎不止。

淺黑色的女人也站起來了，她的美麗使凡斯卡驚異。她的頭髮纏成許多緊緊的小香腸掛在頭上，她的睫毛煤一樣黑、向上彎，而她的眉——世界上哪有那末可愛的東西呢？——長長的、從鼻子上面一直伸到髮角、美好而又勻稱，好像是實際上不曾有過的。

凡斯卡爲熱切的美慕所燃燒。她希望自己也像那個女人似的美麗。

「請坐，女孩子們，」理髮師說。

伊雅在鏡前坐下，凡斯卡決定修指甲。小盤子裏的水熱得燙人，指甲匠用力將凡斯卡因勞作而變成硬而又粗的指頭搓了一會，剪了兩次，以致出了血，但凡斯卡沒有霎一霎眼——別人能受得住，她也能受。

她帶着熱烈的贊賞來看她的指甲。「這女孩子的指甲多麼漂亮呀，」大家都將這樣說。「你

瞧這些指甲呀！」

她在鏡子前面坐了下來。

「電燙嗎？」理髮師問。

凡斯卡剛想答應的時候，伊雅打斷了她。

「我們沒有時間電燙，我們得在一個鐘頭裏面回去哩。火燙好了。」

「火燙吧，」凡斯卡輕輕地說。

理髮師盡心地工作着。她喜歡這兩個穿軍服的女孩子，不斷地詢問她們，她們是幹什麼差使的，打哪兒來，到過什麼地方等等。別的顧客也插進來，對談變成一般的雜談了，甚至那修指甲的和存衣室的老侍者也參加進來了。只有那頭上有電線的女人不作聲，像蜘蛛似的打隔壁間往外窺看。

「眉畫不畫，女孩子們？」理髮師說，在凡斯卡還來不及點頭之前，她已經拿起一柄剃刀把她的眉毛幾乎全刮光了。

「噢！」凡斯卡倒抽了一口氣。「這不是太細了嗎？」

「你喜歡寬些嗎？」理髮師問。「那我們把它搞寬一些。」

最後，這愉快的手續完成了。

「可以保險六個月哩，」理髮師說，愛憐地瞧着凡斯卡。「親愛的，你別擔心，它是洗不掉也燒不掉的，任什麼也不會影響它。有這麼一雙眉毛你就會稱心樂意了。」

凡斯卡與伊雅付了錢，穿上大衣走向站上來，人們給她們致衷心的祝福。

丹尼洛夫正在車上踱來踱去。

「這到底算什麼呀？」他眼睛落在凡斯卡身上，問。

在她那純潔的、雀斑的、孩子氣的臉上，一雙濃黑的眉毛從鼻子上面一直伸到髮角。這使她的臉顯得蒼老、悲傷、可怖。

「到美容院去過了嗎？」看見了帽子下面露出來的頭髮，聞到了香水的氣味，丹尼洛夫問。

「哦，燙髮——好的。可是這個——去洗掉吧。」

凡斯卡立正。

「大尉同志，請許我報告，」她用新學會了的禮節上的用語開始說，「它是洗不掉也燒不掉的，憑你怎樣搞都搞不掉的。」

「我會洗掉它！」丹尼洛夫說。「它會因為我的命令而搞掉！」

「不成，搞不掉的。」凡斯卡說。

醫師跟管理主任說了聲再會，爬下貨車回家去了。

從尼伏斯基轉到李特葉尼，從李特葉尼到帕司替爾街，經過米海洛夫斯基堡，越過馬沙伏，打基洛夫橋上的蘇伏洛夫紀念碑走上彼得洛夫拉台斯基——這是在白日夢中時常走着的路徑。

假如有人問他尼伏斯基的街景如何，以及在李特葉尼看到些什麼，他說不出來。他什麼也沒看見，甚至打回教寺院邊上經過時也沒有對它瞧上一眼。

當他走近他的房子的時候，燈光增加了。

那是房子……跟從前完全一個樣兒呀！呵，是了，他記起來了，有人告訴過他，現在都用三夾板作遮屏，使人們不會苦痛地看見廢墟的慘景，也使街道有正常的市容。房子畫在三夾板上，與平常一個樣。但實際上它已不存在了……

他不能到裏面去。

爲了要更仔細地看一看這畫在三夾板上的他的房子，他走到街心；突然一陣昏暈和頭旋壓倒他，當他蘇醒過來的時候，他是坐在一個守門人小屋裏的一隻衣箱上。守門人，是個女人，站在他前面，說：

「沙菲亞·萊奧葉芙娜應該是知道他的地址的，他現在是多漂亮的青年人呀，上帝保佑他長命百歲！」

守門人似乎是認識他的，可是他完全不記得她了，他就這樣告訴這守門人。

「我是『洗濯日』的妹子，你不記得了嗎？」

他記得「洗濯日」，但記不起是否曾見過這個女人，她的妹妹。她繼續說着，開頭他不清楚她在說什麼。突然他開始清醒了，站了起來，但他的膝蓋伸不直了。

衣哥兒一個月前到過此地，也會在這守門人的小屋裏坐過，詢問「洗濯日」的妹子關於他母親與姊姊的死的一切詳情。他流過眼淚，問個不休，但關於他自己的事卻沒說一句話。他問他父親現在在哪兒，她卻不知道地址。他寫了一個字條放在這兒，吩咐假如父親來時交給父親。他說他還留有字條在他所遇到的朋友那兒。

「字條在什麼地方呢？」醫師問。

那女人說是她姊姊收去的。姊姊現在在工廠作夜工，不久就回家的。最後，她終於回家了，並不是不久之後，而是在一百年之後。她回家了，很蒼老，但仍然活着、工作着。她說她的女兒麗達也在作工，已經結婚，快要養孩子了……再過了一百年，「洗濯日」纔去找那張麗達看過但現在不知道放在什麼地方的字條，後來她找着了，她們交給醫師。

「父親，你在什麼地方？你還活着嗎？我願你健在，」他念着，下面還有不多幾句話與五個地址——戰地郵局，他兒子的地址，部隊地址，居宅的地址……我活着哩，衣哥兒！我們兩個都



活着哩！我們將在完成我們的任務之後再相見。對嗎？我活着哩，我的孩子，我活着哩！

### 第十一章 林 娜

在救護列車上，每個人的全部時間都花在學習上。尤麗亞領導護生訓練班，教導她們使用手術器械以及複雜包紮。護士們去聽醫師們的學術講演。費娜在某個醫院裏工作了一個月，專門研究生理治療。司密諾娃去受治療體操的訓練。廚娘費瑪派往烹飪訓練班去，後來帶着成績優良的證明書回來再作廚子——原來的廚子不受傷者歡迎。

林娜很喜歡那些輕巧的治療操的器械，沒有多久她就從司密諾娃那兒學會了這個工作的簡單原則了。她在治療操方面獲得比旁人更好的成績，那也因為她從前是體操教員，她更熟悉人體的祕密與一切可能性，而這是司密諾娃所不知道的。

「林娜比以前嚴肅得多了哩。」尤麗亞說。

林娜心裏微微一笑——她跟往常完全一樣呀。

沒有誰能像林娜一樣地善於駕馭受傷的人，假如有脾氣特別壞的病人，總是送給林娜負責；她有法使他安靜。

「你用什麼方法，纔使他們這麼聽話呢？」

「我不知道，」林娜回答說。

她會跟傷者們閒談而使他們忘卻疼痛，問他的職位，從什麼地方來，進過什麼學校以及他的家庭情況等等。假如他們哭喊，她撫摩他們的頭，吻他們，安慰他們。當他們輕率浮躁的時候，她不去激惱他們，盡自己的可能去滿足他們的要求，同時跟他們說說笑話，直到他們發笑為止……

她被擢升爲中士了，她帶着佩上運動獎章時的同樣的愉快的滿足，佩上了她的肩章。

「噯，林諾契卡，你蒼老了許多哩！」胖伊雅傷感地說。

林娜對着她那齒輪形的鏡子照了一照——是的，眼圈上圍着皺紋——從哪兒來的？而且她臉色蒼白，那是她沒有足夠的空氣與久不體操的緣故；畢竟她從小孩子的時候起每天都是運動着的呢。

沒有關係，這一切不久都會過去，她又好去教小孩，爭奪運動錦標以及愛着丹雅，愛着丹雅了！

他杳無信息。

戰爭不久即將結束，德軍已在國土之外，在波蘭挨打。列車正開往國外去救護傷者。那些該咒的德國兵爲什麼不趕緊投降呢？好，讓他們因爲破壞了她的生活，一而再，再而三地挨打吧。

有一天她幾乎相信丹雅已經死了。爲什麼呢？天氣非常陰鬱沈悶，傾盆大雨連下了四天，他們在白天都不得不開電燈。大家感到昏悶窒息，突然拿達收到一封信，說她的未婚夫被殺了——正當她準備去看望他的時候，他已被征召入伍而在強渡一條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小溪時被殺了。是他的同志寫信來告訴她的。當她嘗試着安慰拿達時，突然這思想像拳頭似的擊中了林娜——丹雅是不是也已被殺了呢？但這只是一時的脆弱。死亡永遠不能戰勝他們啊。

不久戰爭要結束了，他們要重新會面了。林娜時常照着鏡子，有一天她知道自己真的已經完了，年老色衰了——還只二十五歲哩！她被凌辱，她要發瘋，她內部的一切尖叫着。「我不要哪！」

「是因爲我活着沒有幸福，」她想。「不單是沒有幸福地活着，而且連幸福的希望也被壓抑下去了，我每天蹂躪它，把它遠遠的推開去……我不能這樣活下去。同志們，趕快，趕快呀！趕快消滅了法西斯蒂，在我爲缺少幸福而萎落之前。」

由於尤麗亞的請求，凡斯卡被任爲護士，調到第六號車裏去工作了。

一般認爲林娜的車廂是全系列車中最好的一節，因此調凡斯卡到她那兒去受她的教導。

在凡斯卡當值的時候，第六號車裏發生了一件不幸的意外——夜間，血從一個截去肩膀的人

的殘肢上的綳帶裏滲透出來。凡斯卡巡視時看見他的枕頭上有黑色的一片，仔細一看——是血！那個人正在睡夢中。凡斯卡急忙跑到隔壁車裏，請求值班的護士去喊費那，她自己立刻跑回來拿了一條乾淨的被單跑到那個人跟前。真倒運，他睡得很熟，她又怕驚醒他——那就要吵擾別人了。

「叔叔！」她絕望地在他耳邊輕輕地喊着。「叔叔！噢，叔叔——叔叔！」

「什麼事？」那個人驚跳起來問。

「靜些，叔叔，別慌，你在流血哩。」凡斯卡說。

她用被單給他的肩胛做了一個絞壓包紮，她的膝蓋抵住地板，咬着牙齒，緊緊地拉着。

「叔叔！」她喘息着說。「用你那隻好的手幫我一下呀！」

「好，來吧，」那個人說。「讓我來絞。血還在流嗎？」

「唔，再拉緊些，叔叔。」

當護士們與醫師貝洛夫來的時候，血已止住，那個人已經躺在乾淨的被單上，凡斯卡正在喫那個人給她的一塊糖。

「我要在每日命令裏提到你，」醫師對凡斯卡說。「你是個偉大的女孩子哩。」

「那是尤麗亞教我的，我照着她說的去作。」凡斯卡回答，她的兩頰爲了糖果而膨脹着。

空的列車在南線奔馳。

「這是我的故鄉吶，」站在窗邊的時候，凡斯卡對林娜說。

是在初冬，蓬鬆的雪掩蓋着荒蕪的烏克蘭原野，掩蓋着車站上的灰燼與瓦礫堆——德國野獸的足跡。凡斯卡像老太婆那樣的搭着兩臂，一隻手心托着下巴，肘頭支在另一隻橫在她狹窄的胸前的手上。

「停一會兒就要看見三棵橡樹了，」她說，「還有一點兒路。第一個是沙加達克站，雖然好久沒去，我還認識那個地方，我在那兒上學的。然後更近葉里斯基，更近我們的集體農場了……」

有人喊林娜，談話中斷了。凡斯卡留在窗邊。三棵橡樹閃了過去。凡斯卡喫了一驚，一下子披上她的汗衫與頭巾，跳到平臺上去。她以為在沙加達克會停車的，但列車卻從標着過去車站名字的覆着雪的小屋邊上飛馳過去了。第二個站將是葉里斯基，車一定會停，因為凡斯卡親耳聽見卡拉伏佐夫跟波羅坦沙夫說過：「我們到葉里斯基去買吧。」

噢，那雪，那雪，掩蓋了一切路標——可是不！那兒是幼小的白楊，它在三年內長大了，不復是嬰兒而是青年人了，可是她一樣認得它！……凡斯卡抓住冰冷的把手，走到踏板的最低的一

殺。一陣雪風掃過來，凡斯卡尖叫一聲，跳進雪風裏面去了。

她躺在雪上，直等到全列車過去之後纔起來，拂去雪花，裹緊頭巾，跑到路基上面去找掩在雪裏的到集體農場去的路徑。

她之所以跳下車，是因為她突然想到也許同村的親戚們會知道一些爸爸的情形。也許他曾來過信問起凡斯卡與祖母現在何處，而她們還不知道哩。

將自己如何把那個截去手臂的人的血止住的經過告訴他們，不是很偉大嗎！

凡斯卡立刻不見了——蘇霍葉多夫看見有人在離沙加達克五哩路的地方從普通車上跌下去，照單點了名，不見了凡斯卡。

「她告訴我她的村子就在此地，」林娜說。

「你們把這些小孩子搞得來結果就是這樣呀，」丹尼洛夫以厭惡的口氣說，但是尤麗亞心裏想：「沒跌死纔好呢！」

列車在葉里斯基停留了將近兩個鐘頭——丹尼洛夫故意延長了停車時間，希望凡斯卡會回來。「她會回來的，」他想，在第二個鐘頭的末尾，凡斯卡帶着蘋果與雪的香味回來了。

「好嗎？」丹尼洛夫說。「到家裏去過了？」

「是的，到那邊去過，」她說，快樂地微笑着。他無心斥責她了。

「一切都好嗎？」他問。

「都好，他們都還活着，」凡斯卡解開頭巾，跑去把蘋果放到一邊去。「他們住在霧裏，但並不很壞……給我一些蘋果。爸爸有信來，帶來了他的愛念，他現在在游擊隊裏呢！……」

三個老人，蘇霍葉多夫，柯司托里金與波羅坦沙夫，肩挨着肩坐在一邊聊閑天，好像坐在家裏的門檐上似的。病得臉色焦黃、眼睛陷落的尼茲維斯基躺在他們對面的座位上。

「瞧我吧，」波羅坦沙夫以低沉顫抖的聲音說。「骨節凸出，瞧，手指作繭了。而且這些血管。光看這兒。這是些什麼樣的血管呀，有這樣的血管生命也沒有價值了。」

「這有什麼？」蘇霍葉多夫問。「你一樣能好好兒的活着啊。硬化，那是你年紀大了的緣故。如果你拿啤酒來代替伏特加，你可以活到一百歲。」

「不，」波羅坦沙夫歎了一口氣。「戰事結束、一切重上軌道之後，我們的工作就完了。我們將退休，領取養老金，這就是結束。」

「這對你很好呀，」柯司托里金歎息着說。「你兩個兒子都好好兒的，你將安然地作老爹來結束你的日子。我的兒子失掉了一隻手了，而且還有四個小孩子，都還需撫養的呢。」

尼茲維斯基輕輕地呻吟着。

「是種腐敗的毛病，」柯司托里金說。「是淫蕩病——比炸彈還要壞……」

林娜拿一冊萊蒙托夫的詩來卜卦，閉着眼睛翻開書，用手指着一行詩。

「爲什麼我們要知道你所求的夢？

我們在這兒看到你的時候不遠了。」

一點也不合。

第二次她指着的是：

「忘卻嗎？——上帝不與忘卻，

是的，他還反對忘卻哩。」

與她所要求的實在離得很遠。

列車到達V站，林娜下了車，到月臺上投了一封信，同時也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氣。她仍然用着戰事開始時她丈夫給她的通訊處。

車站被燬了，房子沒有頂也沒有窗，只剩下一個架子。一切都是灰色與陰沈的。不是冬天，也不是秋天，空中飄着惱人的微雨，腳下的地土是濃而黏的漿糊……

林娜踱來踱去，手插在大衣袋裏，帽子攔在腦後。



一列兵車到了，士兵們從車廂裏出來湧到月臺上。「跟咱們來吧，小妞兒？」一個闊肩的、紅頰的士兵打林娜身邊走過的時候，對林娜喊着。她對他微微一笑，他沒有停留地跑過去，回了一個微笑，他的雪白的牙齒閃着光。……

「丹雅！」

他雜在穿軍服的急急忙忙的人流裏，沒有聽到她的喊聲——她離他相當遠，可是她認得出是他。怎麼會認得的呢？她一向沒有見過他穿着軍裝大衣、戴着有耳套的軍帽的呀。他的臉黝黑了、變粗了，他走路的样子與幾百個跟他一道的人一模一樣，然而，在她的眼光落在他身上的那一刻，她就認出是他了。

「丹雅，丹雅……」

她因幸福而悄悄地發笑。他向她走來，她伸出手去……他握着她的手，緊緊地壓着它。周圍有那末多人，她羞於去吻他……但她怎麼會對他覺得生疏呢？她用手捧了他的頭，吻了他。

「你在此地？」他說。

「是的，」她乏力地說，熱情親切地直視着他的眼睛。「你還活着。」

「我還活着，」他回答說。「回想起我所經歷過的那些危險，真算是好運道呢……中士，」他對他的肩章點點頭。「你看怎麼樣……」

「那是我的列車，」她說。

「是嗎？」他說。「我們現在是到華沙去。我們去取華沙訥。一向都好嗎？你瘦了一些呢……」

「丹雅，」她說。「我不願意說話。我願意聽着，聽你說……聽着我吧，爲什麼你不寫信？」

「不寫信嗎？」他說。「我寫過信的，也許你收不到。」他沈默了，帶着憂慮的臉色聽着她。「想想這樣的相會，林諾契卡……」

「你還活着哩！」她說，撫摩着他的臉。他輕輕地將臉轉開去。

「別，林諾契卡……」

她什麼都沒有注意到，幸福使她盲目了。

「我笑着，你知道是爲什麼呢？我不……最親愛的，看，他們全走了，時候到了嗎？」

「是的，現在，」他喃喃地說，開始向列車走去，林娜在他邊上。「真可恥，沒有時間弄點熱水。我們有爐子，但車站上倒比較容易搞到……」

「我剛纔還投寄了一封信給你哩，」她說，她的眼睛盯住他的臉。「如果親手交給你你就更好了。你沒有收到我的信嗎？」

「沒有，」他說。「現在我簡直不知道你的信寄到什麼地方我纔收得到呀……」

他們站在路軌旁邊。兩個官員站在車門口，吸着煙，往下瞧着他們。

「我愛你！」林娜高聲地說，擁抱他，要吻他。

「林娜！」他說。「我不願欺騙你。」他搭住她的肘子，歉然地壓着它們。「原諒我。情形是，你知道的……」

她凝視着他。她不懂他的意思。欺騙這個字在他是什麼意思呢？她有什麼好寬恕？

「這是，」他以低沈的聲音說。「這真是命運如此……天上的星星……」他笨拙地微笑着。「我遇見了一個女人。請勿生我的氣，林諾契卡，這些事是不期然而發生的，你知道……戰爭，它拆散了一些人亦結合了一些人……當然，那個房間與一切東西應歸你所有，」他急促地加上說，不安地皺着眉頭。

什麼事兒呀？為什麼她要保有那個房間？是不是他以為此去不得生還呢？……

她懂了，她的肩突然地下垂了。

他繼續喃喃地說着。

「我時常想着——事情為什麼會搞到這步田地？我不知道。也許是因為我們的相識太匆遽、太突然的緣故。像一陣熱病。我們一離開，熱就消退了……」

「在我這方面可不會消退哩，」透過灰色的嘴唇，她說。

他沒有聽清楚這句話，但他猜得到這句話的內容——從她眼睛與頭部的動作上。

「你可能是保持着它的……」

她一轉身離開他走了。

手插進她的衣袋，以遲緩沈重的脚步走去，完全不像她自己的步態。她感到精疲力竭。愛，會給她力、美與快樂，現在卻像一個沈重的十字架壓在她身上，她得肩負着這個十字架直到她有能力量放下它的時候為止。

## 第十二章 丹尼洛夫

丹尼洛夫不是自然的愛好者——或者更正確地說，他從來沒有怎樣關心過自然。他生長於田野與森林中，但從來沒有注意過它們的美。他瞧着雲彩、太陽、牧場，他想到：「今年的芻草會有好收成哩。」當他看察森林的時候，他就想：「這都可以作好木料哩！」這是一種滿腦裝着他們的事業與利害關係的人。

但在去華沙的途中，他也不能不感到那森林的美了。鐵路兩側聳立着高高的、挺直的樅樹，每一株都有威嚴的樹冠，似乎是經過特別的挑選的。每棵樹都載負着潔白無瑕的新雪，鋪蓋着它

們寬大的枝葉，在葉與葉間隆起雪堆。「真如仙境哩，」丹尼洛夫想，當他站在平臺上眯着眼睛抵擋反光，瞧着這可愛的、無瑕的銀色世界滑溜地、靜悄悄地、莊嚴地流過去的時候……日落時，在這銀白上投下紅光，紅光逐漸深沈，然後消失了。輕盈的藍影圍合森林，好像是和平的祝福……列車停住了。

由一位青年少尉率領的一小隊兵叫他們停車。雪沒了他們蹣跚直至膝部，掉落在他們的軍帽上。他們是從這仙境似的森林的深處來的，是去清除出沒於華沙周圍的一些匪徒的。少尉要求搭一段路車。

「這可以說是內務，」少尉說。「德軍已全部趕跑，帶着大砲跑了，卻把機槍留給這些土匪隊伍。契爾望尼森林裏的匪徒昨兒纔被解決哩。」

列車正向契爾望尼森林開去。

這隊兵搭了普通車，喝了熱茶。到第三站他們就下車去了。

那晚夜深時，在森林腹地，列車裝載了受傷的人。醫院在一個僻靜的地方，是一座沒有圍牆的新型舒適的四層樓建築。汽車載着受傷的人從森林裏來，頭燈射出強烈的光。裝載工作進行得很迅速，在三個鐘頭內列車就開始它的歸程了。他們離戰線不遠，受傷的人也是剛離戰場不久的。

「你知道，」醫師貝洛夫告訴丹尼洛夫說，「第六節車裏有兩個女人，是公務員，其中有一個腿部一直傷至臀部，已經截去了。真可憐極啦，因為克里傑車絕對沒有空地方，我們只得將她們放在硬車裏。」

克里傑車裏沒有空地方，因為重傷者特別多，甚至隔離室也塞滿了。

在早晨的巡視中，丹尼洛夫對那兩個女人瞧了一眼。她們在最末尾的一間裏，同時按照醫師貝洛夫的吩咐，一塊幕布掛在她們前面。丹尼洛夫小心地瞧了一眼，女人們睡着了；有一個幾乎是仆着睡的，臉埋在枕頭裏，腦後的剪短了的美麗蓬鬆的頭髮隨着列車的振盪而搖幌着；另一個拉上了被，幾乎蓋住她的鼻子，額上有皺紋，髮是花白的，臉形大而又黑。在這張沈重的臉上有那末樣的疲乏與憂傷，所以丹尼洛夫躡着腳尖走去，對值班的凡斯卡悄悄地說：

「這兒有女人呢——別吵擾她們，讓她們睡覺。時常去看看，切勿擾她們。我知道你的——天一亮就把體溫計插到……」

凡斯卡對丹尼洛夫懷着善意的敬畏。她立刻去找司密諾娃，告訴她說：

「政委剛剛到此地來過，他說別去吵擾那兩個女人，讓她們好好兒睡覺。」

她又同樣地告訴了費娜。

無論是司密諾娃或費娜都沒有功夫跟睡着的女人打麻煩——她們的腿快要跑斷了哩。這是一

次特別困難的旅行。整個早晨沒有空過一下手，除蘇帕魯高夫之外，沒有人到辦公車去喫午飯。

「我習慣於有秩序的生活，」他說。「正確的生活制度是工作的良好的保證。」

他脫掉出診衣，洗了手，帶着愉快的心情坐在桌邊，大餐已在盤子裏，雪白的餐巾擺在一邊。

敲門聲打斷了午餐——是響亮的、急迫慌亂的敲門聲。是司密諾娃。

「醫師，」她喘息着，用完全不是她自己的聲音說。「立刻到第六節車去。」

「什麼事？」蘇帕魯高夫問。他剛用叉子叉起一片烤肉，蘸了芥末，纏上一圈香葱。

「那受傷的女人做產了，」司密諾娃說。

蘇帕魯高夫不懂。

「做產，什麼意思？」

「哦，平常的做產，就是那樣，」司密諾娃粗魯地回答說。瞧着蘇帕魯高夫把又在叉子上的肉直挺挺地、一動不動地擎在面前，她非常厭惡。她真想把盤子從他的鼻子下面推開去。司密諾娃年青，性急，她一切簡單自然的情感都顯露在她那憤怒的灰色的眼珠上了……

「列車震動她，現在她做產了，」她解釋說。「截去一條腿的那一個。」

蘇帕魯高夫把那片肉塞到嘴裏，接着是麵包，眼睛因為芥末流着淚水……

「可是，」咀嚼完畢之後他說。「症狀簿上有沒有關於懷孕的記錄呢？」

「沒有。」

「護士長——在那邊嗎？」

「護士長在第九節車裏，那兒有人發癩癩，他們都在那邊哩。」

「奧爾嘉呢？」

「在克里傑車作包茶。」

蘇帕魯高夫沈思着。老那樣——有什麼事兒，大家都手忙腳亂。叫他怎麼辦呢？他不是學接生的。耳、鼻、咽喉……他的職務不是接生婆。

「幹嗎慌慌張張呢？」蘇帕魯高夫問。「這類事情你們女人應該是內行的呀。」

懷着滿足的感覺，看見司密諾娃臉孔發紅，看見她的眼睛非常明顯地露出急於要報復他的時候，他站起來加上說：

「先去，我立刻就來。」

但等他洗完手，穿好出診衣到第六節車的時候，他看見奧爾嘉與尤麗亞已經在那兒忙着了。帶着好奇混和着嫌惡的感情他對那正在作產的女人投了一瞥。她那個肚皮隆起的大身軀在被單下面癢癢地抽搐着。她那有黑色髮髻的灰色的頭在枕上滾來滾去。



「喊叫吧，親愛的，喊叫吧，」奧爾嘉溫存地、迅速地對她說。「別擔心聲音大吵了別人，喊叫會使你快些。」

那女人一聲不響。汗珠滴到枕頭上，咬着的嘴唇突出來。她發出一聲漫長的呻吟，像一條被絞殺的牛臨死的哀鳴，她那陷在墨框裏的眼睛從她那憔悴的臉上可怖地瞪着。

「只要喊一聲，高高地喊一聲吧！」奧爾嘉催促她。尤麗亞看見蘇帕魯高夫，就走到他跟前。

「這兒完全不需要你，」她說，惶亂得跟小女孩子一般。「沒有你，我們自己也會搞的。」一聲呼喊從被下面發出來，是刺透全車人的神經的喊聲。頭髮灰白的女人再也不能自持了。一個脆弱的、只有七個月的孩子生下來了，到第一站，就給M地的疏散站打了一個電報，請求他們派一輛小汽車在車站等候，迎接這個母親與她的孩子。

這件事丹尼洛夫也聽到了，但他對這並不十分注意，他的心全部被第九節車裏那個男人所占據。像一切超過嚴格的限度的事情一樣，像一切難於理解的事情一樣，那個人的病症激怒了丹尼洛夫。槍傷，傳染，腐爛以及金屬器械和微生物能帶到人身體裏來，諸如此類的一切毀壞——丹尼洛夫已輕習慣了。但今天早晨麻煩了他足足兩個鐘頭的這個病人卻不是傷者。一枚炮彈的爆裂，把他從地上掀起來，他沒有跌傷得很利害，他沒有流過一滴血，僅僅失卻知覺，而且不久就

恢復過來的。而突然——癱瘓發作了。似乎某種魔鬼的力占有了他——他的身體拱起又摔下，彷彿裏面有彈簧，他的頭往地板上碰撞，嘴唇泛着白沫。這個人從前不會生過癱瘓病，他的神情也正常，他的父母與祖父母也是完全健康的。這真不可理解。丹尼洛夫認為醫生們的解釋混亂而又模糊。假如他讀到這樣的症狀，他是不會相信的，他一定會以為這中間有些誇大。但是他親眼見到這種發作了。他自己跟那個人談過話，當發作時他曾親自捧過他的頭，嘗到過那種惡魔的力，這種力使他的身軀在牀上痙攣抽縮，以至四個強有力的人都壓他不住。是的，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但這是不應該有的，不應該有黑暗的、無意義的、惡魔的力對人肆虐。

傍晚時，丹尼洛夫回到辦公室。他拒絕了晚餐，他不覺得餓，只覺得疲乏與氣惱。他捲起一根煙，燃着了，慢慢的覺得他的激動平和了，思路清晰了。在一定的時期內，科學會知道如何醫治這種醜惡的病症的，正如它已經知道如何醫治肺病、梅毒與腐爛一樣。畢竟，還有許多人處於比這種震動病更為悲慘的境地呢。假如要他跟那個失去一條腿而又在車裏作產的女人易地以處的話，也許要考慮一下——而會拒絕的……當他記起那個女人時，丹尼洛夫決定去看看她。

她躺在那兒，蓋着棉被，雖然車裏暖和，她卻冷得發抖。孩子不在那兒——已被送到隔離室裏去了。

「你覺得怎樣？」丹尼洛夫問她。她的臉在上鋪的陰影中，只有眼睛閃着光。電燈還沒扭

開。

「很好。」

聲音是嘶啞的，破裂的。丹尼洛夫坐在她對鋪的牀角上，坐在那美貌的女人腳邊，這美貌的女人正集中注意在捲一根香煙，用瘦而粗癭的手指從被上把煙草末拾起來。

「在這兒吸煙，對你沒有害處嗎？」丹尼洛夫對生過孩子的女人帶着不贊同的意恩問。她的大嘴巴因微笑而成弧形，那個頭髮美麗的女人憤憤然地說：

「我是替她捲的哪。她一天到晚抽煙，要我替她捲……拿去！」她氣憤地加上說，把煙遞給那個女人。

「我停忽兒再抽，」她說，把煙放在桌子上。那個美貌的女人立刻開始捲另一枝。生了孩子的女人顯然覺得冷——她把被拉去蓋到臉上，只留一雙眼睛在外面。

「你是誰？」她問，閃光的眼盯地瞧着丹尼洛夫的臉。「你是醫生嗎？」  
他告訴了她。

「你在這兒很久了嗎？」

「從戰爭開始起……」

「戰前你是幹什麼的？」

似乎她是故意提出許多問題而把別的東西排除開去。但這也很好，這打開了談話的路子。他簡單地回答了她的問題，然後問：

「你是幹什麼工作的？」

「我嗎？」略微一停之後，她簡單明確地回答說：「我在蘇維埃機關工作。」

「你的丈夫呢？」

「在前線戰死了。」

顯然她不願意談到她自己，這使他很失望。

「帶着孩子在你是困難的哩，」他魯直地說。他原是要來安慰她，鼓舞她的，告訴她即使有孩子、即使沒有腿她也不會有困難的，但是她卻是——簡潔，尖銳的，問了他許多關於他的問題，然後就在他們之間豎起一道柵欄，好像她要說：

旅

「這跟你有什麼相干呢？」

「是的，」她表示同意。「這是困難的。」

「你有親戚嗎？」

「有。」

「他們會幫助……」

伴

她發出一聲短促的笑聲。

「假如我用膝蓋向他們爬過去，他們會幫助我的……」

她的笑明白地告訴他，她不願用她的膝蓋爬向她的親戚。他想像着出了醫院之後她滑倒走去的情景。由於截切的部位太高，她不能裝置假腿，她不得不一生使用拐杖。她不能自己抱孩子，是另外的人替她抱着。這幅圖畫活生生地幻現在他前面，但是他不能可憐她，那促使他到此地來的可憐已經消滅了。現在他所感到的是對這個女人的深深的敬意，以及等待着她的那艱苦的命運。對於這樣的命運，可憐是太微小的東西哩。

他想問她打什麼地方來，是否還有別的孩子，是否是共產黨員，但她突然以乾躁疲乏的聲音說：

「請你喊一聲護士。」

他知道她不願談話，站起來走出去了。他聽見她對那個美貌女人說：

「現在我要那枝香煙了，凡尤希卡，多好呀！」

那天晚上他夢見她——她支着拐杖沿街走去，個子高高的，頭髮灰白的，不可接近的，有人抱着嬰孩跟在後面。即使在夢中他還是認不得她哩。

第二天早晨，在M站上，他纔認出她來。一輛護運車在鐵路旁邊等候，兩名勤務員把她與孩

子放在擔架上擡出來。丹尼洛夫打辦公車窗戶裏往外看。那女人的大手臂抱着包裹着的嬰孩，她的臉向着嬰孩，帶着憂慮與苦痛。在冬天早晨的清輝中，丹尼洛夫認得了這張臉，透過時間與苦難所加上的假面，認得了這張臉，透過線條、凹凸而認識了這頰骨上有一個小小的、雪白的、星形的疤痕的惟一親愛的臉……

他們就是這樣晤面的。

他們相遇了，而他不認得她，他曾坐在她身旁，越過她所樹立的柵欄跟她談話，彷彿她是一個不相識的人一樣。但是她一定立刻就認得他了。他越想越相信她已經認得他。她多麼熱切地注視着他呀，問他是誰以及戰前作些什麼事情。她要知道他——這個在她臉上留下永久的疤痕的學生，現在成爲什麼樣的人物了。

她不願意跟他談她自己的事情，她甚至沒有告訴他，她是誰……

當她說：「現在我要那枝香煙了，凡尤希卡，……」的時候，她的聲音是多麼寬慰、幾乎是快樂的……

他在場的時候，她之所以不吸煙是怕火柴照明了她的臉。在他認出她之前，她迅速地把他調排開去了。她怕他也許會認出她，從她的某些音調中認出她。

他可沒有認出她，他簡直沒有猜到這一點。

他怎麼會猜想到呢？

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這個嚴峻的、灰髮的女人與過去的法依娜之不相像，正如今天的丹尼洛夫與那個其行動不由丹尼洛夫負責的孩子之間的不相像是一樣的。

那個上唇有一抹微髭的少年與溼髮垂肩的、笑着的法依娜……都是生活初期所留下的可愛的形像。丹尼洛夫不復有那種熱望與柔情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多少日與夜，多少思慮，多少工作。鬚髮已經灰白了……少年人能眷戀自己的家、自己的角落嗎？但丹尼洛夫是的。

### 第十三章 和平前夜

一九四五年七月中旬，最後的戰鬥在柏林附近進行着，救護列車爲了年修開到奧姆斯克去了。

醫師貝洛夫接到一份批准某些人休假的電報。他從房間裏走出來，臉上每條皺紋都光亮得跟太陽光一樣，把電報摺在頭上面。

「這跟你也沒有關係哪，」他跟第一個碰到的尤麗亞說。「你們得立正請求纜行——這上面你們的名字全有哪。」

可是沒有等任何人的請求，他開始宣讀電文了。准予休假的人包括蘇帕魯高夫、尤麗亞、卡

拉伏佐夫與林娜。

使醫師大失所望的是某些得准休假的人並不特別的高興來歡迎這個消息。克拉瓦問他：

「我們怎麼好兩個都走呢——尤麗亞與我？誰來照管手術室呢？」

林娜直截了當地謝絕休假，說她不願意走，請求讓拿達代替她去度假日——而醫師以前卻以為林娜對於假日的來臨會比別人更感快樂的，最近來她的面容是那末疲乏與憔悴呀……

尤麗亞知道她要去休假了，臉紅得比平常更紅，然後突然蒼白，緊閉雙唇，帶着一種隱隱的激動的表情。這次休假將決定她的命運。她將與蘇帕魯高夫同路。

總之，他曾經對她描述過他的寓所，甚至還為他的寓所畫過一幅圖形。她把那張圖形祕密地收藏起來了，有時候抽出來看看……有一天，他曾那末溫柔地對她道過「晚安」，而且吻了她的  
手……

旅

當他知道休假的時候，他對她說：「當然我們將一塊兒走，不是嗎？」

有生以來第一遭，一種瘋狂的希望占有了她。

情形將是：

（當然，她不挺年輕，不久將是四十四歲了；但是她十分健康，比之歲數，看起來年青得多，頭上沒有一絲白髮，臉上只有幾條皺紋。而且，無論怎樣說，他也畢竟不是孩子了！她固然

伴



不漂亮，但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平凡的女人受人眷愛哩。她認識一個結過四次婚的女人。一位非常英俊的醫生爲了她幾乎自殺，他已經動手，只爲了故障纔沒有實現。」

情形將是：他們一道回到他們的城市，他會跟她說……不，他在途中就會說，一切事情應在他們到達之前全部決定。「我親愛的，」他將說，「沒有你我不能生活，作我的妻子吧。」或許他將加上說：「我畢生的同伴，」或「我最親愛的朋友，」或者諸如此類的稱呼。或許他不加這一套，因爲那一切都已包含在那個美艷動人的字「妻子」裏面了。那些作人妻子的人們，那些會一度作過妻子的人們多麼幸福呀！一有了小孩子，女人的生活多美麗呀……

小孩子們！她的手羞怯地撫摸她的胸部與腹部。她將有強健、美麗的小孩子；她要作母親了，她知道怎麼樣作。

在旅途中，他將向她提議，他們倆從車站一直到他的寓所去。他將她帶回家去……那是她生疏的地方，她將慢慢地熟悉了，如在自已家裏一樣，跟鄰舍們相親睦。但那又是什麼樣的呢，妻的家對於她的丈夫？

第一天她將帶他去看看她的家庭。他們，相親相愛的新婚夫婦，將臂挽着臂到家裏來。對於她的婚姻或許已放棄了一切希望的爸爸與媽媽，看見她突然與她的丈夫臂挽着臂地回家來該是多麼高興呀……

有時她覺得這一切是非常真實的，她甚至要打電報給家裏：「不日與我夫休假同里。尤麗亞。」但過後突然地她對於幸福的可能性的信心消散了，精神頹唐，疲乏不堪……是生理上的無力，幾至嘔吐。

「這是不可能的，」她想。「這樣的事情對我是不會發生的。」

但後來她又看見蘇帕魯高夫了，聽着他那特殊的、意味深湛的音調，觸及他那含有特殊意味的視線以及直接對她的微笑——希望之浪又托住了她，把她推開去了。

希望與憂鬱的此起彼落，搞得她那末精疲力倦，有時候，她渴想着走到他跟前去直捷地問一聲——是或否？但女人的驕傲、女人的羞恥約束了她，此外還有更強烈的感覺，甚至比驕傲與羞恥更強烈的感覺——怕完全失去了一切希望。

她不能放棄她的夢。這是她第一次真實的女性的期望，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她四十四歲了。轉瞬就是老年了。生命就要過去了。假如蘇帕魯高夫溜走了，她就再沒有結婚與作母親的希望，再也不能過千百萬女人視為當然的正常的生活了。

凡斯卡與胖伊雅也到V城去——她們是派去受護士訓練的。丹尼洛夫給她們說了幾句臨別贈言。

「你們知道，世界上有各樣的傻瓜，尤其壞的是那些散布關於護士的爛言的傢伙。別去理他

們，但要舉止端方使任何人找不出任何漏洞。記住——服飾、步態、聲音以至一切都須整潔有方。那末人們就會舉出你來作模範了。以後不再作這種傻裏傻氣的事兒了。」他指着凡斯卡的臉說。

「有什麼辦法呢！」凡斯卡說。「是保用六個月的，有什麼辦法呢？」

「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好像，」丹尼洛夫說，「看你有這雙眉毛已經看了一年以上了。」

「我有什麼辦法？」凡斯卡說。「上弔還是怎樣呢？我也曾用漂白粉與石蠟油去擦過，可一點也沒有用。」

這不是實話——實際上她爲了加黑眉毛倒到理髮室去過兩次哩……

丹尼洛夫吩咐沙勃爾預備一份好的食物，給這兩個女孩子帶去。她們興高彩烈地帶着藥箱代替衣箱，上了貨車到列寧格勒去了。

尤麗亞與蘇帕魯高夫是在她們去了兩天之後動身的。

「親愛的，」費娜在臨別時對她說，「我祝你一切順利！你知道我是多末祈望着！」

滿臉光彩，她張開兩臂，擁抱着並吻着尤麗亞，尤麗亞不知所措，笨拙地用她的硬的嘴唇啄着費娜。

她跟蘇帕魯高夫一道坐在一列快車的二等車廂裏；他們要在一塊兒坐三十六個鐘頭。

假如尤麗亞的情緒不在這樣紊亂的狀態中，那末，這列車裏的醜態與雜亂會叫住慣了雪白的醫院的她喫驚的；座位上滿是灰塵，電燈昏暗無光，行李架上的網子全是破洞，管理員拿給她小枕頭連羽毛都露在外面。可是，一向吹毛求疵與有條有理的她，現在這一初對她卻全無所謂了。

他們動身的時候是在夜裏。蘇帕魯高夫立刻準備過夜，跟尤麗亞沒有說上幾句話，就安然入睡了。她也躺了下來，但睡眠遠遠地離開她。她從來沒有跟她所愛的男子這樣靠近過——只隔一張小毯子。上鋪，睡着些不相識的男人——照脫在地板上的皮靴看來，是軍人。

她清醒地躺着，凝視上方，身子隨着列車的震動而搖晃。他想：國內有多少男人呀，年青的與年老的，健康的與有病的，但沒有一個願意跟她共同享有他的男人的生活，男人的心。蘇帕魯高夫背向她睡着，她清清楚楚地看到他那修剪得很整齊的後頸以及擱在被頭上面的他那條子襯衣的袖子。突然她悟到了，他與她之間的距離是無限遠的。這一切都是夢，是海市蜃樓，是女人的愚蠢。她感到那末不幸與憂傷，她想哭，但這又是她不知道怎樣做的事情。

早晨，他漠然地起來了，對於她爲了他而整夜失眠這回事茫無所知。他去洗臉的時候把香水遞給她，並爲她準備夾心麵包，那末客氣地、禮貌地跟她談話，這使她又臉紅了。軍官們從上鋪瞧着他們，向天花板吐着濃烈香煙，尤麗亞覺得這很有趣。後來有一位年青的少校來邀那位軍官玩牌去了，房內只留下她與蘇帕魯高夫，她倒也很高興。

他有些慌亂，埋怨着空氣污濁，打開了走廊的門戶。「他多麼高貴呀，」尤麗亞想。「他怕連累到我哩。」

「車子沒有誤點吧？」爲了打破難堪的沈默，她問。

「沒有，」他回答說。「明兒早晨六點鐘我們會到V城。」他瞧了、瞧手錶。「我們還得坐十八個鐘頭。」

「還有十八個鐘頭的不安哩，」她想。她希望火車開得慢些，願意它開一個長長的、長長的時間，這麼一來，她纔好跟他與她的希望呆得更長久一些。

「我們來喫些東西吧？」蘇帕魯高夫提議說。

她同意了，雖然她一點也不餓。他又打開了食物箱，他又客氣地、熟練地爲她搗好了夾肉麵包。她沒精打彩地喫着，想：我們繼續喫呀喫的，然後我們同間的人回來啦，我們到家了，一切的一切都完結了。

「我們睡一忽兒吧？」蘇帕魯高夫說，當他喫完的時候。「沒有比旅途中更好的休息時間哩，是不是？」

他躺了下來，立刻就睡着了，或者是假裝睡着了。這時候她坐在那兒跟她的一切希望、跟她的第一次亦是最後一次的真實的夢告別了。

她那雙指甲枯黃的手是多末醜陋呀。羽毛從枕頭裏漏出來，沾滿了她的裙子。那種老處女的生活的乏味的循環，任何人都不需要……或許那幾位軍官看見蘇帕魯高夫對她的關注已經掩袖而笑了吧。噢，多傻的傻瓜，服侍着她……

有些人打從開着的門外邊經過，朝裏面瞟着眼睛。她怕他們會在她的臉上看出苦痛，嘗試着恢復一種鎮定與淡漠的表情。可是往裏面張望的人們只有一個想頭：「這帶少尉肩章的女人多麼疲乏了呀。」沒有誰有別的思想。

早晨，尤麗亞與蘇帕魯高夫在月臺上告別了。

「你搭電車嗎？」他問。

「不，」她回答說。「我走路回去，不遠吶。」

「我給你喊一個搬夫來吧？」

「不用，謝謝你，我自己好提。」

她的聲音是堅定沈着的。他瞧着她的時候心裏想：「這女人估計錯了。但她能好好地把它隱藏起來。」

她先說再會，可是她的聲音突然破裂了，那裏面幾乎含着嗚咽。

「Au revoir！」他輕輕地校正了她，「不久我們在救護車上再見。」

他吻着她的手，她迅速地、粗魯地抽了回來，提着沈重的提包，連忙沿月臺走去了。

那天早晨在車上喫過早餐之後，他把剩餘下來的美食計算了一下，細心地分為相等的兩份，把一些罐頭與紙包放到尤麗亞的提包裹去。在分配罐頭與醃肉的時候，他是多麼卑劣呀……一想到那種情景，她的喉頭就要緊縮攏來。

臉色蒼白陰沈，緊緊閉着嘴唇，她穿過了擁擠的車站方場。

「尤麗亞！尤麗亞！」她後面有人拚命地叫喊着。她回頭一看——是穿軍服的、漆黑的肩從鼻子上方直伸到鬚角的凡斯卡飛也似的追上來。

「凡斯卡，」尤麗亞噢了一驚，「怎麼回事，凡斯卡？」

「噢，天，尤麗亞！」凡斯卡激動地喊着，「每天早兒我都到此地來接你。呵，好多，給你接到啦！」

「不是早兒，是早晨，」尤麗亞不需思索地矯正了她。

「哦，那末，早晨，」凡斯卡同意着。「尤麗亞，我們開始學習了，昨兒開始的。伊雅與我。尤麗亞，他們都對我們的文化水平以及我們懂得那麼許多感到驚奇，我比他們任何人都懂得

更多哩，實在的。」

「伊雅在哪兒？」尤麗亞問。

「在宿舍裏。她還在睡覺呢。會兒我們全體拍了一張照，全班的，噫，我們叫喊得……提包給我來提，尤麗亞。」凡斯卡迅速地抓住了提包。

「跟我來，凡斯卡。」這女孩子的出現似乎使尤麗亞的情緒略微好轉了一些。「跟我一道到我家裏去。」

她走着，沒有心聽凡斯卡的饒舌。她們走上一條兩旁植着白楊的清潔寧靜的街道——這城裏最老最威嚴的街道之一。這條街上的每棵白楊、每塊路石都是尤麗亞從小就熟悉的。

「你的家快到了嗎？」凡斯卡問。

「就到了，」尤麗亞回答說。「拐過這個角就是了。」

一個端着牛奶罐的女人站在街角瞧着她。

「請問這兒有位助理醫師住在哪一家？」當她走到她身邊的時候那個女人問。尤麗亞微微一笑。這個端着牛奶罐尋找助理醫師的女人就像她家的門檻一樣呢。

沈重的鐵門卡拉一聲，門打開了，一雙年老的手臂從睡衣的袖子裏伸出來。

「我的親愛的！我的親愛的！我在窗子裏看見了——我們的女英雄回來了，我們親愛的女孩



子回來了……你看，剛昨兒司枯特萊夫斯基教授還問起你……米蒂亞！米蒂亞！起來呀，我們的女孩子回來啦。尤琳卡回來了……」

有一天，費瑪來見丹尼洛夫。

她不在辦公車工作已經很久了——現在她是廚師了。用非常正經的語調，她說：

「政委同志，請允許我對你說。我們在廚房裏工作的人們要求你顧到我們將來的利益。」

「什麼意思？」丹尼洛夫問。「是不是要我給你們找丈夫？」

費瑪對這個玩笑側轉頭去溫和地微微一笑。然後她解釋着。

「在這列車裏我們已獲得了新的資歷，戰爭之後我們要找到運用我們的資歷的工作。奧萊亞與卡蒂亞——你以為怎樣？——她們很可以作餐館的廚師，我已經教會她們了。而我……」費瑪微微有些臉紅。「我，伊凡·愛高爾契，可以作上等大餐館的庖廚長或 *Maitre d'hotel* ①。」

她用的字是——*Maitre d'hotel*……好的，為什麼不可以，好女孩子。

「你們的想頭很好，」丹尼洛夫說。「我將盡力幫助你們……無論如何，將來你們都有一份

證明書。」

「伊凡·愛高爾契，證明書有什麼用呢？當然，那是好的，但假如你通過組織路線去搞一下不是更好嗎？」

「我盡力搞，」他重複地說。

她去了之後，他開始思索着。費瑪是對的。他應該把他的人在公民生活中安插到他們應得的地位上去。當然，有些人不需要安排——如醫生們，尤麗亞，林娜以及他丹尼洛夫。但護士司密諾娃，克拉瓦怎麼辦呢——是不是她們可以到大規模的、模範的醫院裏去工作呢？沙勃爾可以作某工廠附屬農場的指導者，凡斯卡……凡斯卡可以到隨便什麼地方去……集體農場、醫院、憑你什麼地方——她都會幹得頂好的。他把她交給尤麗亞——一個沒有孩子的女人，讓她以她的方法去教這個聰明的女孩子……假如在戰事之後他們都能保持接觸，那多好呀。同車旅行了四天的人都要互通消息呢，何況他們一塊兒在旅途中度過四年，而且不是搭客，是在一塊兒工作的呢。他以前以為在廚房裏的女孩子們的頭腦是空虛得跟她們的帽子一樣的，而她們夜半私語的卻是——未來，在公民生活中，他們將幹什麼。

在公民生活中他自己將幹什麼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好幹。不過今後他必須合理地組織他的家庭生活，不能像過去一樣。

不久之後他將看到他的兒子了。

立刻他好看到他的兒子了。

丹尼洛夫在城郊外面一條沙漠似的寬路上走着。整整一年，他沒有到過此地了。

一頭花牛緩慢地閒踱着，後面跟着一個老婦人，手執一條樹枝當作鞭子，比牛走得更慢。某個穿着破舊油膩的短外套的男人，他的鞋響亮地踩過木質的鋪道，越過了丹尼洛夫，並且回頭來瞧他一眼——是個陌生人。鋪道邊上，沿溝的地方已經被人挖掘過種洋薯了。

這好像是鄉下。鋪道未曾修理，許多處木板已經腐朽，房屋全是雜亂無章的。當然，他的房子也會一樣，前幾年托辣司方面不可能來修理他的房子，杜司雅也不會有什麼辦法的。她與托辣司都無暇來注意這個哩。

這些年來她沒有他而單獨地生活着——忠實地、無私地、謹慎地，對這方面他毫無懷疑。而他卻是很少想到她，幾乎沒有寫信給她……

有一羣孩子在鄰居的院子裏玩耍。他的兒子不在裏面。這些是誰的孩子呢？裏面有一個小女孩黑得跟吉卜賽人一樣，他相信他以前見過她。現在他們全長大了，他不認識他們了……

大門。

大門鎖着，但他知道那個祕密——他必須伸手到圍柵的板縫中去拉開木門。這末一來他走進

天井了。

沒有一個人。丹尼洛夫四面一看——舉過的平勻的菜畦邊上的嫩草、小徑、門廊；門上掛着鎖。

鎖？

不知怎的，他沒有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雖然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他事前沒有告訴任何人說他要回來。他垂頭喪氣了。

這怎麼辦呢——鎖！

他站了一會兒。戰前，杜司雅出外去的時候，爲了怕他在她回來之前回來，老是把鑰匙放在門廊的地板下的。他走下階梯，伸手在門廊底下摸索，感到了一度稔熟而半已遺忘了的溼苔的感覺……鑰匙在那裏，在老地方，在兩方磚的夾縫中。

這個小小的家內的祕密像是一位老友般的歡迎之聲。

丹尼洛夫開了門，走進自己的家裏。

他站在小廚房裏。一切東西都在老地方——桌子，植着龍舌蘭的花盆，蓋着溼布的醃漬瓶。室內比外面暗得多，丹尼洛夫把那些東西一件一件的認出來。

在鋪着白漆布的桌子上有瓶柔軟的沙糖，茶碟上有一枚雞蛋殼。油布舊了，角頭磨破了——

丹尼洛夫去參戰的時候還是全新的哩。上面有一滴墨漬——哪兒來的呢？呵，對，他的兒子現在學字了。他長大了，用墨水寫字了。

丹尼洛夫閉上眼睛。重新張開眼睛的時候，眼是潤溼的。

他把沈重的、甜蜜的一塊吞下喉嚨，帶着潤溼的眼笑了——他的兒子長大了，用墨水寫字了哩！

丹尼洛夫走進裏間，那兒的一切也一樣的原封未動，但沒有了往日的光輝潔淨與那種他所習慣的秩序與整齊。牀上，灰色的粗毯代替了往日的雪白的被頭，檯子上縫紉機旁有一雙補綴了一半的孩子的襪兒，丟在一柄木質的羹匙上。牆角，一輛破了一隻踏腳的孩子的三輪腳踏車……無心想修理它，他的兒子長大了，現在需要一輛真正的腳踏車哩。

丹尼洛夫走到門廊上，坐在階梯上開始抽煙了。邊抽煙邊思想，沒有任何人擾亂他，沒有人分散他的注意。他緩慢地、寧靜地思想着他的妻杜司雅……懷着感激之情、幾乎懷着溫存，他想着她。一顆星星在溫存的天空中閃爍。一陣清風從地面上吹起……街上傳來了杜司雅的聲音。微微有點發喘，她生氣地說：

「假如你是個好孩子，你就得告訴他：『不要教我這種蠢事兒，叔叔。我不需要弩砲，最好你還是幹你自己的工作，別來教孩子們胡鬧。』」

丹尼洛夫夫不去迎接他們，他坐在階梯上，兩手抱着膝蓋。

孩子先跑進大門，杜司雅跟在後面，背上背着一口沈重的袋子。孩子一看到有人坐在階梯上，也就不跑了，放慢腳步，然後站住。笑着，猶豫地說：

「爸爸……」

他長得又長又瘦，皮膚曬得黑黑的，沒有門牙。

杜司雅喘息着，放下袋子，坐在袋子上，好像再也沒有力氣往前走了。

丹尼洛夫夫站起來，擁抱他的兒子，吻了他那剪短頭髮的頭。然後他走到妻子身旁。

「站起來吧，」他說。她站了起來。他提起袋子，背到廚房裏去，妻跟在他後面，悄悄她用她顫抖的手取下頭巾，整了整她的頭髮。

丹尼洛夫夫扭轉開關，電燈亮了，照明了他兒子的幸福的臉與他的妻的蒼老的臉。

丹尼洛夫夫說——溫存地、悔悟地、疲乏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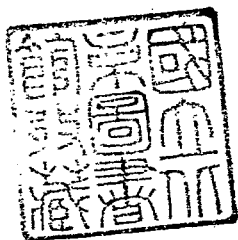
「好，告訴我你們是怎樣生活着的……」

## 譯者附識

本書根據英文版蘇聯文學（一九四六年第六、八期）譯出。一、英譯略有刪節之處，二、譯者淺陋，難免錯誤，因此希望不久之後會有一個根據原文的更完全的譯本出現。

這本書是在莫洛兄的不斷督促下譯成的，同時葛林宇醫師也給了我許多幫助，譯者在此謹致謝忱。

譯者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





伴 旅

版初月九年九四九一

○五・八價基册每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翻 譯 者	著 作 者
開 明 書 店	代 表 人 范 洗 人	上 海 福 州 路 朱 惠	潘 諾 娃

印翻准不 權作著有

(124頁) K

娃

